

吳許國公奏議叙



此宋左丞相吳許國公所獻納躡也
蓋嘉定丁丑公以進士一人起家是
吾宛之先喆云吳氏故有公年譜以
其五世孫明國博公詮次之臨江公
業已屬之副墨之子矣歲遠且蠹孝
廉君葺焉奏議者則又汝州君類梓
者也余受而卒業且徵之序汝州君



之言曰太史公以異時而履其榮名
不肖子若孫以數世而掇其緒言是
後也若戎行之有選鋒也先人遲以
及公公無辭矣夫冠帶之倫拍世敷
政言成文章昔人所難若足者無幾
即賈誼一疏治安晁錯四上邊事炳
炳乎井井乎著蔡具矣其言售也即
以終漢世利可也言不一售于帝而

利不終歸于漢西人者且淪沒耳夫
豈獨公總之至真不和于俗至言不
理于衆即以絳灌之勲庸表盜之激
直猶甘心焉而于似道何難哉嗟嗟
遇之幸不幸非公之心而術公所拍
畫則省若括轉若樞斷若折薪料敵
形若觀火津津乎其言之也言若斯
詎無所本乎夫誠百家之宗也不二

萬事之紀也。君子而有所建，白無務于聲色，無變于顏狀，兢兢屹屹奉以終身，然後稱于世而列于不朽之塗矣。公也無知，不言無言，不盡直節素志，隱隱溢毫素間，自不容掩也。卒之再邁，貶隣鬼魅，雜侏馼，無幾微志望之氣而啓衾一䟽卷，戀彌勤嗟乎！此非所謂誠邪？不二邪？諸所建白非無本已。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漢之年少智囊，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千載而下，誦其書，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矧以同邑產而為其子，若孫者而失之乎？言之可用者，無古今一也。不佞與吳之諸君子勉矣。汝州君曰：唯唯。公諱潛，字毅夫。行事具在年譜中。

萬曆壬午吉旦凝虛沈懋學
頓首拜謨

許國公奏議序

嗟乎人臣之進言也豈故卑也
佞好持議論而取榮名者哉夫惟
自盡其款之愚耳要之功見言
信則非有天幸不可必也宋自高
宗而南逮建炎紹興之在也僅
彈丸耳時岌燭火耳而如其主理
宗者則又委瑣握蹠循誦習傳所

謂中林云耳陰陽互進瑜瑕相掩
而先臣許國公於其時也發家鼎
元歷階鈎軸所言天下事甚衆具
在奏議中奏議凡六十餘種余伏
讀之而竊以宋之人臣日夜焦神
極能矣與接踵而死者惟一虜而已
顧虜入我圍烽舉燧燔小入小挫大
入大劔鄂州之危禍幾不振若言

邊備招信濠梁屯戍合肥禘餽奪
魄埤威生氣斯南仲之謀也餽餉
屈之進有後憂夫烏獲猛矣使櫛
腹而操束薪且弗勝也况捧千鈞若
言邊儲淮西收糶東閩兼總酌盈
濟虛以飽待飢斯克國之請也汴
州之後兆於輕敵由輕得敗由敗得
畏由畏得和時事日非國論靡止

若言虜情以和為名以戰為實獎
猛訓良策駑磨鈍斯孔明之畧
也他如白濟王之寃則茅焦之解衣
拒忠王之立則子孟之引壘而曰
天怒不知人怨不察則又汲長孺
之逆鱗夫至言實也苦言藥也柰
何得之千慮失之一詰夫豈其言
者罪哉吾呂似道止于棘者也訛

二馬而日攻其損理宗築于道者
也斤三馬而奉其故常而公也別
墨白所以異陰陽者廩三乎霜
雪之寒已持方板欲內圜鑿其能
入乎議之輒興而輒格者以也而公
之邁此時也不可謂幸矣入相不
二季秉政不七月卒之長沙之行
傳淮陽之出守公亦不免而投循

州沒也風雷一夕天地為慘此與感
雷陽之竹者伊異公之無一事而
不為古人也如此嗟：天與公以全
林感公以止氣而又嗇公以時之
遇公之所能者天也而所不能者
亦天也

萬曆壬午如月十一世孫詔相頓
首撰

吳許國公奏議跋

余讀宋史知許國公行履之詳未嘗
不贊：於公間讀所為奏牘又未嘗
不為公幸也嗟乎人臣功見當時遇
也功既不見又言之不立謂後世何
賈生治安之策不試後世誦之不衰
何論功也當宋陵夷天下不無事矣
公獨蒿目而欲去其疾苦奏牘累十

萬言顧憾者當事雍闕不行功之不
見始願雖違臣節明矣資不逢世謂
許國何賈生辛發憤以隕生公雖客
居嶺表猶然吟咏而逝視賈生為賢
矣

今上六年十一世孫鰲潭公領郡汝
陽時嘗携是編以隨則公之緒餘在
子姓不朽之業在成書芳名滿青史
公可無遺恨矣今日鋟梓之意有以
也太原王環頓首謹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目錄

卷之一

奏論都城火災乞修省以消變異

紹定四年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

奏以趨剩事例并諸司問遺例用錢代納江東

一路折帛事

端平元年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

卷之二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恤人

戶事端平二年

奏乞廢隆興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酒稅
害民之擾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以前
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閣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再論計畝納錢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襄宜急救備不可闕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
端平三年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
嘉熙元年

奏論制國之事不惧則輕徒惧則沮
地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奏乞選兵救合肥
嘉熙二年

奏論江防五利

奏乞重濠梁招信戍守

奏已差軍勦逐蕤賊

奏論儀真存亡關係江面

奏論本所團到流民丁壯攻劫蕤寨屢捷置制

司忌嫉興諉等事

奏乞賞功以興起人心

奏乞令東閩兼領總司以足兵食

卷之三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洲平江諸處防拓內外

嘉熙三年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

奏論平江可以為臨幸之備

內引第一劄奏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

則無以求亨通之理 嘉熙四年

內引第二劄奏乞遴選近族以係屬人心而俟

太子之生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

糴

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

奏乞遵舊法收士子監漕試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奏乞守本官致仕 淳祐元年

奏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 淳祐六年

奏論君子小人進退

內引第一劄論今日處時之難治功不可以易

視及論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 淳祐九年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畧與晉同西北之夷狄固

目錄

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秋七月因皇子進封忠王遵故事具奏錄進舊

來所得聖語乞付史館寶祐三年

奏行周燮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補

本人文資以任責寶祐四年

奏曉諭海寇復為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奏禁私置團塲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

卷之四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貴周密寶祐四年

奏給遭風倭裔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亦於

海防密有關係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奏乞休致及蠲放官賦攤錢見在錢米增積之

數

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房錢寶祐六年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糴以繼軍食之闕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開慶元年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祠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祠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冬十月一日內引奏劄論夷狄恃力中國恃禮
四事

冬十一月日以韃寇深入具奏乞令在朝文武
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春三月一日奏論韃賊深入乞充前日之悔悟
以祈天永命消彌狄難事

景定元年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同日具奏四事

上謝恩表

目錄終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一



明汝州守十一世孫詔相編梓

奏論都城火災乞修省以消變異

紹定四年

臣一介踈賤假守嘉興蒙恩召置郎省於故事當對方齋心服形思所以告陛下者迺九月丙戌之夜鬱攸挺災自宗廟百司以至萬姓之廬舍自典章文物以至公私之貨財等罹煨燼蕩爲瓦礫行人迷往來之路飛鳥無棲宿之林死者焦灼生者暴露臣不勝悲傷痛悼竊以爲當言之事孰大於此敬陳愚慮仰瀆淵聰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異之至斷不虛生且陛下自甲申履位越一歲而山陽之變作又一

歲而盱眙之變作又一歲而蘇秀震凌之變作又一歲而江西福建之寇與台城飄沒之變作又一歲而穆椿之警與逆全之變作又一歲而西蜀之兵三衢之寇與今日回祿之變作愈變愈異日迫日危故太室燬則幾於無宗祧矣都省燬則幾於無政事矣御史臺燬則幾於無紀綱矣祕書省燬則幾於無文章矣庫務燬則幾於無積貯矣聚廬燬則幾於無人民矣此浸微浸削之兆而非適值偶逢之故也臣嘗謂水火盜賊干戈之厄容或可以數言若乃否而不傾屯而不喪有變故而無亂亡則全在於以德勝惟我寧考在位三十年固嘗有火災矣未聞燔宗廟朝廷

也嘗有水災矣未聞冒城郭并邑也嘗有盜賊之患矣未聞紛擾近輔也嘗有夷狄之虞矣未聞陷失連城也嘗有姦人窺伺矣未聞一夫竊發於宮掖也嘗有歸陛反側矣未聞叛臣飲馬於江滸也蓋先帝以節儉仁慈嚴恭寅畏格於天而天矜之則天不怒暴於人而人亮之則人不怨是以有災而旋弭有變而自消有艱屯而不至於危亂今日之事大非先帝時比矣淮困於兵蜀困於兵江西福建困於兵嚴衢之間又垂困於兵凡大農少府之儲無不盡困於兵江浙湖湘京漢頗困於水而京城之內又大困於火軍國空虛州縣罄竭加以貪官污吏虎噬狼吞苞苴者

二三席捲者八九耕夫無一勺之食織婦無一縷之絲生民熬熬海內汹汹天下之勢譬如以滴膠腐紙粘綴破壞之器而置之几案稍觸之則應手墮地而碎耳以前日晝夜之火察輦轂軍民之情議論無端證狀甚異萬一不幸有甚於火者臣未知所以爲陛下計也及今改圖尚可回挽儻仍掩護將安所終臣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惡衣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曰減膳而已踈擯聲色必使天下字之毋徒曰撤樂而已闕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又敬又戒以常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

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萬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相與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昭示意向以孔明之公道平政理以揚綰之清德勵風俗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邪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邪說正論以爲皇極自京師以達四方凡監司帥守之爲公論指目者次第罷遣以培國家一線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凡衰微敗壞之證可以徐徐經理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遣告出

矣怪異見矣目前之事亦浸浸於傷敗矣弭災爲祥
坊亂爲治轉危極而爲安存是在陛下與二三大臣
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惓惓惟陛下裁幸
取進止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臣聞說命曰有備無患中庸曰事豫則立有國有家
者格天大訓也頃者逆全包藏禍心窺伺東甸廟筭
沈深人莫測識儲制臣於秣稜而密爲江海之防置
虎臣於京口滁陽而陰爲犄角之備一旦有警亟合
江淮之閫故其得以撫舊規叶新畫亟頒帥憲之節
故其得以朝聞命夕會兵布置轉移神機迅速并謀

同志臂指順隨而逆全固已膽落矣迄翦凶殘肅清
淮澣原其機括實在於斯此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
明驗也至若閩江三衢赤子弄兵關外四州裔夷侵
軼計其收效之遲速每恨儲才之有無招捕更使則
閩寇定節閩揚人則贛寇定起家食之彥固足以紓
蜀道之難也然失之遲則捨攘而未定起草忙之臣
固足以慰衢人之心也然隣於窘則撫納而僅定此
可以驗無備則患生不預則事廢者矣厥今內寇粗
消而鴻鴈未集岳牧之臣若之何而弗遴也淮服粗
平而枵杜勤歸捍禦之臣若之何而反闕也臣竊以
約踈矣臣願陛下察天下之勢猶人之居室不可有

一隙漏察天下之人才猶造室而擇卜不可以一旦求如京師如吳越如江淮如湘廣如京蜀凡重地要區與二三大臣是究是圖又惟其人且蓄之貳庶幾臨事無倉卒乏才之嘆亦無緩慢不及事之憂取進止貼黃臣聞之道路殘金遣使欲以淮陰盱眙兩城求成於我使其果出於誠繼好息兵豈非目前幸事但臣私憂過計竊以本朝交金之初正以幽燕故地彼以和悞我我以和自悞非一日矣今其衰微喪敗之餘决無曩時氣勢焚蜂蠆有毒困獸猶鬪積其累年絕幣之怨寧無求快於我之心萬一姑以和款我閒費我日力消沮我士心寬弛我備禦而彼得以從容暇豫醞釀姦謀乘間窺伺噬臍何及又况逆全黨類尚存餘息豈容以不可又之和議而廢吾所當嚴之實備乎臣愚欲望聖斷戒諭邊臣精選間諜察其情僞修飭守備防其衝突和之與否亟求定論毋為遷延兩可以誤大計此亦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誼也竝乞畱神省察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為致治之本臣聞天下有大順貫通於天人而網維於君臣上下自昔帝王或肇造區宇或削平禍亂或垂世立統或繼志述事大抵順之則興逆之則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成逆之則敗斷斷乎不可易也書曰惠

迪吉從逆凶易曰豫順以動順以動豫故天地如之
禮曰明於順則能守危傳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皆
是物也此者叛賊獷狃疆場紛擾瞰江窺海間見驚
疑王怒奮張廟筭堅決更革內地之牧守責任邊方
之闔帥矢之天而天默契質之人而人允協遂熾元
惡旋復堅城順之爲效捷於影響以此一事而推之
於萬事無往而非順則無往而非吉厥今外虞粗弭
人情頗舒近輔小豐穀直漸減比故冬邊遽之日與
今夏遼降之時頃寬厥憂寧不可賀然警告於天則
星文錯異百川漲騰變見於人則江淮民流畿甸寇
作東楚雖歸而兩城猶未下筦達雖退而西陲猶未

安忠智懷疑而不肯赴國家之急悔壬伺間而反欲
幸朝廷之苗察證觀形尋源邈本無乃設施布置猶
有未順於天者乎猶有未順於人者乎猶有悖理而
傷道干和而召讎者乎蓋人主端拱於宮闕又孝於
親必誠於身又力戒耽樂又喜聞忠直又念閭閻之
疾苦又知稼穡之艱難又踈便僻側媚又近正士端
人而後謂之順二三執政弼諧於廊廟又開誠心又
布公道又與天下均其好惡又與百姓同其視聽又
進循良忠實之士又斥險詖暴刻之徒又崇氣節又
尚廉隅而後謂之順內而羣有司百執事又以公戒
私必以理制欲又務儉節又戒奔競又勤勞振職又

蹇諤盡言又懲吏強官弱之風又革棄法用例之習而後謂之順外而監司郡守又拳拳奉國又孜孜愛民又視公事如家事又惜官物如已物又絕囊橐又止苞苴又抑豪奪而矜鰥寡又先教化而後刑罰而後謂之順夫自天子而達之内外小大之臣皆周旋於大順之中協氣薰蒸至於磅礴其應於天則爲景星爲甘露爲大祲爲屢豐其應於人則爲孝弟爲忠義爲尊君爲親上亦曰順而已矣一或反此以吾之不順格彼之不順就目前之隱憂顯患長此將安終窮臣願陛下念祖宗之洪基大業積累孔艱察今日之天意人心維持匪易恐懼修省身以順率之二二大臣而下咸以順輔之謂不基平治致中興延洪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信也惟陛下裁幸

奏以趨刺事例并諸司間遺例冊錢代納江東

一路折帛事

端平元年

照對臣一介踈晚起自書生本不閑錢穀之事誤蒙選擇俾司餉寄深惟臣子之誼不當以劇芴爲避就繩勉祗役亦既逾年雖曰以賦爲職然未嘗不爲根本之慮粵自交印即將諸州軍見欠綱米一十七萬有奇錢一十八萬有奇并見行監繫押綱官吏船戶與夫被攤人戶不下數十百人竝行蠲除釋放其諸州軍合起綱解錢物仍與立爲中制不敢律以祖額

竭盡疲駑除應辦過一年零四箇月經常調度及昨
來達寇殘金浸突淮西邊面非泛支遣外所有交頭
錢米椿管見存不曾侵動但臣恪守先訓內則潔已
外則戢吏偶有趨剝到錢七十八萬貫文又自到任
以來應干事例并諸司問去遺例冊椿到錢七萬貫
文兩項通計八十五萬貫文臣既不收以事苞苴囊
橐又不欲以羨餘上污朝廷竊見江東一路九州四
十三縣頻年水旱加以官吏刻剝民不聊生田里細
民尤爲憔悴臣嘗取到各州縣第四第五等下戶每
年所納夏稅折帛之數計該八十四萬八百三十貫
九百五十四文臣欲將上項錢代納端平元年兩等

人戶夏稅折帛錢一次庶幾閭閻畎畝之民稍甦目
睫或可以上稱明時培植基本愛養元元之意其於
本所當年分合入錢數即無移易虧欠須至奏聞者
貼黃臣區區所陳如蒙聖慈俯垂開納欲望睿旨
降付三省速賜施行緣州縣間夏稅多於三三月間
使行催理欲得百姓及早通知臣又恐州縣仍襲舊
態黃放白催欲乞睿斷專委提舉司覺察庶得實惠
及民不至文具并乞睿照 貼黃臣頃備數史官伏
讀官吏竊見淳熙十六年有旨截雷四川提刑司合
解湖廣總領所經總制錢對減四川鹽課重額時大
府少卿楊輔總領四川財賦委官考覈實各減放錢

九十萬貫除截雷經總制錢六十萬貫外總所申奏乞行挹減三十萬共揆九十萬貫以甦蜀民至今歲爲定例 臣雖駑下不敢企望前修然幸遇聖主當陽有光淳熙之治是用援引期少布宣上澤所有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第三第四等合納折帛錢細數悉勤睿覽不敢縷陳已開具備申尚書省并乞睿照貼黃 臣再照得前政總領商碩在任兩年零四箇月嘗趨刺到錢五十萬貫文申獻朝廷撥付本所支遣區區之愚竊以爲朝廷正不計此瑣瑣故不若散之百姓爲朝廷少培根本之爲美兼 臣到任之初已嘗將朝廷未科還米十六萬石申獻朝廷不願科降又將前政總領楊紹雲牒到交割錢內三百六十餘萬貫撥還朝廷窠名不敢指占體國愛民之誼兩不敢不勉并乞睿照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臣以報發御有軍馬文字爲職唯是平日小小疆場之故不足以仰塵聖聽至於事關國論呼吸安危者萬一邊閫之吏緩於上聞利害非輕所有光州申到本州幹當使臣劉興等四月初五日申時供申體探事宜六件須至奏聞者云 臣所據光州探報條錄在前伏乞睿覽昨准進奏院報京湖制司申目今鞑人已去河南境內即無一人一騎今來光州報鞑人

諸項頭目各還諸州分屯養種事勢叵測竊聞議者
謂鞏人已歸中原空虛闕亡又克既克之後畫河爲
守此雖未得近報以前所見然今日進取實有甚難
者三出師守城又先有糧陸運則人負七斗歲百萬
石當用幾夫又有泇塗衛送之兵水運則汴渠廢已
百年沂流淺澁又有泇岸抄襲之患一難也自潼關
至清河三千餘里須用十五萬兵又須百戰堅忍如
金人乃可持久歲月今南兵及忠義等人決不能守
二難也兩淮自平李全之後京襄自攻蔡州之後不
可再擾民又爲盜三難也以此三難就使鞏兵盡去
猶不可爲况乍去復來有自占爲巢穴之計乎雖云

淮西招到陳穎亳三州彼受錢物而去鞏兵至城下
我不能救則又從鞏可知自淮以北無非敵境我師
進退不能萬一驚潰又墮隆興符離覆轍狼狽退守
無糧無兵未取淮北之土疆已失淮南之守備雖悔
何及兼聞湖北沅州羣蠻大亂江西建昌殘寇愈張
內地外地若皆蠢動朝廷盱食帑藏虛殫陛下更始
求治本欲嘉靖我邦以及間暇明其政刑今邊吏乃
一切不恤自爲紛紛以激目前之變此臣所爲憂懼
而流涕也國家未樂之役神宗皇帝臨朝宣諭有無
一人能爲朕言之之嘆臣世受國恩有君如此其忍
仰負是以冒死言之惟陛下深思宗社大計幸甚于

冒宸嚴臣不勝愛君憂國戰栗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指揮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
貼黃奏爲臣應詔上封事言朝政得失中外利病奏
聞事伏候勅旨 貼黃臣所陳九事喻一萬言繁蕪
唐突蓋以情發於中理散於事又使盡而後止 臣聞
孝宗皇帝之時羣臣封事有可行者率以片紙節錄
出示三省間有御劄宣諭乃是翦下白劄條子粘于
宸翰之前如臣今所陳可采乞依故事降出取旨施
行 臣伏覩正月一日御劄令內外大小之臣悉上
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須至奏陳者

臣恭惟皇帝陛下親政以來訓吏如師愛民如子薄
海內外咸仰至恩而臣屬將指攝事職在奉承德意
志慮不度絲薄蠲租免筭一再奏聞然此特使事所
及爾若乃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心竊計之而不得言
口能言之而不得達忽奉明詔大開不諱百辟庶士
悉使盡言是人有所欲而天從之子有所懷而父母
啓之也有君如此感激流涕謹條爲九事以備采擇
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昔我藝祖皇帝躬擐
甲胄討平僭僞以造區夏而不私其子上帝鑒之迨
丁未而孝宗誕於秀踰三紀而爲乾道迨甲子而陛
下誕於越垂三紀而爲端平此豈偶然也哉 臣請得

而極言之今日有可畏之機三又有可喜之機一天
難謀命靡常自堯舜氏以訖五季上下三千餘年惟
三代漢唐號爲長久而周室獨得八百餘年然自宣
王中興之後旋以不振竟擁虛器而至千赧大率歷
代中葉以後如人中年榮衛有限少失調攝疾病便
生前代東南運曆正統不出百年其間偏霸又所不
論蓋土薄水淺氣脉易耗用之不已勢固難支自古
南北立國雖曰殊方而天地之氣本和流通元無間
斷故北方有危亡則南方亦鮮克安枕 貼黃臣謹
按孫氏肇開江左至于宋齊梁陳南唐皆以偏霸自
立或五六十或三四十唯琅邪王以晉正統百有餘

年元明之後無再興者陳留奪而孫皓降符堅滅而
桓玄起姚泓死而劉裕興拓跋分而侯景來宇文廢
而叔寶入我國家受命垂三百年六飛渡江又踰百
載今乃適當金斃鞞強中原鼎沸封豕長蛇近在疆
場臣所謂可畏之機有三者此也柄臣淪亡權歸上
聖以四十年祿去公室而一旦威福惟辟以萬機庶
務壅底膠轕之極而一旦伸縮進退惟吾所欲以薄
海內外鬱抑憤懣之久而一旦軒豁舒快如覩青天
臣所謂可喜之機有一者此也可畏者方亟而可喜
者忽新豈非天祐我宋將使陛下以藝祖之神孫紹
復藝祖之大業窮而變變而通通而至於無窮不息

哉臣願陛下上稽天命內立聖心常自憂勤力爲恭儉又如堯舜成湯文王之用心不自滿假惡旨好善慄慄危懼不邇不殖不盤於遊不遑暇食精誠上通而天鑒之實行下孚而人信之然後卓然以藝祖撥亂爲法運其神武深其謀謨惜其時日務其功實期於再造乾坤重立人極非但隨宜補綴因隙扶持展轉多謀不出舊轍而已庶幾延洪景命扶植丕基已壞者可全將仆者可消欲去者可挽此則立國之意惟陛下畱神焉 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嗣之慶木無根則不蕃水無源則不遠帝王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然又有以爲之根源使人心繫於下而天休應

於上國朝故事甲觀未期則遴養近族前星已叶則歸奉宗藩蓋道守迎景祝填墜群疑事體得宜意慮及遠此實累聖已行之成憲非若漢唐叔末諱護牽制之爲也陛下光臨大寶十年於茲聖德日新簡在上帝誥誥振振當自今始臣深願畱聖慮特采舊章博立小宗又有岐嶷少遲綠車之出以候朱邸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此 貼黃臣謹按真宗皇帝即位六年適有周王之戚即取宗室子養于宮中及仁宗皇帝能就外傳則宗室子亦歸邸矣濮安懿王是也明道元年章獻太后猶未撤簾仁宗皇帝聖壽甫二十三而安懿生子又數年乃養于宮中故英

宗以嘉祐末入爲皇子年二十餘當其未爲皇子之時實在宣仁坊宅蓋又其後後宮多就館者而王子乃還濮邸用前例也紹興五年高宗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未有子且謂國朝自有仁宗故事蓋謂有養于宮中之事非遽指末年事也於是上在位且十年矣 三曰篤人倫以爲三綱五常之宗主堯舜之道光於萬世其要匪他孝弟而已三綱五常繫於人主之一身孝弟積而三綱五常立三綱五常立而天下定矣陛下事先后以孝待諸父昆弟以友悌三年之喪又哀又敬群臣庶民莫不感動而親政未幾近屬之疏恩王邸之紹爵尤於親睦之義亶亶焉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以陛下躬行孝弟不得其如宋王成器者而終始之亦既遭人倫之變矣顧其行不至如淮南厲王之甚不幸註誤於倉猝之間其可終負尺布斗粟之譏乎伏惟聖人惻怛遠體夙昔鴆原相與之至心及此親政之始比死者一洗之復爵賜謚畧如奏邸故事以扶人倫以建皇極宗社幸甚 貼黃臣謹按宋文帝以徐羨之傅亮等擅誅廬陵王義真首正其罪非忘功也蓋爲此事關萬世議論爾陛下高明之學過於元嘉遠甚伏惟少留聖心早賜處分 貼黃臣竊惟陛下以藝祖之神孫享藝祖之天下而又天縱之聖格於

上下天日之表冠於群倫薄海內外傾心畏愛本無異詞巴陵之陷於誑誤惟當掩匿覆護以全陛下之至仁而一時姦邪之臣如盛章王堅之在給舍李知孝莫澤梁成大之在臺諫創為危言以恐動陛下又欲明正典刑顯加罪罰謂非是不足以歷天下之心安陛下之位蓋小人志在官職惟知藉此邀功以固寵祿而不知陷陛下於日月之蝕為臣不忠其罪莫大數年以來火盜並興水旱交作夷狄內訌未及上帝之意祖宗之靈不以此介介也方故相當國時天下固以此事望陛下而知陛下之志未能以直遂故不敢有尤陛下之心今陛下親政四閱月矣國家之

務大畧具舉而獨此一事未見施行臣恐天下將以前具之所以尤故相者而尤陛下則陛下何以諉其責乎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臣以為慰天人心延國家之祚消夷狄盜賊諸變其機端在於此惟陛下曲留聖心宗社幸甚 四曰正學術以還累朝斯文之氣脉成周以禮樂治天下而禮樂出於王道王道壞則禮樂亡國朝以文章治天下而文章出於學術學術壞則文章息故小人欲竊大權又忌善類欲空善類又惡文章欲滅文章又反學術斯壞矣自蔡京以第卞力攻元祐為邪說而崇寧之黨成其效至於神州為百餘年腥羶之區韓侂胄以高文虎力排程氏

爲僞學而慶元之熾成其效至於長淮爲四十年兵盜之窟寧考更化妝拾儒學之士柴中行楊方先臣柔勝廖德明黃榦參錯怙權陰防正士借其似是而非可得而制者尊禮而表異之以此欺世而儉薄之徒口傳家剽因以媒利而干時由是雖名曰崇尚學術而學術實壞反不若京下侂冑之世尚有此一種善類伏於人間傳其徒而不變也是以三十年間朝廷之上表章儒先易名錄後光寵倍於前世而人心無所感動名教無所扶持則以本無學術故也陛下心造聖處既知信受朱熹之學當推其學出於程頤而願之風告言論唯易春秋傳爲成書願倣陸贄奏

議司馬光通鑑例取此二書列于講讀使伏羲文王孔子開物成務撥亂反正之道得以少裨經綸天下之大經而上之所好下又有甚然後庠序之士真知此學一反之正不出於彼之所以爲欺者學術既歸於一則文章又趨於古而中朝之人物可繼別聖之治化可興矣此實新政要務非老生常談也 貼黃

臣謹按程頤之學自南渡後門弟子之僅存者三人其一侯師聖師聖傳之胡安國父子安國之子宏傳之張栻此湖湘一支也其一尹彥明彥明傳之祁寬寬之後無傳焉其一楊時時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熹此閩中一支也其後至於孝宗

朝呂祖謙乃得陸九淵於省試九淵既仕自名其學抗衡朱熹號爲象山傳之楊簡號爲慈湖而行其學於四明矣臣雖晚出幼聞先臣之訓言不敢妄伏乞睿照貼黃臣復有愚管祖宗開設學校所用教官多鄉黨經行之士不拘資格孫復胡瑗徐積是也近世教官爲差遣凡以上舍及前名或試中在選者猶有說爲其習時文耳若久爲俗吏乃以規求薦剗冒授此闕而吏部以其資歷亦例與之其人早去文墨且但爲身事計既無以作成士類及壞學校招詞訴甚目爲姦利欲望聖慈特下吏部除合得教官差遣人外其餘並須試中不得汎濫注授其每歲試教官

却與優數取放庶幾庠序得人師道可立五曰廣蓄人才以待乏絕積才如積穀陳未盡而納其新種才如種木本未萎而培其蘖三十年間柄臣嫉惡善類遇有善苗即加鋤治是以風俗陵夷氣節不立人才大壞每有緩急徬徨四顧莫適器使此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矣故栽接日廣者善爲圃耕敗交致者善爲生新故蕪收遠邇畢取者善爲國此一說也又有一說栽接又有候耕敗又有方新故遠邇又有唱賢人君子唱之所在人以爲方時以爲候者也陛下躬攬權綱收召人物意向所之誰敢不應然而遲而未至至而未言者有矣其故何哉閩一賢而寘之福

蜀一賢而寘之廬潤一賢而寘之家食三賢善人之
唱而孤外濶遠如此則其方猶不達其候且不應矣
夫孰能信之惟陛下深思獨斷無失人望幸甚 貼
黃臣謹按祖宗朝常先用以言去國之人風示天下
章獻上僊仁宗擢范仲淹為臺諫蔡確罷政宣仁用
司馬光為宰相是也况 真德秀魏了翁皆以言事
及送胡夢昱與洪咨夔皆去陛下既召咨夔為察官
而二人乃寘遠方是使人猶得以前憾議聖德也胡
夢昱之節且有贈典併乞施行古者立賢無方諸葛
亮出京襄周瑜出於淮西張九齡出於曲江姜國輔
出於日南國朝以文取士雖東南為盛而呂夷簡韓

琦劉摯馮京諸臣徃徃河北荆襄及淮人也陛下網
羅英雋一時文章議論忠亮鯁直之士亦既並集于
朝矣區區之愚更願至公四達搜取實才才之所在
不拘荆淮湖廣不止閩浙江左拔十得五拔五得二
又有傑然而出堪荷委寄其未仕者尤當推本此意
凡以二廣荆襄兩淮進士省試當如祖宗分路法使
一方各有所推之士每舉在選就令注授隣近初官
既使咸慕文儒之風亦可漸革攝官之弊惟陛下亟
圖之 貼黃臣謹按英宗朝知封州柳材奏乞南省
將攷校諸道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下兩制詳定
而司馬光奏言比較兩項每舉多少得失之數顯然

不同蓋以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其次明察惠和其次方畧果敢小者刑獄錢穀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遠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爲多乞依柳材所請將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號逐號之中隨其短長十人取一不滿十人六人以上亦取一人又孝宗朝廣西率臣張栻援引此說欲將二廣到省士人立號考校登科人未改秩以前只注本路闕俟數年後盡罷攝官以其員歸部之說後施於陝西五路栻之奏以他路士人不到而止臣謂二廣之士今多能文而荆淮承平百年士風不減內地二臣之議

施於今日尤爲允愜伏覩御劄取會解額欲望併以臣此請下禮部詳酌施行自來年始遠方幸甚貼黃臣又聞四蜀省類每舉率留二名以待閩外之士此孝宗皇帝所以惠遠方也關外四州耳况兩淮荆襄數千里自古人物美俊林所合參酌前議施行臣又竊觀御劄特許文武朝臣各薦監司守令將帥二人兼收並蓄之意大如天地公如四時顧竊有愚管焉夫舉仕路而遺里居采縉紳而失巖穴其於明揚之道尚狹蓋三十年來員多嗣少且非炙手不可仕故其甘心退處不從調不求辟者多在田里之間若夫未仕之人抱其古學躋於時文與漁樵伍終身

不遇者又非一士謂宜特降睿旨許令所在州軍從公采訪士著官士三兩人並須本人文行術業委係彰聞及所著書有補世教不得汎濫將尋常寄居官員場屋舉人容私應選守二結罪保明申奏以待審察旌擢施行 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紓東南自偏霸割據賦歛無藝祖宗隨宜罷減田里少蘇自蔡京取發運之財朱勔緣花石之奉南方監司率用豺虎重以陳亨伯翁彥國乃於民窮盜起之後更爲刮毛刺骨之策紹興講和兵事少解又以秦檜粉飾太平費等宣靖無由蠲減開禧嘉定相繼用兵州郡所蓄掃地殆盡柄臣喜用才吏白撰取盈於是率以劫盜之威行一切之政奪民之食剝民之衣少應公家多備苞苴兼充私橐又三紀於此矣蓋東南民力幾三百年腴削日深生息無幾直至近歲殫窮見底可爲痛哭幸于天啓聖明黜遠貪殘謹節賦歛詔旨每下民欣然若更生然而治病不對證則久莫能痊去草不除根則後將復熾今內地之民窮於秋苗之倍取邊方之民窮於和糴之多收此而不救墻壁有文雖勤無補臣聞五代亂世苗米每石額外多取三斗史猶譏之今自江以南二浙江東西湖南福建諸郡一石之苗有量至二石五六者有至二石三四者少亦不下二石一二折納之價有一石至二十千者是曾

五代不若也臣請各路專委清正監司一員親歷諸郡面與守二計算一年苗米若干上供若干官吏兵支請若干與之勘酌去處量出爲入立定中制特從朝廷重新給降文思斗斛仍令百姓自行槩量不許顆粒過取如此則納官之外稍有贏餘富者可及鄉井貧者可贍妻孥持以數年必有寬紓豐泰之象矣貼黃如從臣所請乞從文思院製造五斗斛若干斗若干給付所委監司令依樣騰造雕鐫印記以某年月日某官姓名恭奉聖旨給降文思樣製造發下某州受納秋苗使用爲文其斗專以待八加七加六之零數若合加八則兩斛之外以此量八斗加七而下

如之若江北兩淮京湖諸郡又有甚者蓋秋苗者內外之大莊課也和糴者邊郡之大莊課也惟其各有深利如根株不可移如膠漆不可脫雖有賢吏心知其非而不能正自潔其身而止於民病何暇議朝廷之斛不過文思所降而已兩淮乃有所謂市斛或一斛而當文思之三或一斛而當文思之二州縣散錢不過一斛之價其量於民則以市斛具交於朝廷若上司則以文思由此朝廷若上司雖降一百萬緡州縣但以五十萬緡已得一百萬緡之米所餘皆歸之官吏貼黃臣奉使總餉目擊此事蓋有淮鄉人家出產之田僅二百四十畝而縣司明出給由子科以

和糴百四十四石者納一石既當二石而石數之外
又有呈樣罰籌堆尖脚刺名目若公吏而下誅求更
不預焉是以二百四十畝之田而欲三四百石米輸
官也然則人家無顆粒入口腹矣臣雖嚴加禁戒未
易止絕臣嘗謂和買爲內地無窮之苦和糴爲邊
方無窮之苦然和買尚同二稅且內地樂土猶可若
京淮百姓日與強敵爲隣而比年困於兵革征役居
處服食幾同狗鼠僅有米穀出自力耕今又奪之此
豈高宗皇帝所以惠恤邊民之本意由是言之士大
夫之罪不可磨矣欲望聖慈仁不忘遠特發睿旨亦
與新給文思正斛於兩淮京湖諸郡明加斛面五升

以爲雀鼠耗折之費許令入中百姓照所給斛自行
槩量備劄各州曉示禁約嚴立罪罰有敢違戾以違
制論仍許越訴官員竄殛公吏決配庶幾官員稍知
畏憚不失和糴美意而邊民自此且樂與官爲市雖
與糴千萬亦可立辦實粟塞下其策莫長於此貼
黃如從臣所請乞造斛二百隻雕鐫印記以行在文
思院准聖旨給降專充兩淮京湖州軍和糴使用爲
文其斛面五升亦從文思特造五升量同斛發下雕
鐫印記如之然此特州縣所以寬民也陛下代天子
民專以養民爲職可徒止於革弊而無以施惠乎後
世田不井授既失其養民之方而困於養兵惟重有

取民之具故王政不能行猶可行惠欲惠莫如與欲與莫如節用漢文帝躬行節儉國用既富則間賜田租久則盡除田租祖宗之世議者欲大爲省節久乃計其贏餘擬當經費時以與民臣愚欲望陛下充廣此心服行此事以祖宗追思甲馬營艱難之時自訓以祖宗擊碎定筦不視首飾訓嬪御以祖宗七夕賜公主不過數千訓貴戚以常袞之辭嘗封訓宰執以司馬光之不受遺餘訓侍從以晉宋軍興故事王以下皆減俸訓百官族姓申命宰臣大約一歲財計出入之數始自宮掖以至于外廷一切用度稍從貶損且以減四分之一爲率歲所剩餘當不減至百萬則舉以代納一路之賦歲代一路則積十歲可代諸路貼黃當今東南號爲腹心根本所當固結者不過兩浙福建江湖數路而兩浙爲畿內福建江東爲近畿粹有匱乏可取於民苟有緩急可倚以濟事臣謂節約既久特旨蠲貸又始自兩浙以達于諸路代納有二代商稅而盡免之則市井行旅之民悅代四等五等下戶二稅及役錢而盡免之則田里力耕之民悅使陛下之至心實德從此霑發實及細民民力又寬民怨又減盜賊又不作雖作又不相挺國有緩急又能效死而不去上有匱乏又能樂輸而不恨夫革弊以醫民生之久傷施惠以維民心之久散祈天求命

其本在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貼黃臣嘗
契勘江東一路下四等五等人戶夏稅折帛爲錢不
滿八千餘萬貫爲絹不滿二十餘萬疋其他諸路可
準而知若以陛下刻志爲民歲月辦此正自不難此
在陛下以五帝三王爲師以大本大原爲意以萬年
德世爲圖則微臣之言或上當聖心不然則指以不
識時宜臣無所措其說矣 七曰邊事當整前轍以
圖新功養全前轍也通觀新功也 臣觀故相謹守家
法不啓兵端特以委任非人措置不善深居獨運繆
誤相仍狼狽披猖至今爲梗蓋有六失一不知人而
好持久劉倬在盱眙曾式中在淮右鄭損在蜀陳賅

在京湖或十餘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非敗非沒及
以故去不易二不知兵而好分 屯江者盡以屯淮
而江上更募市人以爲防江之兵屯鄂江陵者盡以
屯漢上而腹心之地但加以副使之虛名又不能擇
要地而聚大兵不過千人或三百或五百蜂屯蟻列
皆不成軍欲使沿淮沿漢千里之地寸寸而守得乎
臣聞紹興間金人復取陝西蜀帥胡世將謀於張
璪璪謂川口散漫不可守不如歛兵保固關隘從之
而全蜀無虞 三不信制閫而好牽制兩淮金陵斷
而爲三鄂與荆襄裂而爲二金陵常爲文具而兩淮
各不相通襄陽既處極邊不能以力庇鄂荆鄂州自

守江徒欲以名兼蘄黃 貼黃 臣謹按紹興隆興之間率以重臣開督府宣司於金陵姑蘇其他兩淮荆襄但以民事付守帥兵事付軍率大閫居中四面稟受得體知要氣勢雄渾比者江淮合一以建大司千時逆全在太閫而色變未幾授首蓋以其權重勢專指撓輕利無掣肘不一之患 四諸敗不治而軍法弛泗州之役死者數萬不治也許國之變諸軍不救不治也夏全張惠之反京口大軍不戰而去不治也五補闕不練而我伍衰自嘉定以來蜀軍四敗京口之軍三敗金陵江池之軍覆於蘄黃債於江右無慮數十敗乃急補闕以彌縫之其存者皆在軍久而食

錢多則可以利其所有於是乎靳汰其募者皆流離乞丐之子弱而易制可以掊刻而無變於是乎濫剝由是連營皆老弱雖欲練而無由 六核實不精而邊政壞朝廷以意向示人不喜其實而喜其名不課其事而課其言州縣並爲城池而壕塹不治樓櫓不修關隘每置寨柵而支徑可通旁蹊可入幕府上功而冒濫太半將帥奏捷而敗亡實多沿江皆損腐之舟列淮盡空虛之廩器械鈍闕士馬單微徒有畫圖之整與夫申牘之圓備畀以信賞盡成具文 貼黃 臣觀襄陽維揚所築城壁皆孝宗命郭杲任其事至今堅固無虞 臣聞之除人本州築城奏功得旨命楊

倅立壽邁驗視時守臣急於集事用糲米糊壘磚砌城驗視之際以手揭起守窘力禱竟為保明當時核實之政類此 以此六失養成逆全餘風遺毒至今未瘥可不痛懲而力革之乎今廟謨一變遣二蓋臣分制淮土聯鄂護昇首尾相維足可應猝儻於此時更留聖慮大為自治之計如前六失洗刷滌蕩俾無因循苟且之患則邊聲日振邊備日充而紹興隆興江淮大將數十萬之兵氣勢赫然復還以此通鞞雖有狼子野心將凜凜入其中而不敢肆矣然而通鞞易察鞞難要當疑其可疑而為防幸其可幸而為待其鞞能吞十分有九之金而不能獨取蕞爾一隅之

蔡至求我以共濟此可疑者一鞞如熊狼殊非人類今乃漸殺其前此之暴鷙師屯至蔡粗有紀律此可疑者二鞞縱無仇於我然中原投拜戶以及諸國種類鞞之所不能強此可疑者三中原投拜戶以及諸國種類亦縱無仇於我然賊婦楊氏以至谷用安夏全鄭衍德之徒鞞之所不能保此可疑者四又使其皆不致怨於我而河南丘墟民失耕稼人無所食饑餓之民所在萬計鞞之所不能收拾此可疑者五况夷狄之性貪而無厭猶犬齧骨不盡不止猶犬噬人不擊不退女貞之初未嘗無併吞江南之心一敗於韓世忠再敗於劉錡三敗於吳玠吳璘而後和議成

今韃自辛卯之冬騫我西邊入吾蜀口而我不能遏
遂由金洋蹈京襄以趨汴如行無人之境有輕我心
又自壬辰之冬偏師由信陽直擣德安犯黃崗縱兵
大掠驅人民牛馬道浮光渡淮以比我不能禦有輕
我心又自襄闡失謀合兵攻蔡鞞之首長往來無禁
吾將帥之能否士馬之多少地里之險易糧儲之有
無與夫邊備之空虛邊民之愁嘆彼無不熟知之當
益有輕我心挾五疑負三輕無一勝而欲以玉帛與
之講信修睦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然而有可幸
者存焉知攻者必知守而鞞不知知取者必知收而
鞞不知向也金類元魏以夷狄而爲中國今也鞞類

赤眉以夷狄而爲盜賊其兵力若銳於金之全盛其
人才實不迨於金之初興是以三十年間橫行中原
惟務殺戮惟事剽掠而不能有其人其土地然彼固
帝王之驅除耳韃破賊諸國往往殺其父兄而養其
子弟名之曰投拜戶人誰無父兄之心特以畏其強
暴姑俛首而聽命令投拜戶日繁多於韃之種類而
韃漸不能制或有隙可乘起以斃韃者未又非投拜
戶也韃自殄金感夏吞併諸小國金帛子女克滿盈
溢亦頗有安享富貴之心而漸忘其前日勇往殺伐
之習乘中原之怨賈吾國之勇其剽易拆其強易弱
其勝易敗符堅不得志於晉魏大武不得志於宋而

况韃哉金之方盛已有蒙古爲北荒之敵國兀朮至謂他日必爲國患又安知今日之韃不如所傳聞狗國大人國諸強垂涎及願而乘其後也可疑者不可輕可幸者不可喜惟當急脩吾武備急儲吾軍實急搜吾人才急收吾民心閉之玉關處以門外待之以虛文謾語而聽其恍惚而常示之以重備強形以壓其驕驚無禮謹節而應舒徐而俟不使隙開亦不輕發以觀其勢之所趨何如而圖之耳彼如求幣吾應之曰幣非所靳禮必先定昔也金人與我爲仇彼有所挾持我有所牽制暫焉勉強竟以不終今吾與汝本無讎讐以義相求宜從變通庶保長久南土濕熱北土寒涼皆非二國信使所宜我欲交幣於河北彼可奉禮於漢上歲不過二正旦生辰一切汎使彼此勿遣 貼黃臣謹按國朝廷安受身雄州受遼或有不時無厭之請但使州郡以未敢上言爲辭而徐具之議今境上之郡非唐鄧即光化棗陽宜擇一處精選如何承矩李允則輩以任玉帛來往應接支吾之責 彼如歸地吾應之曰中原遺黎本皆赤子彼之蒙傑又固歸心但汝方有事於勦除吾不欲遽加於延納今其破滅悉汝之勞吾以何名享其土地 貼黃鞞必與我汴鞞必不與我河南但當俟襄陽小使之回爲假道謁陵之舉可也蓋法當示之以無所利

不然又有深慮 夫彼得吾之幣而吾之執彼之地 彼將心悔而謀沮而中原之地又自颺馳雲擾彼終不能制將如耶律德光之患山東勢當北歸吾徐出而收之非吾有乎 貼黃鞞性畏熱春夏之交勢當北去若河南之地付之守者而經理之將圖我也若河南之地委弃而不守將誘我也二者皆非吾利尤當謹之重之或有金之舊臣士之豪傑以接境州郡若縣鎮來者惟當密用羈縻之術以通河南之氣脉覘鞞人之情偽而已遲則爲福速則又爲禍靜則有可俟之機生民休戚之關决不可輕也不可躁也不可苟也不可貪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 貼

黃臣竊惟神州陸沈八陵夔隔天時人事適在此時若乘韃人之北歸因中原之思漢用師數萬收復河南撫其人民用其豪傑上自潼關下至清河畫河而守此誠大有爲之規模不可失之機會也但量吾事力實有難言今姑以淮西論之朝廷椿積之米不過百萬餘石往往三分虛數在籍之兵不滿八萬往往大半老弱加以推剝培尅之餘敗亡傷耗之後人無固志士有饑腹三邊事體大畧可知往年淮安之役朝廷會諸道之兵至十二三萬人東總至用米一百二十餘萬石乃克有濟若舉師北向費當十陪竊計國力决不能支蔡謨之言殷浩之失不可不深長思

也京襄十年閉境僅無乏興一與韃通公私大困朝廷至捐平江百萬倉之米淮東西湖廣三總所合得上供之米遡流二三千而給之京鄂之間米石爲湖會六七十券百姓狼顧枕籍道塗然則兵豈可易言哉臣又聞韃既破蔡不肯北歸移兵于息牧馬淮西漸逼吾境其意可見而山東一項韃人頭目號阿魯木大官人課課不花者谷用安輩又挾之以侵迫壽春淮西勢當與之交兵矣和於彼而戰於此朝廷既無堅定之規模邊臣又無畫一之遵守悠悠泛泛莫知所止夫韃非小敵和戰非細事豈可尚同故相時周遮掩護不公謀之卿士謀之國人以爲萬全之

策乎臣又聞壽春以北強壯之散在對境者淮西欲有招納又須錢糧若源源不已恐無以繼又聞襄閩遣人約降息州息州守者已弃城而走信陽夫金虜在河南我未嘗向北發一矢今彼以韃政滅人民無主我方於是時收之韃欲殺之而我顧納之萬一韃以爲詞我何以對謂宜明諭邊臣悉加禁斷但力爲自治之計以觀其勢之所趨可也 貼黃臣又聞蔡城之破空空無所有僅存殘兵百餘數百人及僞參政一人而已蓋其無食無兵固宜潰散而邊閩侈然以捷書來上分骨之奏方騰于朝而北方乃傳韃人於地窖中獲僞主去矣息州殘民千餘方畏韃之暴

而我又招之彼捨死途而就生路自應歸我蓋未嘗有攻擊開敵之事也而邊閩又以捷聞矣其爲欺罔大率類此夷狄聞之寧不竊笑此二十年來邊臣膏肓之疾也豈可復蹈哉 貼黃臣觀東晉六朝兵屯財計比於今日甚爲寡弱而能北抗胡羯間掠中原綽乎有裕而無急迫艱難之象者不恃和而常自治也其於北方往來不過小臣輕幣隨行通塞而時其行留但畧以存鄰交而已而自於彭城以東南陽以南建立大藩或用親王或用名將精兵數萬資實具如之襄陽爲雍州江陵爲荊州武昌爲江州合肥爲豫州廣陵爲青州一州如今之路所統或十數郡文武

寮吏或以千計其重且專如此然後天子都於金陵據江山之固以臨之此則其自治之規摹也豈以和爲恃哉 八曰楮弊當權新制以解後憂朝廷以楮價減落收換十四十五兩界誠爲知務但金銀之出不能多則傷國度牒官誥之出不可多則傷大家新會之出不容多則人仍賤之故所賴以收舊楮者惟商賈品搭鹽鈔而已然施行有次第而後商方急於品搭商賈急於品搭而後舊楮可盡今雖有品搭之文而無期限之節故商賈亦不過以資次請鹽之鈔迫期赴務場品搭而已以通泰承三郡之鈔言之其在民間者二百二十八萬九千餘錠而自降

旨揮以來其赴務場品搭者截日終僅三十餘萬袋合新舊兩袋之鈔所得舊楮爲數三十總十三萬袋計之則所收舊楮三百九十萬而已折鈔真鈔又所未論若此者非十年品搭不可安在其爲收舊楮乎是以商賈所積舊楮盡輦以入京而封椿新楮兌換爲之不繼新楮之出既多人亦視同舊楮不甚愛惜自浙以西率以舊楮一貫三百易新楮之一貫舊楮之陌爲錢三十有三以此展筭則新楮之陌已暗落爲四百二十九矣是以物價翔踴愈甚於前閭閻之民尤爲狼顧如病而服藥藥不對而病愈增豈不殆哉目前之策惟有變通鹽鈔旨揮以術驅之於數月

之內使商賈急於品搭則舊楮自少舊楮既少則新楮可通則官司稱提之政方無窒礙而百姓危感急迫之證可以立寬矣臣方外小臣不敢輒議朝廷大政事體陛下詔二三大臣亟圖之無使異時功利之徒得以竊起章惇後法之議幸甚貼黃臣觀今日國用殫屈和糴以楮餉師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萬一有水旱盜賊師旅征行之費又未免以楮則楮者誠國家之命脉也去歲未變楮令之時諸處舊楮其陌尚有及五百者今既變楮令之後新楮錢陌反不逮故歲舊楮之價則何以一番紛紛爲也良由無術以收舊楮而但出新楮故民不貴而價愈落且舊之

在民間者爲數不下三百萬若有術以驅商賈使之
急於品搭計一袋所入爲舊楮三千則三百萬袋已
可以收舊楮九千萬矣其於十二千萬則以度牒官
誥收其二金銀收其二新楮收其六不出數月舊楮
盡而新楮見行將自流通物價自將減落權之所在
民之趨之順於流水特在於使由之而不知爾今不
亟爲區處新楮甫出其弊已爾年歲之後將甚於昔
官司之所仰者在楮而民不重官之所倚者在法禁
而民不服楮非吾楮則國非吾國矣金人之斃雖由
於韃亦以楮輕物貴增創皮幣或一楮而爲三緡或
一楮而爲五緡至於爲十爲百然人終不以爲重其

末也百緡之楮止可以易一麵而國斃矣楮之不可
不制於其微如此并乞睿照 九曰盜賊當探禍端
而圖長策比年以來綠林之風徧於內地汀與南安
盜之祖窟盱贛軍而盜衢民而盜若循梅間今之所
未降者乃其餘支殘裔爾汀與南安其端在郡貧盱
贛與衢其端在吏繆南渡以前汀南安彌爲樸俗不
聞有盜比年乃爲大窳波流四出王師僅然後克之
何哉蓋汀爲八郡之最貧徃昔朝家時或裨其郡計
而南安以邑剗軍調度不足按其圖至一日常欠六
十餘緡支遣况年來官吏養尊習侈苞苴囊橐過於
上供不爲無藝之求何以取給由是深山窮谷無不

追宿逋無不食貴鹽矣此福建之盜所以起於鹽子
江西之盜所以起於峒民也贛素有齊遜之風而狂
憲乃操刻薄之政日夜鞭之而不顧盱能捍金人之
寇而庸守乃處反側之際視之如平時而無所虞衢
與嚴接臘寇所熏村夫野氓聞爭自喜一牛之訟不
審而千里之禍立成當時守倅之罪其可逃哉然則
精擇守令奉宣德澤以和輯其民而盜之祖窟又爲
之專條區處使吏寡於求而民安於自養則盜求不
作矣 貼黃臣聞所謂鹽子者皆汀贛間惡少不耕
之徒若不販鹽即以劫盜自給與其使之爲盜寧寬
鹽禁前此鹽子率千百計來往不以盜聞民亦習以

爲常且百年矣只由無狀之吏乃以江浙間體例盡
行止絕而州縣却自增鬻官鹽彼窮且忿安得不流
爲大盜謂宜行下閩漕與汀守商議量助郡計稍寬
鹽禁仍於寧化等處選辟廉吏爲令俾推行之不爲
文具庶幾公家減去綱數鹽子有衣食之方曹參謂
齊相無擾獄市 臣亦謂汀守不當擾鹽子伏乞睿照
其南安軍財計只靠南康一邑所有止猶大庾人戶
無幾若郡計更有不給又至波及山峒之民利害明
甚亦乞併詔江西漕臣一體相度施行 若夫湖湘
之盜又有說焉蓋此漢長沙桂陽零陵故壤疇者以
寇盜書於史相踵也故其山峒里邑以盜爲俗農事

有暇則爲盜守令不愜其心則爲盜俄合俄散乍服乍離特在帥府善區畫而柳衡諸郡有扶持耳 貼黃臣竊見湖南帥府從來應接支吾全在飛虎一軍近年乃以分戍信陽武昌及至捕寇却要鄂兵來赴朝廷區處倒置如此何以責帥府謂宜劄下湖南京湖從公相度長久利使之策免至往來煩擾且有奔命不及事之患 若自湖以北彌爲五溪蠻徭錯居承平百年僅幸帖息而比來貪吏徂其衰懦亦務侵漁金砂材木之產方舟而下皆自此出怨氣滿腹忽焉一發鍾相楊么益以盤瓠其患又大方江湖二廣桴鼓相聞獨未及湖北而禍胎所伏漸不可諱此在

守臣得人修舉職事訓閱民兵檢坐徑省交通之禁仍令監司常切覺察官吏如有收買貨物騷擾生事者並計贓劾治其廣西瓊管一帶亦乞准此施行第惟比年以來官吏徂於貪殘殆成痼疾雖陛下諭之以詔旨勵之以賞罰正恐士習已壞未易挽向臣欲倣祖宗故事於朝臣中選擇公清忠亮之士分道奉使布宣德意訪聞疾苦舉揚廉白糾察姦貪庶幾觀聽聳動吏道可清且使遠方百姓知陛下憂之念之之深如此自然感悅愛戴不忍復爲盜賊以梗聖化貼黃臣謹按高宗皇帝紹興二年九月壬午手詔選強明廉謹不欺之人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

三省以監察御史明橐五人爲請上皆召見賜以宣諭吏民詔書御寶手曆招收盜賊旗榜而遣之其居他官者仍攝御史十月己卯宣五使劉大中胡蒙朱果明橐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此所上詔州縣徒掛墻壁皆爲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姦賍之吏必須按察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曆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其後五使多以稱職聞 貼黃臣聞江西盜陳三槍爲害累年未能招捉吉顛事力爲之大困民死於殺掠兵死於轉戍不且久而不治謂宜囚遣使者就以黃榜招降許

以不死或更量與補官彼又欣然聽命是亦高宗皇帝已行之規也庶幾內地蚤得平定不至蔓延蠹國殘民併乞睿照 臣區區孤忠粗已殫竭於九事之外復效其愚 臣伏覩御劄首以聽言用人爲治道之要言則自近以及遠人則循名而責實大哉聖謨願裨毫末臣聞聽言用人非二說也蓋聽言以觀其人則得其邪正真僞之實若不知言則亦不知人矣古者有聽言以興亦有聽言以衰有以言用人而得賢亦有以言用人而得不肖是故人君不可以慕聽言之名當求所以知人之實 臣願陛下以湛然至一之心察紛然不一之論凡有包藏者其言必支內有媚

忌者其言必隘不公言之而密言之其言必不正不禮言之而間言之其言必不實 貼黃臣所謂禮言之者以劄子以封章以彈劾輪對也元祐初韓維以口奏臣寮過失宣仁太后怒而出之蓋爲此 陛下試以此察左右之言使傾側偏諛之說無所容其間則賢者安能者勉而陛下始有可用之人矣 貼黃臣竊見元祐間諸賢並集於朝一時氣象復還太平矣只緣各人不能心無適莫自相攻擊洛黨朔黨之屬紛然角立以君子而得朋黨之名遂爲熙豐間小人所窺陰拱默伺及于紹聖其說得行一例竄斥善類爲空蓋兄弟內闕於墻則仇人因以爲利此前之

明鑑也伏惟陛下獨觀公聽預察幾微鑒于前轍明諭此意自二三大臣經筵臺諫給舍侍從以及百執事下至學校之士皆當惟是之從惟中之適不必以一已愛憎一事順忤而自爲異同苟爲臧否以激朋黨之漸以啓群小窺伺之萌庶幾公是堅定治體渾全不墮紹聖覆轍宗社幸甚 臣一介孤迹素抱苦心竊覩近年天下之勢日就淪胥未知所死忽逢大

化更新不趨瞽者之還明病者之頓甦感激奮勵莫知所云第恨學識短淺不能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勉竭狂愚少伸臣子報上之誼儻蒙聖慈俯垂省覽或有涓埃上裨海嶽 臣雖九殞不悔瞻

戀軒墀臣無任隕越屏營之至須至奏聞者

十二世孫伯敬校閱

卷之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二

奏議

卷之二

明汝州守十一世孫詔相編梓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恤人
戶事端平二年

臣竊惟朝廷自更大化詔旨之所戒勅臣工之所建
明惟曰保護邦基愛惜民力於是寬恤之目以覈二
稅之中以減損秋苗斛面爲急繇二浙以及于閩又
及于江之東百姓蒙惠甚休獨江右去天遼邈且有
司奉行弗虔澤不下流臣猥仍人乏將輸一道深惟
此事乃端平親政之第一義凡在臣子職當將順布
宣是用不量駑鈍檢準本司元被受指揮再加誣度

仍刷到各郡秋苗租額及每歲受納則例量其豐匱酌其多寡或因或革立爲永制且從本司用文思院斛較製創置熟鐵斗斛雕鐫記號發下各郡自端平二年爲始專充交收秋苗使用並令人戶自行槩盪不許額外別創名色多取顆粒如違許人戶越訴自受二以至受納官並行舉劾問竄廢發遠方赤子均被惠澤少禰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須至開具奏聞者一隆興府管催秋苗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一十石八斗四升九合五勺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一斗鐵斛十隻一吉州苗塩米一十六萬石約收米二十

四萬一千六百石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爲準屯田米四萬石約收米四萬九千六百石每一石以一石二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六隻二斗鐵斛十六隻一吉州吉水永豐太和萬安龍泉縣共受領九萬九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六升同前仍各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一贛州歲催秋苗八萬六千五十七石五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三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三斗鐵斛六隻一袁州歲額催秋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五石五斗三升五合七勺六抄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

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 一瑞州歲額催秋苗九萬七千三百五十七石一斗七升四合一勺四抄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一斗鐵斛六隻 一江州歲額催米四萬三千六十九石七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一斗鐵斛六隻 一江州德安縣米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石一斗七升五合每一石以一石二斗五升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 一撫州額管實催臨川等五縣苗屯米一十三萬七千二百七十九石四斗九升每

一石以一石四斗五升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四斗五升鐵斛六隻 一臨江軍歲額實催四萬九千一百六十七石六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六隻 一臨江軍新淦縣額實催苗五萬六千八十四石一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仍給五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四隻 一建昌軍額管實催四萬九千五百二十五石三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七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七隻二斗鐵斛六隻 一興國軍實催米二萬八百三十五石八斗四升每

一石以一石五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一興國軍大冶縣合催米四千一百一十三石三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四斗鐵斛四隻一南安軍歲催苗米八千七百五十八石二斗三升每一石以一石七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右開具在前臣再照得昨來諸路監司遵奉御筆指揮除減所部州縣秋苗斛面如浙西州郡有一歲頓減數萬石者江東州郡有一歲頓減二三萬石者所在守臣能仰體九重寬大之澤

通融幹旋補助支遣初不見其不足今臣權定之數係據諸郡從實申到數目量加裁損於諸郡初無大假虧折委可行之經久如蒙聖慈更賜明詔諸郡確意奉行其於培植根本之計誠非小補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伏乞照會貼黃臣再照得本路諸郡所裁減秋苗斛面爲數不多儘可通融裨補惟南安軍舊係兩石納一石今與除蠲三斗比之諸郡其數稍多却恐本軍地接溪峒財計素殫設有非逆支遣未易支吾合議貼助庶可悠久本司今契勘得本軍南康縣及撫州樂安縣每歲合解本司代發湖廣總領所米價錢八千八百石內南康縣五千

石樂安縣三千八百石本司從例收糶本色米六千四百二十五石并將合得興國軍首復米一千石共湊七千四百二十五石起解赴總領所交卸今來本司欲於南康縣五千石價錢內撥二千三百七十五石裨助本軍支遣所有自餘二千六百二十五石價錢及樂安縣三千八百石價錢并興國軍首復正米一千石正撞每歲合解總所七千四百二十五石之數欲乞睿斷行下所屬徑自解赴總所本司更不拘催收糶代發仍割下湖廣總領所照會實爲永遠莫大之利伏候勅旨

奏乞廢隆興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酒稅

害民之擾

竊見本府進賢縣管下有聚落一區地名土坊居民不滿數十商旅稀少強名曰鎮而有酒稅務一所所謂稅者考其歲額入於本府者止三千餘緡入於通判廳者止一千三百餘緡然實解不及三分之二通一歲而論官司之所得者不過二千餘緡而已所謂酒者初無醞造亦無發賣係於鎮戶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納錢一户或四五十文或三十文或七八文以是爲月解歲亦不過二數百緡而已合二者而計之可謂毫末而本鎮却有酒稅官一員專攔數輩惡少爪牙數十人皆蚕食於數十戶之市民甚則羅織

五
村氓攘奪商旅又甚則攔截客舟於二三十里之外以是爲辦官課而實則爲官吏專攔等輩囊橐之地民旅之被擾非一日矣臣竊以爲事有不便於民雖官有大利尚當決去况此無甚利於官而有害於民然此爲有司者何忍以二三十緡之歲入而使一方赤子永無聚廬托處之安乎臣除已將本鎮酒稅一面仕收外欲望聖慈軫念民瘼亟賜允俞將本鎮酒稅務特行廢罷下吏部未不作缺其見任人令赴部別行注授庶幾遐陬僻壤之民鼓舞聖恩如在殿角臣無任懇望之至謹具奏聞伏候睿旨并申尚書省欲望鈞慈更賜敷奏亟降指揮施行伏候鈞旨并申

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閣

照對臣猥以菲才蒙恩將指嘗惧無以撫摩凋瘵保護根本少稱明時臨遣之恩竊見江右諸郡仍年寇攘水毀之余市井蕭條田里憔悴不堪舉目去歲雖得中熟譬猶厄羸傷敗之人僅能飲食正要扶持而臣訪聞所部州軍之吏大率聚歛之政多寬恤之政少其見催四年柴料如端平元年夏稅秋苗二年夏稅民間自不應拖欠若乃紹定五年六年逋負例皆細民下戶些小竒零及逃亡倚閣不可催理之數所

在征取尚多峻急公家之所得其實無幾姦吏之並緣其害不貲臣偶兼權隆興府職事遂將本府財計致核源流剔括弊蠹見得僅可支吾已將紹定六年以前應干民間未納官物並與住催仍以隆興府爲準行下本路州軍一體蠲閣施行庶幾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仰副聖王子惠困窮之意須至奏聞者點黃照得臣所兼管隆興府雖稱都會財計所入極爲殫窮而用度至爲不貲勉強支撐尚可少施及物之政諸郡可以類推臣所以先自隆興蠲閣正欲以身率所部并乞睿照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據隆興府都廳申准九月十一日省劄行下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等路應有官之家并寺觀每田一畝出官會一貫以助收減竊詳上件指揮關係不小臣叨綴班行職奉使指萬民利害所當講明一郡施行又當任責須至奏聞者臣聞利不十者不變法今畧計上件指揮其害有九其利有一且利不十則不爲况一利而九害乎官會之多三十年矣端平以來適當其極始者求快一時盡收兩界已事遄往無以議爲今欲使官戶寺觀計畝納會以目前論之會價必踊且可收會此一利也然朝廷不過欲稱提官會耳立國在民民心一失民力又窮雖盡收會子純用

銅錢能保禍亂之不作乎請言其害且有官之家除富人外其它初筮貧儒捕守先業偶以入仕便令出會必用錢用錢必鬻產唐德宗間架收稅猶給軍湏今朝廷計畝出錢但收故紙是計出唐下而人怨則同也其害一也簪纓之後既少見祿又拙經營僅有薄田以給衣食百畝以上或未開析及此身者多是凡稱官戶皆不免也雖云百畝以下本戶無人入仕者免此非計屬不可將有實滿百畝而得免亦有不免及百畝而勒出者矣既出官會又賂鄉胥何以當此其害二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和糴拋降以稱提官會以慶典郊恩計今江浙福建之民蓋校尉連車而池

功平斗矣未沾銖金之俸遽同入仕之科且既令出會以買此官又因得官而再出會臣恐自今以後人不特以官會爲戒尤以有官爲戒矣未必收秤提之功已先失鬻爵之利又况貧乏士人偶得一解遭際慶典本爲親榮豈料反爲家禍其害三也兩浙形勢之家雖計畝多而出會易然陛下仁慈估籍之典猶不欲行於貧吏况其父祖非勲舊則宗戚亦何忍使比閭小吏數其籍而索其貲爲大不美若泥中之鬪獸乎且有官之家既不得免簪纓之後又不得免而權貴之家尤不得免然則天下皆不得免也以爲不忍有擾於民而施於有官豈官戶非民耶抑但以

商賈佃戶爲民耶且彼無所從出不過均諸佃戶耳
今又爲之法許其越訖是教佃戶以訖主家也其害
四也寺觀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兩浙
兩浙不如閩中然比年賄賂盈門主首類皆席卷以
償所費閩中僧寺猶狼狽不如舊宅可知矣若道觀
則所設無幾且田莫多於寺觀然欲於田之外責以
一錢實無從出爲國取民一至於此亦太無具甚矣
有萬畝者當出萬緡非起債則逃竄此事未行而其
兆已見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行香祝壽漢官舊儀一
頓蕭條恐非美事且爲僧者必少祠牒愈不可鬻矣
其害五也一路之田豈無三數百萬畝是一路白出
三數百萬緡也一州之田豈無四五十萬畝是一州
白出四五十萬緡也向者朝廷已竭帑藏出數千百
萬以收此楮而此事已無成矣今州郡又竭閭閻出
數千百萬以收此楮而此事必有甚焉安有古今天
下內捐數千百萬外捐數千百萬不爲用兵不爲振
民不爲土木乃爲區區故紙而費之若此可謂拙矣
其害六也今立法而約之曰折閱吾楮官吏按劾百
姓徒配然且不信而日輕顧乃明示之以截鑿不用
是教之也臣恐法行之後民間愈不用會而會子皆
無用矣其害七也且陛下親政以來嘗興十萬之師
矣嘗閱殿步二司之兵矣而中外騷動禍變隨之幸

而聖德彰聞天命鞏固人心自定事變自消今又不
戒輕聽議者之言遽爲率爾不審思之舉謗讟由此
而興盜賊由此而起昔之謗讟官吏受之今之謗讟
朝廷受之昔之盜賊有罪無辭今之盜賊有辭無罪
且姑捨是其目前必可知者有四愚而有田畝不整
之患有土產不齊之患有勢必用刑法之患有每事
行賂之患何謂有田畝不整之患蓋官戶寺觀若一
一要見實數必用追索十照而江浙之間以詭戶走
苗稅又多白契不登簿書倉猝整會必落吏手如此
則下戶獨受其害而上戶可免中戶亦以計會免矣
獨寺觀可以簿書攷將恐寺觀亦巧計飛走寄附形

勢而因之以失常住矣何謂有土產不齊之患閩中
田貴而稅輕然人戶田少五七十畝已克里正而錢
尤難得江東西又不然除平野上腴之外水田多潦
山田多旱畝直不過一二千蓋有數年不得收者若
例出一券爲之柰何以田售之於人則人不欲以田
歸之於官則官不受典質則空竭稱貸則艱難亦有
逃移流移而已二浙之田獨湖蘇秀爲最美而常杭
則次之衢越爲常稔而嚴婺台則不及且和糴和買
取之悉矣獨未出會耳何謂有用刑行賂之患二稅
五賦豪良且不樂輸况平白科抑而責已體國乎施
行之初旣曰禮諭必不嚴督其送納必遲遲上司未

免行下則追監繼之不集則鞭朴繼之若又不集必重其罰於是人戶有性命之憂而縣道又添一項催科之苦矣凡官司舉事苟一涉民無非吏福且戶出若干會必經司必經攬戶必經縣吏必經州郡必經上司所經之處非金錢不可使強明之吏臨之尚或庶幾不然則走弄文移出入賦籍增減田畝千蹊萬轍盡歸吏姦此固平日股吾民膏血者所喜聞也四患曉然非有難見然則天下多事矣又况如前所謂謗譴盜賊之患乎其害八也春秋譏初稅畝者履畝而稅也今朝廷以爲吾截鑿所入以示不爲已私與彼之履畝不同然它日國有大費無所從給則又將

責有官之家曰曷不體國一紙舉行易收減爲輕費豈不可乎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其害九也臣以至愚極陋少蒙先帝親擢於多士之中又蒙皇帝陛下簡記於外寮之末今者數月之頃至三錫命雖見控免決不敢當而一日必葺閭閻去留可爲忠言敢有避忌臣自聞朝旨夜思晝度以爲恐不可行害多利少而江西一道官戶者多貧爲富室者多訟且比年盜賊焚毀軍兵經過人無蓋藏甫得一稔若重以無藝必大狼狽蕭牆之內將有不測臣雖碎首死國何補於事用敢冒大訶譴先事言之伏望皇帝陛下鑒聖經之所譏審國論之所極亟收

計畝之令別求通弊之策庶保安靜之福不啓怨謗之心所有上件省劄臣除已權宜行下諸郡別聽回降外欲乞睿斷早與收回天下幸甚伏候指揮謹奏并申尚書省照會施行御史臺諫院 貼黃臣照得稱提官會當隨方而爲之術擇人而行其智本無甚難今猶可救正不在出此下策并乞睿照 又臣竊恐朝廷之上重於反汗未以愚言爲然區區更有余悃江右十年兵盜如建昌撫州章貢廬陵管下皆嘗被殘瑞州所部亦曾有竊發畝謂上戶者奔竄流離截蓋空竭方幸小稔瘡痍未瘳可爲哀痛哉或蒙聖慈以江右創殘非他道比權與寢免目前庶幾一路之人知聖主軫念遐陬如在殿角感激愛戴盜賊自消并乞睿照 又臣又有深憂過計竊見朝廷更新大化登用俊良群陰屏迹或恐失職之人故設此畫以愚建議之臣使朝廷結怨天下萬一有意外之虞則此得以遂其所志不可不察并乞睿照

再論計畝納錢

照對臣昨奉朝旨行下官戶寺觀計畝出會以助稱提仍委臣訪察本路臣即嘗條利害冒昧奏聞未准回降再准省劄仰日下措置奉行毋得再行違阻臣素抱樸忠粗知體國極知楮券之弊深軫君相之憂苟可扶救於萬分所願推行於尺寸第以國脉民命

關係匪輕瀝血陳詞誠當萬死今未暇論萬世之是非四方之利害只以臣本道言之事體實有未便蓋自嘉定至紹定三十年間常有盜賊近方寧息丁亥至癸未十年間常苦水旱近方稔熟殘破之處未還舊觀蕩析之人未復舊業井邑多瓦礫田野多草萊昔號富實之家今皆空虛之室比之他路委實不同蕪南安建昌吉贛道接山峒類以招安而受爵與夫防拓而得官平時官司尚難調御一旦科配易激紛紜至其寺觀尤其荒涼既欲征錢又動常住既動常住又無以瞻養其徒又溢而之四方驅毀恩滅性之人而置之饑寒離散之域人所不料豈無可虞如近

時湖南謝了圓之事可以監矣臣反復思惟與其召變於它時而貽九重之憂寧若方命於此日而貽一身之譴是用不避竄斥洊至敷陳欲望聖慈特發睿斷以江右寇盜甫平饑饉甫息免同諸路一例敷歛臣與十一州赤子不任延頸望幸之至須至奏聞者小貼子臣竊惟朝廷命令舉措上關宗社安危下關生靈休戚故必審而後發發而無悔如往者北伐之議起於癸巳之冬成於甲午之春臣時待罪淮西總餉嘗奏䟽一通力陳兵之不可輕用又嘗上宰執白劄子力陳兵之不可輕用而陛下之不察朝廷之不省迄致敗缺蓋無隙而動終負師曲之名爲敵人口

實一可恨也精兵良將糧儲器械未免失亡二可恨也撓敗之形懦怯之證呈露於中原四戰之衝使夷狄生心英雄竊笑三可恨也今日計畝敷券之事不審而發發而必有後悔胡以異此刻心肉以救眼創撥根本以扶枝葉縱使目前會價漸穹物價漸減而朝廷之印造不已姦民之偽造不已銅錢則海道之漏泄不已器用之鈺銷不已朝滿夕除勢所及至不過年歲弊將如初而心肉之已剗者則不可復補根本之已撥者則不可復培矣此非陛下自著精神大爲斷制恐無以回物情於已散挽人心於將離不然以國家之急政要務天下之危機駭証方紛然錯雜於前而陛下高拱如平時一聽其自起自仆臣恐變故日臻禍亂日至後雖噬臍嗟何及矣豈特楮之一事而已哉臣年二十三蒙先皇帝親擢之恩旋屏廢者十年迄無一線之路上報先帝歲在丙戌蒙陛下收召於閑冷之中數載之間內而省寺外而麾節忝竊過矣稱塞聒然中夜以思隕涕如雨故苟有區區之見關於國家理亂安危之大端者誠不敢以疏遠自詭緘默而不以告陛下也一寸丹心不任憂愛懇切之至并乞睿照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襄宜急救備不可闕

臣恭惟皇帝陛下奮發英斷遴選樞臣出助六師察

臣世受大恩猶有愛國憂邊之志再頒隆旨俾參謀畫唯今事勢悉在目前區處曲折當稟行府成敗大計盍告朝廷曾參日省其身以爲人謀不忠爲急况臣爲陛下謀東南之事知而不言是謂不忠言而不達是謂不智謹昧死言之伏惟皇帝陛下試垂聽焉臣嘗伏讀國朝通鑑每於宣和靖康之事痛憤流涕以爲虜非能也亦非天也我有三大繆焉爾其初也輕於交敵其繼也輕於挑敵其末也輕於奉敵是謂三大繆而皆自輕於爲謀始夫吉凶關於舉動存亡決於轉移苟不謹重而輕於一發由輕得敗由敗得畏由畏得亡此王黼耿南仲之徒所以誤宣和誤靖

康又將誤來者而未已也臣不識忌諱竊迹比年邊事頗近似而無甚異蔡州之攻是登州之約也汴京之議是平州之約也兩校之行是王雲之漸也然而其禍未深其來猶緩則以襄與揚猶有兵猶有任責之人而彼猶有所顧忌也天下之願和者其人有三種小人願和庸人願和敵人願和敵人之願和者亦莫甚於近世本朝嘗和金金人嘗和韃夫惟既和然後我無任責之人無死敵之志而大禍至是故金韃常先於和我利其所欲者在和可以息兵也於是小人幸以爲功庸人幸以爲安而又忌夫任責之士也則窮之以所不能故靖康以戰窮李綱綱以敗去而

後和議定綱去而种師道邀擊之策遂不用北方無綱無師道而後大河無備越明年而二酋分道並進前無一人一騎之梗倉卒之間遂罹大禍其本在於以戰而窮任責之士自撤其藩籬後延之入也夫襄陽亦今之太原也趙范之爲人雖未又盡如綱之賢然不可謂無綱之忠朝廷豈可不亟加拯援而使虜得以併兵也哉襄事危則和有兆和成則國事去矣抑臣竊有疑焉夫督府之來爲何事也將以解襄急也抑徒以塞人言也將以解襄急也則當如高宗皇帝手詔付張浚使浚得以示劉光世光世大駭即日勒兵走僞齊七十萬衆劉豫遂亡故左相趙鼎常曰督府事須從朝廷維持浚每有事鼎又取而施行之此則沈與求輩所不及也夫種在內蠱在外鼎在內浚在外譬猶塤箎相應而成聲音譬猶首尾相應而成權衡譬猶太阿盡與之柄而後剗割譬猶毛錐盡伸其肘而責以運轉也夫如是督府雖遣事又無成事無成而急不解必中虜欲而和議決臣尚忍言之且督府又有甚難者沿江有大制閩焉京湖有大制閩焉鄂也廬也揚也各有制閩焉兵皆其兵將皆其將財皆其財督府既不可得而調發又不可得而寄治矣夫此皆要處也皆盛藩也要處盛藩既不得即於是不得已而之金陵則金陵近不得已而之江陵

則江陵遠乃不得已而之尋陽夫尋陽昔重而今輕
昔中而今左豈可以六朝例論哉斗絕一隅嬰城自
守豈可以上援漢下備淮哉夫遣之而無謀居之而
非都會二者亦既異於張浚葉義問之來矣如臣愚
見會兵黃州勒兵而進開府于鄂進師江陵示以形
勢壓以聲威春水方生疾疫將起彼雖禽獸亦熟于
兵敢不解乎抑臣所慮既解之後有以誤靖康者誤
國論矣欲望聖慈下采愚慮親灑宸翰一如紹興督
府勒兵諸將用命以解襄陽倒垂之急既解之後大
爲部分改絃易轍練兵積粟一一可恃杜絕和議常
爲戰備示之以不可犯彼越大漠踰兩河空虛無人
進有堅塞退無因糧又不敢出持以數年其內自亂
中原分裂徐制其後安知舊物之不復還哉臣歲在
癸巳甲午總餉淮右知朝廷有開邊之議嘗因應詔
上封事力陳兵之不可輕用又嘗奏䟽一通力陳兵
之不可輕用又嘗上宰相執白劄子力陳兵之不可輕
用而天高聽邈莫遂挽回曾不旋踵臣言粗驗今又
不度疵賤輒陳大計蓋前之戰今之和其誤一也官
以謀爲職不敢不盡愚惟陛下幸赦謹具錄奏聞伏
候指揮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端平三年
臣歲在癸巳之冬待罪淮右饒事恭奉求言之詔嘗

僭條九事以聞其第二條則乞陛下以社稷爲心遵用國朝典故遴養小宗以俟聖子之生蓋導迎景貺鎮壓群情深計大慮莫急於此今閱三年矣尚未聞有所施行小人家有千金之資猶知反顧其後陛下承祖宗三百年基業獨不念及此乎臣一介踈逖心切忠愛是用不避鼎鑊之誅復祖前說以獻惟陛下曲留聖衷實社稷無疆之休并乞睿照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 嘉熙元年

臣嘗服膺先正沂公王曾之論曰士大夫要當純意國事純之爲言一而不二之謂也一則公二則私甚矣私之爲害也理有是非私汨之則是者非非者是

事有可否私乘之則可者否而否者可人有賢佞私怵之則賢者佞而佞者賢議論以私而不同心則建明於此者彼之所疵瑕政事以私而不同力則規置於甲者乙之所沮撓有觀望而無憂愛有虛誕而無忠實有傾軋而無協和物我對立於曾中而國家若置於度外嗚乎此豈非今日士大夫之大弊哉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之爲義人而不天在昔疆場無虞之時臣固以逆憂其兆世道之消長及四郊多壘之後則浸浸關國步之安危至於今日封疆日蹙煙焰日逼萬事不理而尚以私愛憎私恩怨爲心則消長安危又不足言將直繫天

下之存亡矣不幸變故之來無及於救當是時也毋論名位之崇卑毋分趨向之同異驟墮塗炭雖悔曷追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言之至此可爲於邑也已昔符堅欲謀伐晉權翼以謂謝安桓冲皆江左偉人君臣輯睦內外一心未可圖也晉將平吳羊祜曰吳瀕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備者大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兵臨之際又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可知矣夫內外一心則晉不可攻不能齊力致死則吳可滅常人之慮慮於有形智者之慮慮於無形夷狄之侵侮天下之所共危士大夫私情之膠轕臣之所獨懼也欲望陛下念祖業浸淫而將傾傷士習陵夷而已壞以靜專察群動以剛明消衆慝警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違順觀人言毋以毀譽行己意毋以巧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計相間而以識慮相先有志之士則相與愛護而毋操同室之戈任事之人則相與扶持而毋幸鄰國之壑協謀并智戮力一忱則危者尚可以安而衰敗之症尚可起也且前歲襄漢潰決興沔破亡去歲兩淮倣擾三川陷沒今歲向春縱使邊遽稍緩遲至秋冬急症恐甚於前講求救死扶傷之策只有半年日力惟君臣之間勿以常言忽之臣不敢懈切取進止 貼黃臣又聞國以人重亦以人輕國以人興亦以人廢時當艱虞固急於才

智功名之士而尤急於剛正骨鯁之臣昔晉太史屠餘見平公驕而無德義知晉之將亂以其國法歸于周周威公問天下之國孰先亡者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告之鄰國之不服賢良之不與公曰何害是謂不知所以存所以亡臣故曰晉先亡居三年而晉果亡威公又問其次曰中山又二年而中山亦亡威公見其言之驗又問其次而屠餘不肯對固問之則曰君次之威公惧求國之賢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異以爲諫臣以告屠餘曰君如此可以保君之身漢淮南王謀亂而其所憚者不在於公孫弘衛青以謂弘可說而青可刺者而所憚者

汲黯而已黯之居官無以踰人其功名才智史未之見也獨以其能而折廷諍有仗節死義之風而亂臣賊子爲之畏沮然則剛正骨鯁之臣其有益於人之國固如此曩者陛下躬攬政權招徠衆正布在列位不幸而臣德秀臣咨夔臣重珍相繼淪沒其幸而存者又皆流落江湖之上矣孟子曰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臣誠傷之欲望陛下明詔宰輔擇其最係人望而關民譽者亟加收召或還之於政塗或歸之於禁路或反之於言責賢者之領袖既登進於朝廷自能氣類薰蒸善人畢集豈惟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庶幾國論歸一人心底定士大夫之背

公植私者外有所矜式內有所顧忌其於天下國家夫豈小補若曰端平以來用賢而治不加進遂以爲賢者有虛名而無實用例加厭薄之心則失之矣管仲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伯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伯也不知陛下昔者之用賢果能知之乎知而果能信之乎信而果能不以小人參之乎今日之勢猶大病之人衆醫束手莫適爲策使其聚參苓芝朮之劑以扶病者萬有一焉元氣之復還若投以烏喙狼毒則立斃矣此臣區區納忠之惓歎也退念臣生晚學陋實不足以望時賢之分寸陛下徒以其祖嘗服勞州縣擢置法從內顧愧惕莫知稱塞故尤願陛下登崇賢哲以重本朝則臣廁迹禁近預有光榮并乞睿照

奏論制國之事不惧則輕徒惧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惧已事不可徒惧先事而不惧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惧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屯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紹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於舊弼豈惟天下之人惜之雖陛下亦自惜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乖踈政體叢脞曰鼓鑄曰收幣曰變鈔曰恢疆曰蒐卒曰稅畝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

於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舊傳此先業不惧而失於輕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脉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回皇四顧凜乎旦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群臣跪起而退則已矣間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廢府分曹列局朝而入暮而出謹按文書奉行常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粗中肯綮可以見之罷行者又不過空費筆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

而付之無可柰何者毋乃徒惧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爲雉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厲王板蕩之餘周室衰矣宣王繼之則勃興宣帝厲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繼之則浸微難揚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與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綱尚存裘雖弊而領固在挈提振起風采立異顧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志而已志立則有深思思深則有真見又卑躬側身又勤邦儉家必數求真

才而篤信之又講明實政而力行之又不踵叔季之事以稔衰亂又不口聖賢之言以務文飾心誠意篤精通氣應雖值艱難之會自有挽回之機如其懼而不戒憂而不圖惡危而不計安畏亡而不求存寄時日於歡娛付危機於坐視則前代傾危之轍載在史冊有所不忍言矣昔衛文公知畏狄難至於服大布之衣漢高祖將圖天下至於婦女無所幸光武欲恢祖業至於不御酒肉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曰以齊王猶反掌也聖賢豈欺後世哉然則在陛下而已臣一介孤蹤去國五禩陛下雖有兼採菲葑之度而微臣邈無進效忠益之階間嘗適

事獻言身遠慮疎祇取媚忌退伏山林自分已矣陛下感於微剛之長並召時髦下及庸陋身未造闕已玷除書天地恩深若爲報稱惟有竭盡底蘊萬一補助涓埃然臣竊觀時事絲紛毫委高言之則恐以爲迂闊而難行淺言之則又病於猥細而無益故願陛下立志以先之則夫瘳疾之方對證之劑臣雖至愚尚當殫慮研精深紘熟計繼此以進取進止 貼黃 臣嘗觀先正魏公張浚中興備覽其議固結人心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其爲禍也尚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怨

君人者倘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其微而忽之幸也臣以為浚之言尤切於今日伏惟陛下細加紬繹則必有惕然於聖衷者并乞睿照

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

臣嘗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此不易之至計也然國家之取士與士之發身所重者惟文科進士而淮襄之士率不利於科以每舉春榜觀之淮西尚有三數人而淮東則不逮矣淮東間有一二人而京湖則絕無矣於是均光隨棗鄖復漢沔之郊士之

預計借者往往不願觀光於上國州郡真為之勸駕而後就道何者不精於時文故也士之精於時文者閩為最浙次之江西東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為差淮襄之士其入官者既少則仕於淮襄者居多閩浙江南之士嘗試以淺近之事論之其便弓馬一不如土人也諳地里二不如土人也耐風霜三不如土人也熟虜之情偽及金鼓兵革之事四不如土人也以彼所習較此所不習其難易之相去遠矣然彼不得朝廷之官無由仕於其土地不中進士舉無由得朝廷之官不能為時文無由中進士舉則所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者其說終不可

行矣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分路取士而已恭惟神宗皇帝慨念西北人才多廢嘗議改貢舉法而先正司馬光首建言乞將諸路舉人各立字號考校大畧謂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迨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經義詩賦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經義詩賦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彌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緩拊州縣其次方畧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谷以供給後使豈可專取

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清萬事耶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其後遂將陝西五路舉人分項令考孝宗皇帝加惠三邊既詔四川類省專留兩名以取閩外四州之士又詔四川武舉省試比試額通四十二人以十分爲率利州路四分取十二人成都等路六分取二十六人寧宗皇帝聿遵祖宗遂詔武舉省試將京襄兩淮人令行取放夫三聖當天義安時其注意遐方之士猶若此况今日乎今日之勢非收京湖兩淮之士以收京湖兩淮之士豪收京湖兩淮之士豪以收京湖兩淮之

丁壯臣恐秋風一高韃虜旋至勇夫悍徒無所係屬非越江而內闕則俯首以從韃深憂大患將不在虜而在蕭牆之內也臣願陛下亟下明詔自嘉熙三年省試爲始將京西湖北淮東淮西舉人分路考校並以十七人取一名零分更與放一名庶幾得淮襄之人物以守淮襄之土地一利也因士以收其土豪因土豪以收其丁壯二利也稍抑時文之弊以致有用之才三利也伏惟聖明以保封疆復境土爲特發睿斷宣諭中輔速賜施行多士幸甚宗社幸甚取進止貼黃臣嘗以端平二年四路到省舉人之數攷之淮東一百四十五人湖北一百一十五人京西五十九

人通計四百八十人若以大例十七人取一名其過省者僅二十八人而已初未嘗多侵省試之額而可以收四路之士心亦何憚而不爲也併乞睿照臣切見京西七罷及湖北復州荊門軍德安府歸峽州已行殘破今歲科舉各處士人未有就試之地槐黃已迫合議區處臣愚欲乞行下京湖制置司就江陵府踏逐寺觀一所立貢院令項差官合十二罷之士混試一次却以十二罷元來解額袞同取放其十二罷曾請舉人不論已免解未免解特許來檢據赴嘉熙二年省試一次庶幾少見朝廷憫恤之意且足以招徠陷沒罷縣士人之心其所關係實爲不小併乞

虞照 又臣觀春秋之世晉在中原楚在夷狄楚雖有材晉實用之故晉伯諸侯者百有餘年其後典午之晉遷於建鄴久而習安常以南土爲高華以北人爲儉荒由是中州豪傑悉歸元氏而江左所用悉皆文脉纖巧之才故晉不能保有中原而六朝常有弱患我高宗南渡孝宗承之立賢無方意度恢闊李世輔王友直爲將帥王希呂辛棄疾爲率守監司皆北人也自故相外拓李全之徒而內實忌之既使有所激而叛而世之昧者習熟見聞槩以厭薄疑忌爲事凡出於淮襄者已幾待以胡粵况自淮以北乎積疑成讐積讐成叛而范用吉尚全常進郭勝輩且皆

爲敵國於一水之外矣此由南北太分既蓄之而反外之故也此意不改豪傑不附棄材以資敵殆不止如春秋聲子之所歎蓋商鞅不用於魏而秦孝取河西王猛不歸於晉而符堅取慕容此則議者所不慮而臣以爲他日大可憂者也如從臣策分路攷士不特多得淮襄之人以守淮襄之土又可使因淮襄之俗以招北方之豪傑是獲才實消姦雄而朝廷不預知習俗不駭異善之善者也不然歲年之後立敵於北各事其主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圖之併乞睿照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臣一介庸晚猥列言語侍從之班雖越在外服苟有所見詎當奏陳竊觀邊報安豐重圍已解朝廷論功行賞輕重先後所貴得宜庶足激勸敢為陛下詳陳其說仰惟孝宗皇帝加惠西北之士極其收拾文臣如王希呂之徒皆為從臣武臣如王友直之徒皆為將帥蓋將以此傾西北之人心紹復國家之大業也時機不偶賚聖志以賓天寧宗皇帝克篤前烈自丙寅開邊而後凡所招納西北歸附無慮數萬陛下光臨太寶惠愛南北同符二祖蓋未嘗一日忘中原之遺黎而一紀以來李全以山陽叛張惠范成進以盱眙叛至於近日郭勝以唐州叛范思吉以均州叛常

進尚全以德安叛而為禍之烈莫甚於襄陽若前冬固始之陷以葛義勇去冬定城之陷以段用董師俊是皆西北歸附受豢養者垂二十年卒以叛去臣未嘗不悲傷痛悼以為豈惟此曹臣節之不終其為陛下任事之人區處乖方控馭失當不得不分任其咎也論至於此則安豐却虜之功可得而言矣聶斌樊辛張仲宣王安亦皆歸附也聶斌為安豐總轄凡南北軍悉屬焉一旦呂文德以孤軍入援斌即乞以所部盡付之文德願身出其下樊辛孤立壽春邈在淮外韃遣人招之乃能殺其使者而以偽書繳送安豐二人之節有古名將之風借仲宣安悉力死戰意氣

不撓夫當浮光陷沒吾之守將反爲賊先驅可謂事
勢迫急之際人心向背之時而四人者竭忠效順臨
危不變迄退強虜全孤城比之南方將士功蓋倍之
矣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宰執將聶斌樊辛峻加拔擢
厚與錫賚張仲宣王安次之所有杜杲致命效死呂
文德突圍赴援以及淮東策應之師却從朝廷處分
等第推賞庶幾輕重先後不失其宜使北方歸附見
留者益堅報國之心其如郭勝范用吉尚全當進之
已去者聞之愧死穹廬之下矣其關於國家安危成
敗之筭實不爲細

小貼子

竊見前淮東總官

國用安堅守徐州身死王事前濠州總轄樊顯戰沒

洛陽皆歸附之表表者用安雖已蒙褒錄欲望聖慈
特賜金帛撫恤其家仍與立廟賜謚顯以洛師之退
例不霑死事之賞欲望聖慈特加檢舉錄後恤孤庶
使一等歸附莫不感激思奮實爲興起人心招徠携
負激昂戰功保全邊境第一義仰乞睿照

小貼子

又見浮光陷沒制臣陳辯以失職誤事臺臣上疏論
劾朝廷舉行憲章物聽惟允但臣竊爲聖主有帷蓋
之恩功過有相贖之誼韡十載兵間頗殫忠力浮光
之用董堯臣爲守雖其不明而調呂文德以援安豐
卒能却虜亦其善使臣愚欲望聖慈更賜保全俾之
尚有自新之路畢餘齡以報君父臣之不任大願并

乞睿照

奏乞選兵救合肥

嘉熙二年

臣輒有管見上冒宸嚴竊見韃為不道荐食邊封東哨真滁西哨豐黃濠和而頃重兵於合肥頗聞排儀木已立砲座已起其欲為窺伺合肥之計明矣合肥不支則豐濠和已在掌股之中而東方亦無以自固東方不固則江西之憂浸浸乎有不可思議者矣故今日之策莫急於救合肥而救合肥之策則有遠近緩急輕重之宜不可嘗試而泛動也厥今兵力莫強於督府當令史嵩之選精兵三萬人統以呂文德道由巴河三溝鳳凰崖由山路取五槽可火燒寨以東

至黃龍源七里回頭駝河出鉄嶺小亭糯米衝以達舒城縣更百里即至廬此所謂出於九地之下者也其次則淮東連年緝兵整武雖號完固然真滁增兵與泗漣增兵皆割惟揚見存若更抽摘竊恐此賊乘虛擣襲則根本動搖不可不為長江門戶之慮謂宜令趙葵只於所部極力那撥北軍五千人令心腹爪牙之佐泝淮而上至於濠梁就選北軍二千人又至壽春更選北軍三千人又至安豐更選北軍二千人合一萬二千人統以張仲宣副以王安仍將一行人先與晉轉官資重犒金帛許以解圍之日高爵厚賞仍暫令趙葵節制調遣濠壽安三郡策應人馬多方

激勵仲宣等使之由安豐以進其去廬亦只百一十里而近又其次則當令沿江制閩辦舟師萬人由當塗管下裕溪口或滲潭入無爲界經進巢湖姑止於湖心之巫山以爲西北兩項步人聲援遇便則進奪西口此賊年來輕視吾國如入無人之境不意吾之布置如此縱使未能大挫其鋒其勢又少沮矣又須多募死士往來三處以通進止消息及間道入合肥以堅在城軍民之心但沿江所管地方自池陽當塗建康以至鎮江許湖多臣數年之間待罪之地不惟兵籍空虛而見在之兵率多老弱憔悴其可倚仗者十無一二臣每爲之寒心使其猝備萬人恐亦未

易謂宜如疇昔周虎守歷陽西門垂陷虎急募壯士許以武翼即日支食錢一貫五百文言未脫口有應募者三百餘人下城死戰遂以却敵保全一城今若立爲賞格令行召募江湖盜賊亡命或可得三五千人貼以正兵統以良將鼓行而前恐能有濟此固馬隆之故智也又其次則六安西山雖經殘破尚有頭目數人自行團結固守其間合而計之不下二三萬人皆頻年百戰之餘堅苦忍耐之卒謂宜遣才智忠勇之士賫金帛誥命以往撫其首領激其士衆時出盜兵相與撓劫使此賊不得安意肆志是又官軍之一助也臣受國厚恩恨無長策可解三邊之急僭越

敷陳罪當萬坐 貼黃 臣竊聞東淮自盱泗以北韃
日增生兵聚於應天海宿之境伏而未動未必不待
淮揚兵力之分爲批亢擣虛之計今又據真州幹事
人報本州獲到姦細一名張三者稱韃將以十月半
來攻儀真先令其入城縱火爲應搜出火刀火石火
藥俱全以此推之賊之狡計又未可以其併力於西
而不爲東邊根本之慮也併乞處照

奏論江防五利

臣輒有江防末議可以致悠久之利而除目睫之害
僭用奏陳照對本所近租樸到鎮江府節制司蘆場
一所坐落建康府管下其名曰杜真沙周廣一二十

里近因流民坐集擅斫柴蘆漸覺生事不免差承信
郎權鎮江府節制司準備差遣胡拱之前去相視彈
壓乃知此沙之上流民凡十七寨各有長老少不下
十餘萬口強壯約一二萬人皆安濠真滁四郡百姓
而總此十七寨者則宗子時暝也沙之對岸六合縣
界地名郭墅塌塘王峽塔等處又有強壯五千人頭
目王瞻義見行劄立硬寨遙與時暝相爲表裏本所
所差官既體探的實遂行親訪時暝力加曉譬旋據
時暝狀稱元係六合上戶丙申之冬韃賊侵犯六合
城壁總轄李江以城獻賊時暝兄成忠即特差充黃
州黃岡縣尉時暝自率死士與賊苦戰竟死於敵時

聵抱持母親突圍而出僅得生全連年賊寇衝突時
聵團結鄉井強壯依山附險屢與賊交鋒前後殺獲
不知其計恐官司反行追取獲到馬匹以此不敢聞
官近於九月間因探報韃賊將併力於東淮時聵深
恐勢不能敵遂提十七寨老小渡江於沙上屯泊實
不知其爲使所蘆塲蕩析之民未免採斫結縛蘆蘆
爲遮蔽風雨之計委非得已除遵依約束告諭十七
寨頭目督責所部自截日終不敢侵斫仍不敢一毫
生事外但念時聵忝出帝胃每懷報國之心不幸遭
韃賊之禍真滁之民以時聵自父祖以來粗有恩信
於鄉里推以爲首團結保聚今十萬老小二萬強

壯目前雖有三兩月之糧尚可苟活萬一向去鄉井
未可歸生理無所仰切慮小人饑寒所迫或稍違越
於法禁之外則時聵一身萬死何贖今雖蒙沿江制
司差人前來取責流民單名細帳緣別未有處分間
又準行下起發五百人策應廬州以此各寨頭目未
就團結此來儻蒙使所時加區區使之有可耕之田
無餒死之慮則時聵乞將上項人聽從官司揀選籍
充民兵以備調遣即不願支破錢糧請給欲望矜念
淮民疾速具申朝廷處置施行臣拖照杜真沙雖在
大江貼近南岸並無限隔今聚數萬衆於其上所合
早爲區處以消意外照得此沙蘆塲不下數萬畝其

側有趙姓鍾姓兩戶蘆場一以寶章一以主簿立戶各不下數千畝外此則有熟田三數萬畝只屬兩戶一係真州長蘆寺常住今寺已焚蕩僧已散亡已是無主物業一係故將張俊府第之產合三項蘆場及兩項田計之約有二十餘萬畝區區之愚擬將長蘆寺田畝從官司拘管張府田趙鍾二戶蘆場並行拘籍却將上項流民選精兵萬人人授田二十畝令自耕種却做京淮民兵例分爲五將總以統制一員就令屯駐沙上如此則立可收五利而去一害不仰朝廷請給坐得萬人精銳之卒一利也此沙正對滁河設使此賊有意窺江舟楫自滁河而出沙上之軍便

可迎勦二利也楊滁真三砵或遭圍閉大軍策應其勢實難此曹皆堅苦忍耐之卒且屯駐江心上岸擊賊洗脚下舡其勢最爲順便使之解圍劫寨又能有濟三利也昇潤之間兵備素單得此萬人增壯上下流聲益勢四利也江淮血跡易於間斷今沙上既有安濠真滁四砵之人則聲聞相接淮民之心亦有係屬淮方之事亦易體探五利也五利既具而又可以弭蕭牆不測之害臣以爲目前江防大慮莫出於此欲望聖慈詳酌事機如以臣言爲可采乞即降聖旨遵守施行 貼黃拖照昨準黃榜指揮招軍頭目人如能團集一千人補轉一官資貢命及二千人者補

轉兩官資以上等第推賞仰乞睿照

奏乞重濠梁招信戍守

臣輒有千慮之愚上冒宸聽竊見滁城被圍守將軍民死守者三十餘日不幸守臣陳廣先死於飛砲以故人心離駭旋至陷沒今賊已於二十六日掇寨入城城內有朝廷椿管及兩總所經常米斛不下二十餘萬且弓刀箭鑿器械火藥石砲爲數不少賊皆得而有之屈指春和尚五六十日無緣便肯退回巢穴衆人之慮則以爲賊必窺伺儀真歷陽而臣之慮又有大於此者蓋滁乃江淮門戶自宣化至滁九十里自滁至昭關三十里自昭關至藕塘四十五里自藕

塘至定遠六十里自定遠至濠州八十里向北即是賊界由宣化而濠大約止三百里其間已無限隔賊騎往來不過一鞭而已萬一此賊襲取濠梁以通淮此之途然後駐兵滁陽以爲久留之計則廬陽盱楚真和反各在一隅而賊固在腹心之內矣江面之憂將在旦夕故今日之策當死守濠梁以爲東西淮砥柱庶幾賊猶有所牽制不敢安意於滁俟其退歸或毀或徙惟所以區處欲望聖慈亟賜睿斷令督府淮西制司增添官兵戍守濠梁以爲不可拔之基實宗社之幸事體關係非止一城臣僭越敷陳罪當萬坐仰乞睿照 貼黃臣再照得兩日來淮東報蕘賊

見圖遠招信自青平山天長以至高郵寶應綿亘二三百里皆是賊寨以臣料之賊若攻濠其意蓋欲通河南之賊徑至於滁滁若攻招信其意蓋欲通山東之賊徑至於滁滁至大寨九十里大寨至青平山六十里青平山至招信六十里比之自濠至滁道里相等然招信之外尚有泗宿濠之外別無藩籬則濠尤緊於招信大約二砦存則賊不容駐滁一處不寧則事勢有難言者矣仰乞睿照

奏已差軍勦逐韃賊

照對本司連據探報韃賊撥移小寨前來貞州二才里頭屯劄時有哨騎薄貞州城上趕殺人民直至江岸竊恐窺伺江面虛實本司除先來已分布船隻嚴護諸隘今又行劄差水軍統制陳亮部領官民船一百二千隻精選人兵一千五百人前去貞州北岸一帶張耀巡連往來勦以外須至奏聞者

奏論儀真存亡關係江面

臣輒有管見仰溷宸聽竊見淮東人馬雖已再入滁城但砦經殘破之餘人民已盡倉廩已空樓櫓已毀守備之計卒難措手今賊見窺伺儀真事勢頗急真之備禦素不逮滁而真之存亡關係江面則其事體又非滁比故與其分兵力於賊已去之滁孰若合兵力於吾又爭之真真安則滁固自存真危則守滁何

益欲望睿慈宣諭宰執量事勢之輕重行下淮東制
司將復滁之兵盡數抽入儀真捍禦仍劄督府令呂
文德仍舊帶所部人馬疾赴儀真之急非特固真實
以保江臣無任拳拳憂邊體國之至仰乞睿照 貼
黃臣竊聞近日呂文德在真鞋之哨騎有至近城者
文德以單騎衝突賊頗披靡儀真之人恃以為命比
其提兵去真人心為之駭沮以良將之去留關係一
城之休戚委非細故并乞睿照

奏論本所團到流民丁壯攻劫鞋寨屢捷置制
司忌嫉興謗等事

照對臣昨緣去歲鞋寇侵犯淮東界分有流民團聚
誰何者鎮江節制而本所乃總領浙西江東淮東財
賦之司非沿江制司所得而誰何也本所以其施
行替戾付之不關而制司含怒不已乃選造張公凸
提督團結官齊敏等所申請時暝生事作過而所指
元無實迹不知時暝既在鎮江府供職縱有作過之
人且非時暝之罪况實未嘗有作過者而欲以汙時
暝可乎照對自去冬以來沿江州郡流民在在充斥
當涂幾四十五萬鎮江府亦不下數萬建康數多於
鎮江府而少於當塗當塗及鎮江府並未開有生事
之人而建康府境內流民所在為梗如挑紅則有劉
俊三千餘人與路鈴華贊鄉兵總首楊玉等交戰殺

傷相當如東陽則有解十三等千餘人與鄉兵總首薛師魯等殺傷相當如西沙則有顏文煥等總火焚劫雖制司官莊財物米穀皆爲一空其他村墟聚落土人流民相戕相殺不可數目所至流血此皆具有實跡行路之人皆能言之非流移之民在當塗京口者獨當制在建康者獨不可制良由制司所差兵官不識事勢或奪其財物或取其稻穀或汙其婦女或辱其衣冠流民心不能平遂以兵應制司並不敢究問亦不敢申明朝廷何獨於無過之時輒而加誣玷乎此皆臣不合勇於體國於建康境內團結丁壯攻劫鞋冠以致制司愆怒而時輒遂爲水蟹池魚臣實

建康府境內本所杜真沙上侵斫官蘆本所遂差官前去撫諭見有宗子時輒團到流民頭目不一沿江制司雖遣官招誘團結緣所差之人多係武臣但知倚勢作威乞覓搔擾畧不能以恩意撫納其時輒及以次頭目等人皆不肯受制司之令臣粗懷深遠之慮遂將時輒借補檄令赴總領所稟議其時輒聞命就道臣即留之鎮江不復令再往沙上所有流民却自行差官前往地頭彈壓措置團結並皆稟受約束即無一毫生事作過只緣臣以韃賊圍閉滁陽江面震動而制司所調兵船在滁河口菖蒲蕩等處屢爲韃賊掩去兵稍燒却船隻臣深慮事關利害雖其地

係建康界分而臣以王人統隸江東不敢坐視遂分
差膽勇兵將并於時暝元圍到流民內選擇精銳之
士時用小舟夜渡過江攻劫賊寨屢梟到賊首及捉
到投拜戶并奪到馬匹臣以其不足爲賊大勢輕重
不敢効近時一種欺罔之風張皇奏捷不謂沿江制
司自不能遣兵過江撓劫韜寇却歸咎時暝屢行下
鎮江節制司責問謂時暝斫到賊首奪到馬匹不應
不解制司而解鎮江府不知殺獲之人乃本所所遣
兵將而非時暝之人所用時暝圍到勇士乃出於本
所而非時暝之意奪到馬匹斫到首級乃係本所以
重賞致之而非沿江制司所可號令也沿江制司可

有愆何可自逭竊念臣一紀驅馳惟知下朴實工夫
爲國家撫恤軍民整葺武備實不善飾口舌以欺君
父誣同列今制司既過有申述竊恐上聞聖慮臣萬
不得已冒昧控陳所有時暝已蒙朝廷特補承節郎
添差浙西安撫司準備將領鎮江府駐劄見今在任
管幹久已不干預沙上事件仰乞睿照 貼黃臣再
照得當滁寇未退人心動搖沿江制臣又恐諸寨人
馬溯江西上謁督府於繁昌時建康界內諸沙流民
無不作過而西沙顏文煥等爲最其安帖者惟杜真
一沙而已文煥固嘗遣人結約時暝以次頭目人欲
表裏相應焚劫東陽以直至建康城外人民財物時

曠之徒荅以已受鎮江吳侍郎團結不敢隨從作過
文煥等之謀遂寢僅流毒於西沙而已今制司不思
本所密有功於制司而反以招時曠爲黷支離粉飾
上以罔九重之聰下以欺公卿百執事之聽臣實懼
焉欲望聖慈檢照臣以毋病請祠俾尋香火之盟不
任大願併乞睿照

奏乞賞功以興起人心

臣竊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是
知賞功罰罪且不可廢於平世而况多事之日乎照
得去冬韃爲不道既不得志於廬遂併力於滁時知
招信軍余玠親提精卒轉戰入青平戮力以赴滁之

十二世孫伯敬校閱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二畢

卷之二

急不幸師未達而滁潰賊既陷滁悉兵乘勢圍玠于青平玠極力拒守賊不獲逞乃以攻青平之師轉而攻招信之虛時適張子良叛於泗盱內外無援音信阻絕玠以為盱一不守則不惟青平不可保淮東門戶將遂蕩然於是不顧危亡復轉戰而入盱賊盡銳攻之玠盡銳應之臘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之戰殺賊無算賊乃引去玠被瘡幾以不支蓋去歲淮東却虜玠之宣勞衛社稷實冠諸將而未有以聞于上者雖玠昔爲白鹿學徒頗嘗聞道初不計功賞之有無然兩城士卒用命廩虜似不可無以示勸臣護餉東陲實以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爲職詎合敷陳欲望

聖慈特下有司詳酌施行庶幾有功見賞足以興起人心其於邊面誠非小補

奏乞令東閩兼領總司以足兵食

臣竊惟四郊多壘之日事有當通變者制總兩司之合是也四總在紹興間本宣撫司錢糧官秦丞相檜當國與虜行成遂創總領以代宣撫司錢糧官之職蓋欲漸收諸將之權以就和議故其策不得不出於此若今日事體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兵事方殷調度益急總所之權素不能行於所部則軍籍之盈虛戍兵之增減錢糧之當支與不當支皆莫可致詰不過憑受給廳片紙銷豁而已其間事體之掣肘移易之

扞格有不可盡述者此固勢之所趨非人之爲也故臣以爲總計併國之制司有數利焉以軍伍言之則缺額可稽頂冒可核一切冗濫可攷以錢糧言之則利害自切於其身戍兵之可減者減生券之可省者省州郡將師有所憚而不敢妄取受於給廳有所憑而不至受制於州郡將師以至糴買糧草可以督責不時借兌可以那融綱船往來郡縣決不敢差踏綱米程限巡尉決不敢稽違凡有行移自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其與總所之自爲總所難易之相去殆不翅萬萬倍矣臣愚欲望聖慈妙酌時宜參用舊典將淮東總領所職事就令淮東制置大使司就行兼領

其於足食足兵安邊固禦之計實非小補臣非欲藉此以辭繁難亦非與制司別其異同以此嘗試朝廷實以兩嘗護餉親見制總事宜莫便於此是用冒昧奏陳 貼黃照對歲在癸巳護餉西淮嘗攝汳江制置臣以兩司事體自相通融半年之間爲總所省生券錢二十餘萬貫米二萬餘石此臣已試之驗非臆度之說也况近年以來如湖廣累以制臣兼總今孟珙亦然嘉定間岳珂爲淮東總領屢兼淮東制置制總互兼其來已久今三邊卒未有解甲之期而淮東制司調度亦自不給若令并領餉計亦可使之伸縮進退得以自如實爲邊閫之幸并乞睿照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三

明

汝州

明汝州守十一世孫詔相編梓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洲平江諸處防拓內外

嘉熙三年

照對臣一介庸虛猥叨選擇建閩浙右千里邦畿固
以鎮靜爲第一義但據諸處探報鞋賊今歲入寇蚤
於常年而窺伺淮東之意尤銳以形勢言之通州警
則平江急揚泰警則江陰常州急真揚警則京口急
而海道不虞之慮又不預焉以口岸言之則通之狼
山可以渡平江府福山揚之柴墟可以渡常州魏村
泰之石莊可以渡江陰軍申港而支流泝港可以橫

截徑渡之處又不預焉凡此要害之區舊雖隸松江制司然叅以松江制司去歲具申密院公牘備述江防布擺之詳止謂以達康爲下流當塗爲中流池陽爲上流而京口毗陵平江嘉興江陰五郡無一畫及之則折柳之防豈惟浙郡未嘗措置雖松江制司亦往往窘於事力之褊短有不及措置者矣夫以積久無備之數州而有上下數百里江海之憂責警急之際固未有無兵而能守者也而臣科料所部軍籍以言乎步軍則鎮江都統司元額計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九人開禧間胡海之變盡招其徒爲軍曰敢勇曰精銳曰武鋒通一萬六千人屯駐維揚嘉定間賈涉

在淮東鎮江諸軍之戍淮東諸郡者四千三十有五入涉申聞于朝就令移家永戍於是都統司之軍其去者已二萬零三十五人矣續因江淮諸郡競欲募軍朝廷又割都統司之額以與之揚州曰強勇軍五千六百人淮安州曰左右軍一萬一千人淮陰縣曰水軍江千人泗洲曰歸附義士軍一千四百二十一人青平山曰雄邊軍一千人瓜洲曰防城軍一千二百四十七人鎮江曰水軍五千人通計三萬二百六十八人於是都統司之軍其去者共五萬三百單三人矣其在寨者僅不過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人而又有歲戍淮東諸郡縣之軍計四千九十三人係於

在寨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人之中選其強壯以供
征役於是實在寨之人纔及八千餘人而老弱者
在焉疾瘵者在焉諸色合千人以至倉場庫務職掌與
夫軍期擺鋪應干差役皆在焉於是都統六軍雖曰
元額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九人其實無一人可以爲
江南警急之備矣此步軍然也以言乎水軍僅有鎮
江五千人去秋臣始上事即加閱視密記其人物堅
壯可以出戰者極不過五百人餘皆疲瘠脆懦纖細
短弱一指可仆決不能於警濤巨浪之中飛戈走戟
擊刺如神此皆三十年之積弊既不堪戰鬪又不可
汰遣惟可於江之南守寨柵張旗幟而已外此則許

浦一軍見管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六人而戍淮東者
二千二十五人戍峽州者千人戍鄂渚者五百人戍
金陵者千人運淮西糧米者二千九十七人諸雜巡
邊防把差使窠役又千餘人其在寨者止二千五百
四十人而老弱疾廢亦且三之一矣如澈浦金山小
小軍分合而計之其在寨者通二千六百餘人而老
弱廢疾亦且三之一矣夫以三輔之郡蔽遮行闕而
上下數百里江海之間所恃水陸大軍單虛如此况
積安久玩之廂禁卒平使天祐國家虜馬不至於飲
江猶之可也萬一果如叛臣宗雄武金之才輩之虜
之計則江南之事豈不甚岌岌乎竊攷韓世忠制置

浙西以八千之旅邀窘兀木於金焦之下可謂以少擊衆以弱禦強然其所將皆西鄙勁卒身經百戰之人而又是時蜀有吳玠吳璘控制上流制湖有岳飛以又勝之軍虎視河洛加以帷幄之內區處得宜朝廷之上是非不僭人材錯立政治有章故時世雖危而實有善政不亡之證所以虜雖能過江不敢以江南為可有節節振起遂成中興以今準昔事體實難而况臣之非才統空虛無備之數州任上下數百里江海之憂責豈不重可寒心也哉區區欲望聖慈特發虜斷令本司令招萬兵內步人五千專招淮人屯戍瓜洲外以助維揚掎角之勢內以張江面虎視之

占據江面上游而遲至秋冬方自瞿塘以下歸峽道施黔以窺鼎豐出黎雅以瞰交廣乎使彭大雅陳隆之尚能立脚則此賊猶有後顧之虞若二帥或音問中絕或奔迸東下則臣之所料恐將十中七八今屈指日力自一月以至七月僅有半年如救頭然猶懼不濟若復視以為安則天下之事自此恐有不可諱者矣謹條畫如左須奏聞者 一孟珙自其父宗政積有威惠於襄漢之間而珙深沉寬厚能得南北士心又過於其父謂更宜加寵任俾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使自八月以至二月則移司公安自三月以至七月則回司鄂渚蓋賊方有窺伺湖南之意非并

湖南北合為一司存使任防托之責則又致互有抵牾若岳陽雖亦係上流然處大江重湖之中可以虎視而難於調遣惟公安北可以應接江陵西可以應接歸峽當道里之中為要衝之會宣司駐足之地無以易此仍乞朝廷多降金銀錢帛俾其得以展布蓋上流存則國存上流破則國破當傾竭事力以救之非平時比也 一鄂渚而上既有所付託其次則莫重於九江金陵相去千四百里雖鞭之長豈能及於馬腹謂宜仍割沿江制置副使於九江就兼江西安撫使除鄂州外凡前日副閫所隸之地仍屬焉所有元來副司財賦却令督府撥付沿江京湖兩司蓋

京湖既有湖南一路可以通融則沿江副司財賦亦可以不專仰矣九江守臣董魏洪毅忠壯有託孤寄命之節因加任使决能稱職 一天祐中國蠢爾小夷固决無侵越內地之理然慮事寧過圖事寧豫自施而通豐有禁山三數百里土豪田向二氏世為朝廷主此山宜優加獎錄設有侵迭而至鼎澧則前有長沙之湘江又設有侵迭而過長沙則前有江西之章江二江雖非大江之比然亦未易倖渡皆當豫為防托 一辰沅靖三郡皆有蠻人勇悍善鬪亦宜於三郡土人中擇有志之士散入諸蠻以恩賞結其蠻帥若圍得數千人亦可為緩急一注之用 一韃之

為害猶曰外憂而內憂之最急者則流民是也去歲江東區處失宜列罷村墟井邑莽為焚劫之場後雖不得已而招之復忿其前過誅殺其頭目數十百人使今冬韃復猖獗則此曹又又騷動若仍有團聚作過之人豈復更可招撫此腹心之大患也臣以為流民與其處之江南而得所不若處之江北得所之為愈今連年兵革所喪亡饑寒所殍死其存者蓋已無幾臣切見安豐之六安山聯接光舒蘄三罷境界周廣八百里兵法中所謂天關天牢者此山是也其間生之物及攻戰之具無所不有今尚有殘民萬數皆堅耐百戰之餘盤據於其中臣以為宜升六安縣

為軍擇人為守置司其內凡光舒蘄附山之縣皆據而屬焉使自擇令長仍從朝廷給錢五十萬緡米五萬石使為守者舉淮北流徙之民凡屬強壯盡誘之入山俾合為耕戰它自經理就緒不惟可以壯淮西之勢塞韃賊之衝而又可以寬江南之擾實為數利仍乞擇淮士二人為刑獄常平使者置司滁和俾任責往來同共措置年歲之間必有成績 一安慶府蘄州既經殘廢之後見移治沙洲徒有州罷之名無益於事而於流民一節多與九江池陽兩罷施行之間互有抵牾於事體不便謂宜令九江守臣就兼提督蘄州移治兵民公事池陽守臣兼提督安慶府移

治兵民公事其見屯泊之沙則令兩郡守臣就擇通暢武臣一員充各州鈐轄兼主管各州移治兵民公事庶幾事權歸一其於處置流民關係不小 一多事之際如湖南福建江東西兩浙東西皆當團結民兵以為緩急盜賊之備然須各路委之賢明鑑司庶可不擾而辦 一浙東福建民船其可用者甚多常年以應官司者不過具文而已謂宜令浙西向上監司兼提舉兩路民船公事使之自擇土人措置團結以備緩急之須 一浙西沿江沿海一帶亡命剽捍興販公私之人謂宜稍破拘攣所屬官司令作措置團結庶幾緩急之際有調用之利無嘯聚之患專人任責得人自然有益無損

奏論平江可以為臨幸之備

竊見錢塘建都百有餘年以陰陽言之全籍海門異水早晚兩潮今沙漲潮塞未及非天啓國家以轉移之機大有為之會也况諜者所報多云韃賊為窺湖湘之計萬一不幸設有踈虞則去行都止隔袁撫衢信而已臣以為平江地勢寬闊物產富厚他日或可為臨幸之備蓋南斷長橋阻松江北決江湖之水以斷毗陵之路則不患無形勢因三吳之饒則不患無穀粟團江海亡命則不患無兵而又去江上不遠可以係屬人心收召豪傑有進之形無退之迹欲乞試

入聖抱預作區處臣年來百病纏綿心力殫竭自度無用於世已三上祠請惟是忠君愛國之忱不能自已苟有所見不敢顧忌諱而不言區區無任拳拳懇切之至

內引第一劄奏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則無以求亨通之理嘉熙四年

臣一介庸虛仰蒙聖恩俯錫召綸旋加親擢獲奉穆清之對敢盡責難之恭惟睿慈垂聽臣聞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艱屯之時遇君子所以經綸其大業也又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是蹇難之世非反身修德無以自濟也又曰困亨是困厄之中

有亨通之理也厥今事勢陛下既自熟於聖心矣披猖之虜如蠹旁蝕而四肢已斷流徙之民如疽方結而腹心可虞耗者衆而粟力竭出者多而褚力竭行伍咨嗟市廛誹議怨氣上干極為今年之甚怨聲下徹極為去年之潮此其為坎盈之屯艮險之蹇與澤無水之困蓋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矣然而此正陛下經綸之日反身修德在困求亨之時也特未知所以應此者何如耳夫水漂而火焚之盜迫而隣侵之當此之際未有不重足而栗擣心而悲者也俄而責育過焉則嘻笑赴之而懦者皆起夫血氣之勇猶足以勝危懼而當禍患况勇於義理而以帝王之位行

之乎故夫有土不可以為貧有民不可以為弱有慶賞刑威則不患不能奔走群動有利勢操柄則不患不能旋幹萬為少康興於一旅句踐伯於一棲燕以千里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何相遠若是哉大抵自古未嘗無大壞極弊之時亦未嘗無扶衰救病之術其或乍仆而忽起寢微而終否者全在時君世主之勇不勇而已天下之至不勇者莫若秦皇漢武惟成湯為智勇文武為大勇蓋剛者君德之體健者君德之用自剛而克由健而發是之謂天德之勇乾以靜專坤以直大皆是物也陛下寬簡如堯克勤如禹柔恭如文王可謂有帝王之資惟在克而用

之耳用之莫先於去心過何為心過一曰欲二曰慢三曰欺且天下之事極矣惟天回則事可回而此三者之過乃所以斲天理褻天威而怠忽天命是故有欲心者與天為二矣有慢心者不知有天矣有欺心者則又以天資口耳而不以天事身心矣陛下於此用吾勇焉如刀斷絲如隄截水微去之漸去之頓去之以至於盡去之則三者之心雨晞霧散而清明見矣何憂乎潮汐何畏乎彗孛何患乎回鞬困之能亨蹇之自反屯之經綸孰有妙于此乎臣請復述前聞以贊陛下之勇我太宗皇帝之端拱二年六月彗出東井之積木日見東北夕見西北歷右攝提閏三十

日至亢乃滅其後大觀四年五月彗出自王良造父
歷閣道入紫官于帝座二十餘日而滅我仁宗皇帝
之至和三年七月連雨不止水入國門滄浸太社破
缺城垣城外塚墓皆遭漂蕩其後宣和元年六月積
水暴至迨近都城漂沒人民廬舍夫去年之潮今年
之彗其與先朝何異然端拱至和不過一時之災而
觀宣和之後其事有不忍道者陛下將何鑒哉臣不
勝憂愛之情惟陛下財幸取進止

內引第二劄奏乞遴選近族以係屬人心而俟
太子之生

臣仰惟皇帝陛下發祥藝祖繼體寧皇以歷數攷之

中天再造蟄蟄繩繩實當陛下弧韜屢應七鬯尚虛
陛下雖有詒謀垂裕之永圖思欲為社稷萬世之至
計而猶豫虛徐未有贊其決者非所以申固天命係
屬人心也按祖宗故實甲觀未期則遴選近族前星
既協則歸奉宗藩真宗皇帝六年適有周王之戚即
取宗室子養于宮中及仁宗既就外傳則宗室子亦
歸邸矣濮安懿王是也明道元年仁宗皇帝聖壽二
十有二而安懿生子又數年亦取養于宮中其后后
宮多就館者而王子乃還濮邸用前例也昭興五年
高宗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未有子且謂
自有國朝故事蓋導迎景貺填壓群疑事體得宜意

慮及遠此實累聖大公至正之度非若漢唐叔未諱
護牽制之為也夫以仁皇春秋甫二十三高皇春秋
甫二十九真皇即位之六年亦少陛下之兩歲而長
慮却顧皆若此陛下寧不以祖宗之心為心乎前古
轍迹載在簡編多以倉卒之間稔成衰亂之證可為
永監故臣深願曲留聖慮特采舊章博求小宗必有
岐嶷少遲綠車之出以俟朱邱之還百世本支萬年
基緒實係於此臣驚下雖不能為皇祐之司馬光亦
粗為紹興之婁寅亮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臣至愚極陋仰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猥加拔擢疊

組兩部兼領神臯蓋嘗蚤夜而思竊以為才有短長
時有艱易物有盈虛如臣之才使之撫摩百姓則粗
可勉竭使之發姦摘伏則非其所能矣使之驅馳外
服則粗可勉竭使之彈壓衆大之區則非其所能矣
使之持法守奉理道則粗可勉竭使之酬應人情周
旋世態則非其所能矣此所謂才有短長者也歷參
時變載攷京邑禧泰之際艱於乾淳寶紹之時艱於
禧泰端熙以來其難又非昔日之比矣陛下異時擇
牧率皆八面䟽通之士猶懼弗濟況臣迂愚鈍拙與
物多忤者乎此所謂時有艱易者也米乃民之命脉
而苦於直之湧楮乃民之血脉而苦於直之低四民

之道俱窮百物之產不繼談河不可以止渴盡餅何能以充饑此所謂物有盈虛者也重惟本朝上以文明啓治功下以儒雅成習俗凡投身簿書獄訟之間甲兵錢穀之內縱使學者亦貽俗吏之譏先帝朝徐誼徐邦憲號一時名流皆嘗尹正京畿先臣某實與之為友每以書責之謂非秀才所當做官職臣以聖意堅決聖恩深厚未免冒清議違先訓勉服威命惶懼就職雖欲刻苦奮勵圖報萬分然際時之難適事之極恐決無以仰副陛下選擇而使之之意昔趙毋指括之又敗以全其宗臣有老母預乞聖慈曲軫危惻他日姑從薄罰不為親憂臣無任隕越懔祈之至

取進止

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糴

臣一介迂踈猥叨親擢典神臯頃者錫對便朝恭承玉音以錢楮為第一義臣祗服訓詞不過宣布陛下德音志慮於衆而臣民億兆皆昭知陛下憂勤懇惻之心靡然聽從錢既流通楮亦增重目前市邑粗免蕭條急迫氣象然臣反覆過計以為此特制之於其末而已譬之流水曲為隄防使不傾泄故可以成一概之功若不濬其本源俾之江洋浩渺不幸一隙不牢隄防稍決其涸可立而待臣實未知其所終也本

源者何救楮而已朝廷亟思所以救楮則百物之價
便可以損三分之二而其最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
之糴事以朝廷和糴言之則可以寬國計以閭閻日
糴言之則可以寬民生夫古今未有石米之直為緡
絲三四十千而國不寤民不困天下不危亂者也臣
以為天下大變大故猶有自定之理若財殫粟竭不
起而圖之則決無天雨財鬼輸粟之事書曰弗為胡
成厥今事勢本末盡至於不可為而君臣上下似欲
以不為僥倖鎮靜之名安平之福臣不知其果何說
也况朝廷帑藏之儲已浸浸乎里巷富翁之不若更
三四月邊塵一驚周章四顧不審執事者將何以為
陛下計乎臣憂心如擣惟陛下與二三大臣速圖之
宗社幸甚取進止

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

臣聞天運有吉凶之相推世道有陞降之相易當其
會雖聖君不能違值其厄雖治世不能免亦在於小
心兢業而已矣臣竊觀比歲有火有潦有風有潮然
而未有彗也未有蝗也未有旱也乃今踵見於一年
之間浸淫于數月之久衆目恐怖而竊議四鄙枵竭
而坐完田野焦枯而莫耕河港斷絕而弗濟不惟南
畝之入杳無望期抑使太倉之輸餽有滯積是自此
歲以來極咎證之備叢沴氣之多未有今歲若也臣

俯察物宜仰稽造化竊以為有氣數焉非人之所能逃也有人事焉非天之所不能預也臣於是求之國史蓋國朝自膺大曆服至于咸平之二年三年始得庚子辛丑自是而為嘉祐之五年六年自是而為宣和之二年三年自是而為淳熙之七年八年考其年求其故不有天變又有天災不有天災又有孟則蓋二者皆火之仇土之舍也仇者得志旺者告病是亦陽九百六之會與是故天狗隨於西南慧心纏於星宿日食地震淫雨大水禁衛為盜民多流亡嘉祐之庚子辛丑然也大陰熒惑屢失其度旱暵雨潦相繼為災湖南則曰旱勢未已廣德則曰旱災異常嚴之雨

以十餘日越之潦至八萬淳熙之庚子辛丑然也而其甚者咸平則王均僭蜀宣和則方臘盜浙計庚子辛丑之間二方之民死于盜死于兵者各以數十萬計夫以真廟之恭儉仁宗之寬仁孝宗之憂勤雖不幸而當此氣數之交要亦幸而當此聖明之世是以因災而慄慄隨事而孜孜群臣盡言大臣盡心州縣盡力此其所以終保有咸平嘉祐淳熙之盛時而不至為宣和之庚子辛丑也宣和惟其不然也故禍作而政愈疵變形而人愈繆凡自古所謂與亂同事者不極不止而氣數盡矣向非高宗以一旅興于大江之南則九廟之祀未知所屬也今陛下又不幸而逢

庚子辛丑之氣數姑舍咸平嘉祐而槩以淳熙陛下
 有淳熙之憂而治不如大臣有淳熙之枋任而協同
 不如州縣亦淳熙之天下而事力不如至於財殫粟
 圓錢弊楮窮強敵憑陵驕卒桀傲梁益倣擾襄樊淪
 亡人心動搖國勢兀捏此又淳熙之所盡無而今日
 之所備有也若上下勤恤君臣克艱汲汲皇皇常若
 亂亡之迫其後萬一國尚可為民尚可保不然天與
 人莫之通人與政莫之省帝怒巨測世數難回臣恐
 均膈之奸將有伏於草莽饑寒窟者同時而出其或
 邕廣有一隙之虛施黔有一罅之漏江沱有一縫之
 缺饑氓為流民之導流民為賊寇之導不知浮脆之

浙豢養之京師將何以禦之乎臣聞未病而服藥者
 上也當病而服藥者次也今不得而服未病之藥矣
 臣請勉其次者臣初聞醫國之方於經傳最速於見
 效者其藥有三一曰脩身二曰用賢三曰畏天服此
 藥者又各有戒脩身之戒在慾用賢之戒在讒畏天
 之戒在欺持此戒者亦各有法欲節慾莫如剛欲遠
 讒莫如明欲去欺莫如敬陛下非不服此藥也亦嘗
 守此戒以待其效歟陛下非不持此戒也亦嘗由此
 法以防其决歟禍福同行安危共轍宣和淳熙相去
 一間女真蒙鞞非有異人禹戒舜曰無若丹朱旦戒
 成曰無若商受舜與成不為忤禹與旦不為訐蓋君

子之立本皆出於天地之大義期於以一念之真切相成以萬世之譽聞相保上非冀其容悅下非希其寵利一於道而已已矣臣誠不忍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而侵侵於不可為之地天人之證日異國家之事難言是用罔避忌諱俯伏陳露庶幾少啓陛下瞿然惕然之思而先自三者至心行之然後申勅二三大臣惜分寸之光陰以圖回實政采軍民之公論以布置人才最急者莫如食其次錢幣若流民盜賊夷狄皆當視以為及至之憂無可疑之患如在火焚水溺之中求為脫一生於萬死之計庶幾猶可及止也咸平嘉祐淳熙之庚子辛丑不可望矣宣和之庚子辛

丑可復蹈乎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奏乞遵舊法收士子監漕試

臣頃在仲春恭覩明詔嘉慶曆元祐之詞章樂乾道淳熙之儒術思得賢能之士上追盛時有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有司之事也大哉王言所望於興賢與能者厚矣竊意廷臣又能上體聖心開寬裕之路畢臻衆俊迺旬日以來所聞特異卿大夫士咸謂新令具嚴雖親子孫親弟姪合牒國子監試者於保官二員外更用局長保明以此各懷疑忌重費料理將遂遺其骨肉之親歸就里選至如四方士子或為監司守倅之客及親者則謂舊法牒試既不可復今又罷

寓試而行附試附試取人至狹皆欲弃科舉而不應
詔臣竊惑焉何前日詔旨之廣而今日法令之密豈
陽欲求之而陰實沮之也臣竊惟國家之事惟當以
祖宗成法為重法苟未為極弊不又自取多事可也
况取士之要不過在於得人得人之方不專在於用
法令也舍先朝之寬博用新令之感狹所以待士者
其意已薄則慶曆元祐乾道淳熙之盛美尚可得而
望哉臣竊觀紹興十三年指揮文武職事官本宗同
居五服內并異居大功以上親釐務官文臣京官武
臣朝官本宗同居小功以上親并許牒赴國子監取
應乾道淳熙以來並遵此令嘉定十二年雖曾親立

武臣只牒武舉之前至陛下即位悉仍紹興乾道淳
熙之舊法簡意寬寬魚飛躍柰何今日乃束縛而感
狹之也臣又觀乾道重脩貢舉令諸在京職事官文
臣監察御史以上武臣職事雜壓在監察御史以上
者並牒門客一人赴本路運司收試至於監司之客
與親聽牒隣路守倅之客與親聽牒本路皆由妨嫌
所當避互初非優異故為名色自端平增貢額而監
司守倅門客之試罷夫意其非客非親之冒牒而併
廢其實親實客之當牒亦豈良法爰至今日既不盡
復又不盡罷亦徒為多事而已臣典司浩穰豈皇他
郵然念班添法從職與經筵於朝廷之事皆所當言

用敢列紹興以來之明令述寶慶初元之盛心仰望
陛下亟頒睿旨悉還舊法內而監牒凡屬同居異居
小功大功以上親者只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外而漕
牒凡屬門客姑姨之親者亦如用牒官保官狀收試
厚以待卿大夫而不又逆其詐寬以待天下士而不
又多其防庶幾聖度開廣同符祖宗與近者賓興之
詔昔始不相違用此取士所得又多其有不顧清議
或為偽冒事覺之後並以條制坐之在上得體在下
無辭是亦祖宗用法之意 貼黃臣竊見嘉熙元年
大臣奏請創行寓試凡卿監郎官監司倅之門客及
姑姨之親同宗之子弟與游士之不便於歸鄉就試

者袞同試于轉運司以四十人為額雖其中式有實
係門客姑姨之親者不能無嫌猶不失寬大之意祇
緣得廢待補以致次年分路補試耳目不及所取淆
雜遂為論者所疵竟罷今舉寓試以臣鄙見陛下如
未用臣言盡復紹興乾道淳熙之令且照嘉熙元年
新令放行寓試却仍舊法復取待補亦自甚便但於
內有府學諸生月書分數類申國子監者三年在學
實為辛勤合與比附大學教養之數令項考校少增
其額以示優異庶於不均齊之中乃有至均齊之義
併乞睿照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臣竊見京都前日之慮有三其最見錢之溢臣雖防之使不泄誘之使不藏然實仰託陛下威靈善良聽命姦豪屏迹錢陌頓還於舊觀市井不至於蕭條此臣之可籍以逃責者一也其次潮汛之衝臣雖增岸閘高補隄圯壤添築子埂旁護新塘然實仰託陛下威靈海門之淤既決汴澣之沙浸生舟行西興潮復故道此臣之可籍以逃責者二也其次風燭之虞臣雖立為規模粗可防弭然實仰託陛下威靈熒惑順軌祝融避舍當此連月之亢旱曾無數家之燎延此臣之可籍以逃責者三也乃若深懷保抱之情不敢少負芻牧之責弛關市譏征以通商賈之路蠲殘零

苗稅以惠田里之氓沿門借本以甦經紀之細民創庫損息以便典質之下戶散之藥餌以療其疾病給之棺槨以周其死亡強者免攘奪於街衢弱者少枕藉於溝壑至於安富所以恤貧時寬敷糶之期祈請補糴之數零替者減放困削者蠲除荷朝廷之響從覺闐闐之騷動凡可極力所至莫匪以心求之惟有百物之時直未平良由四方之會陌浸落此非朝廷速行措置無緣郡縣可以轉移使內外之楮價相登則都邑之物價自定此則廟堂之事匪獨微臣之責矣惟是臣於夏五初對便殿之時固已知神臯非臣可以立足之地蓋至今日漸驗臣言伏望聖慈哀憐

俾令速歸田里啜菽飲水永戴賜於堯天全身保家免貽憂於括母仰祈睿照

奏乞守本官致仕 淳祐元年

臣近嘗再具公牘辭免新除恩命仍乞掛神武之冠以補過愆以消災咎方屏息以俟俞允之旨忽傳西掖見上繳章臣竊伏惟念政使朝廷軫念簪履之舊欲全護於施行之間此尤臣之所大懼也臣至愚極陋載念先臣某在乾淳間親接諸儒之脉所師者文公朱熹所交者彭龜年樓鑰黃度楊方楊簡袁燮柴中行皆一時大老嘗提耳而命臣曰士之為士當明君子小人之朋若得罪於君子則終身不可立於天

地間矣臣泣而識之不敢忘今夫近日之攻臣者皆君子之巨擘也夫既得罪於君子之巨擘則必其積尤稔或有不可進於君子者矣豈惟終身無以自立於天壤之間他日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再三思之惟有納祿公朝歸伏先臣之墳墓庶幾藉畚退之一節少洗平生之玷以不終得罪於君子而他日尚有顏面可見先臣於地下也兼臣身病日增無復生全之望親年愈邁當為終養之期雖貪慕於明時實怵迫於私計是用不避三瀆之誅哀籲君父共望聖慈察其戀主之心雖切而守身之義尤急報國之志雖堅而辱親之憂尤大特放睿旨容臣守本官職致仕

臣仰瞻闕庭無任懇切請禱之至仰乞睿照 貼黃
臣竊惟近年以來國家可謂多事然而元氣尚充外
邪不得而干犯者特在於朝廷能重臺諫給舍之職
而為臺諫給舍者能各自盡其職而已蓋臺諫給舍
之職舉則紀綱立紀綱立則元氣充元氣充則外邪
不能入此端平更化而後陛下躬攬大權之明效大
驗也臣一介孤拙昨臺諫劾之而朝廷曲為之全護
是以臣而屈朝廷之紀綱一矣今中舍繳之而朝廷
又曲為之全護則是以臣而屈朝廷之紀綱再矣以
區區螻蟻之身而至于重屈朝廷之紀綱切恐通國
之人凡知臺諫給舍之權當尊凡知朝廷之紀綱當

立皆以臣為口實矣以區區螻蟻之身而通國之人
以為口實則是朝廷所以全護之者恐適所以益其
疾而重其咎臣實隕獲憂懼不知其死所也兼臣猶
憶去歲八月二十有一日臣輪當進讀之餘入劄子
丐罷陛下宣諭以為徐熒叟彭方適有疏論卿臣遂
奏云臣罪過山積招致人言上累陛下知人之明乞
即行斥逐陛下復宣諭云卿豈可便去已諭熒叟方
令卿免兼臨安府二臣已無他說卿可安心臣又奏
云此雖出於陛下保全之恩然臣於進退之誼只當
便去臣只今出關謹下殿辭謝臣繼即出錢塘門以
待威命本擬是日迤遲前邁却緣臨安職事又非他

官之比未免小駐書押財賦文字牒往以次官交管
次日忽蒙陛下特遣天使宣押臣赴部供職臣以君
上之命不敢固拒於是暫入國門盤旋匠監以示眷
戀闕庭之意旋上奏疏乞行臺諫之言以正朝廷之
體統而臣繼出北郭矣復蒙陛下畀以舜閣之隆名
寵以稽山之會府臣是時即欲掛冠以謝清議又恐
涉孟軻悻悻之戒故遲遲半載適叨三山易地之命
方敢述引咎悔過之情伸納祿謝事之請蓋自始至
今未嘗敢以私情干求陛下之官職破壞朝廷之紀
綱此不惟立身行己之當然而臣備員法從其於國
體誼當相與保惜扶持也今陛下之曲加聖造一再

全護者不過以臣昨者備負尹正實以勉奉聖意非
出臣之本心而陛下實有此除出朕親擢卿不須過
慮之訓故陛下有不忍施行者耳然自古聖帝明王
之運動天下駕馭人才惟其至公而已已以為可用
而用之物論以為可棄而棄之此其所以為至公也
陛下雖加之委曲全護然臣恐重拂國人之論而使
臣益深據蒺履冰之惧臣是以焚香東望復此奏陳
欲望聖慈以斷恩義特賜夬決容臣掛神武之冠以
自循省庶幾少救東隅之失尚及為聖世之全人是
乃陛下所以保全之大者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
蓋大人者指大人君子而言也大人君子之好惡實

與天命相關臣所以畏大人者即所以畏天命畏天命者即所以畏陛下臣請詞竭盡惟陛下監察并乞
睿照

奏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
淳祐六年

臣憂患余生久蟄山林榮望已絕迺者陛下孟冬之吉晨謁原廟夕灑宸奎在列諸賢以次登進而臣亦復與黃紙除書之目上恩深厚勉造闕廷適以仲冬對敷便殿維是月也於辰為子於卦為復蓋聖人所以著三才參合之妙而開萬化新美之機臣方學易用敢推詳其旨以為入告之第一義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之所賦者性也性之所具者善也夫苟率性而行正亦何暇於復惟其有形體而氣稟枯之有氣稟而嗜欲乘之有嗜欲而境物誘之不能命五官而命於五官不能宰七情而宰於七情於是始有惡焉與善而對立惡寢滋而寢長則善寢蝕而寢微然惡雖滋而本無善雖蝕而本有一息之覺天理畢呈寸隙之光人偽俱喪譬之重陰固沍而一陽萌蘖黃鍾動葭灰飛而氣應井泉溫荔挺出而物應生生遞續化化不窮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人心之心也天地之心以動而復者也若動而遽止非復也周文之繇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此言天地之復又至於二陽三陽之朋來而為泰四陽五陽六陽

之朋來而為乾然後為復之全功人之心以知而復者也若知而屢遷非復也孔子之贊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言人之復又如顏氏子之過而又改改而不貳然後為復之全德以復之全德而配復之全功其斯為聖學之功用歟自昔時君世主固有昏冥顛悖迷而不復終其身亂亡相尋者不足言亦有乍明乍晦復而不悔復而不終以一人之身而自為始亂者不又言其善於復者臣於商周得二君焉成湯宣王是已成湯自制心檢身之復以達于顯忠從諫官德賞功而極其効為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則以大事小之耻復

矣宣王自側身脩行之復以推于受箴納誨任賢使能而極其効為六月之北伐采芑之南征則以夷狄侵中國之耻復矣惟其復於義理而不渝所以復於事業而不爽詩書所載粲然光明恭惟陛下緝熙統將日與羲文周孔神游於千載之上特不知陛下亦嘗體認於復之義否乎夫初之不遠復觀省之功也五之敦復持循之力也觀省之功知及之者也持循之力仁守之者也且夫甲午改紀陛下之一復也然制於身心而達於天下國家其本末猶是也是陛下之復未固也甲辰改紀陛下之再復也至是陛下春秋盛矣孔子四十而不惑孟軻四十不動心曾參五

十而心化遽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四十
五十之間聖賢以為成德之候然則陛下今日之復
其可以不固乎凝然其正湛然其明為陛下心之復
得毋有欲以便僻側媚蠱吾之復者乎國又有副愛
惟其親為陛下家之復得毋有欲以遷延猶豫滯吾
之復者乎於而之於國之於天下君子復於進矣凡
以陰讒密愬而貳其復者當察也小人復於退矣凡
以通神使鬼而捶其復者當察也紀綱復於振飭矣
凡以徇私係累而蠹其復者當察也政事復於寬大
矣凡以煩苛細碎而殘其復者當察也以至民之未
復於富庶如之何撫摩培植以要其復歟兵之未復

於盛疆如之何整齊教訓以求其復歟財用之未復
於殷阜如之何裁制均節以臻其復歟境土之未復
於規恢如之何經營布置以底其復歟由一念之復
而求證於庶事之復因庶事之復而求端於一念之
復內與外互觀知與行並進如是而陛下不為堯舜
之君天下不被堯舜之澤臣未之前聞也不然復於
暫而未又能復於久復於名而未又盡復於實君以
已復為足而不以行健先其臣臣亦以已復為足而
不以健順承其君剛來而有往之機道升而有降之
漸危心易放正氣難持既無以保復而彙進於六陽
安知不反復而驟決於一陰乎不可留者光陰不可

料者世變然則天下之事豈堪頻復哉臣不勝惓惓孤忠取進止

奏論君子小人進退

臣前既推明復之義以條列復之事矣竊以為事之最切於今日者君子小人之進退是也蓋君子之當進與小人之當退自昔人主鮮有不知之亦鮮有真知之知不真則行不力故君子常屈小人常伸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臣請得以究極其說且有虞之盛際臯夔稷契之所為非共工驩兜也有周之盛際周召毛畢之所為非飛廉惡來也終始一威公也管仲輔之則治湯牙輔之則亂終始一明皇也姚崇宋璟

輔之則安李林輔楊國忠輔之則危此君子小人之用舍關治亂安危之明驗者也君子如青天白日小人如陰霾晦霧君子如祥麟威鳳小人如乳虎蝮蛇君子如古栢喬松小人如叢棘蔓刺君子如圭璧小人如砥礪此君子小人之氣類窮天地古今而異趨者也君子以義合小人以利合君子得君則務正救小人得君則務詭隨君子出處徇道小人向背徇時君子明白正大則其勢易踈小人迂回屈曲則其勢易親君子無利口言或不達其心小人有佞舌心實不副其言君子既退則身安山林雖使之終老無所憾也小人既退則眼穿朝市凡可以自售無不為也

此君子小人心術又審觀詳察而後見者也共惟陛下有天稟之聰明以照物有日新之學問以揆物有神運之勇智以裁物君子小人之界限陛下蓋真知之矣然臣猶願陛下守此之信如四時執此之堅如金石既以此斷君子小人於已往復以此驗君子小人於方來毋洩針芒開蟻隙庶局面有凝固之望而善類無翻覆之憂茅茹相連薪樵益富天下之事必有為陛下分其責者取進止 貼黃 臣聞古今人才以封植培養而盛以摧折頓挫而衰本朝嘉祐慶曆一封植培養也當時人物盛多氣勢翕合真可為子孫百世之用故雖更紹聖章厚之禍崇觀蔡京之

禍流竄死徙幾無子遺而餘休賸澤猶足開建炎中興之業乾道淳熙又一封植培養也未幾扶顛持危於紹熙之末秉節立義於慶元之初羽翼綱常維持名教雖更佐胄流竄死徙之禍而遺臣故老猶足為嘉定更化之須此陛下之家法也此者陛下奮發英武收攬大權海內忠賢無不萃聚於朝廷之上此正陛下封植培養以垂裕後昆之時也而近日二三小臣之去國固非雪霜之摧壓似欠雨露之灌輸臣不勝忠愛之心竊以為權在私門之時則言人主者易而言大臣者難逮權歸公室之日則言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故凡前日之專攻上躬者叛君父之小

人也今日之敢劇上心者愛君父之君子也陛下以此照臨百官則忠邪賢佞自無遁形而臣下之欲以名義風節自勵者陛下方將封植培養之不暇尚安忍一毫摧折頓挫之乎已去者東記欲去者挽留已來者愛惜未來者禮求此非特為一時計實為後世計非特為人才計實自為國家計惟陛下留神伏乞
睿照

內引第一劄論今日處時之難治功不可以易視及論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 淳祐九年

臣仰惟皇帝陛下臨政願治二十有六年非不仁如堯勤如禹立賢從諫如湯固宜階五登三澤被生靈功垂萬世而筭計見效不惟德禮教化日就頽闕允天下之事物莫不壅底扞格無一就吾之條理臣意陛下必有不快於心者矣推原其故夫亦玩於時而積至於時之難邪惟其難也則尤不可以易視之惟其不敢易也而後其難者可圖國朝自開基至於慶曆積德百年矣仁宗皇帝察天下之勢漸趨於弱欲一起而新美之時則有臣仲淹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論建雖廣異議乘之終於不獲展盡神宗皇帝逮事仁祖習聞祖道而又負智勇不世出之資粵從踐祚亦欲挈天下之弱勢一起而新美之時則有臣安石亦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學術一

差幾誤天下至今以為口實仲淹壞於人而安石自壞之此尚論國朝之治體者所痛惜也夫以二祖之聖明且當天下無虞之際猶不足以遂其大可為之志况陛下處時之難乎故臣以為不可易視之也一國猶一身也國家之不能無弊猶人之不能無疾病然今日之病不但倉公扁鵲望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烏啄狼毒病未又可伐而先以戕生臣知其決不可也借參苓芝朮可以養生之說以蓋其苟安姑息之實而聽疾病之自為進退臣知其亦不可也惟有酌溫涼之劑適宣補之宜圖其大而畧其小急其事而緩其功精神與榮衛並克腹心與肢體不悖則疾

其庶幾漸瘳乎此臣所以謂不可易視之也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為醫師博採衆益以為醫工使臣輩得以效溲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臣之幸也臣無任感恩激烈惟陛下財赦取進止貼黃臣竊見陛下銳情經術蓋嘗表章朱熹之四書四書大學其首也近時真德秀復著衍義一編久登乙覽大學之道明若觀火矣臣竊以為治國平天下乃大學之極功一章之中反覆數百言大抵不過賢才貨財二事而已蓋賢才見用則天下平賢才不見用則天下不平貨財不偏聚則天下平貨財偏聚則天下不平古今治亂安危之源不出此矣等而上之為脩身齊

家為正心誠意為格物致知本末先後具有差級蓋由正心誠意而至治國平天下屬聖之事終條理者也由格物而致知屬智之事始條理者也何謂格推而極之之義如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何謂致引而來之之義如語所謂學以致其道是也物物皆當格而天地人物為物之大天地人物之理無事而終窮而天地人物之跡有時而變化窮其理以玩其跡是為格物之大格來格去忽有覺焉是為大知而非小知是為自致之知而非強致之知致則至矣至則舉天下之外境萬種萬類皆不能動之矣舉天下之外境萬種萬類不能動之則意自誠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天下平皆安行而順導之者也臣頃年獲侍清光共闡聖訓謂向來嘗日用兩時靜坐夫靜坐者格物致治之階梯也故臣願陛下益守此靜以造於純粹之地純粹生高明高明生廣大道且在我矣而况事為之末哉尚何憂時之難為治之難濟哉臣不任願陛下為堯舜之君取進止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畧與晉同西北之夷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臣聞古語有云大福不再大憂不再此天道也又云福生於畏憂生於忽此人道也晉司馬氏宅都於洛

劉石煽難懷愍劫遷元帝遂中興於江左其後符堅乘方張之勢擁百萬之衆直欲平吞晉室小捷淮淝遂斃符氏此大憂不再之明證也百餘年間晉之所防率在西北而其亡也乃由大盜孫恩盧循之徒出沒於海而劉裕得以乘之此憂生於所忽之明證也我國家仁義德澤紀綱法度比隆三代固非晉氏之比然中羅陽九之厄思陵南渡畧與晉同逆亮叩江之事勢亦岌岌矣不戰而自隕韃為不道踐我荆蜀擾我兩淮瞰我江面十五年于茲而吾之根本終不為之動搖今且聞其衰微有兆矣故臣以為晉人之不再者在今日未可喜而晉人之所忽者在今日當深慮雖然盜賊本民也又率於民而相挺於盜固可誅也然自浙之東西以達於廣海面五六十里寧能盡空其巢穴而誅之乎則亦有消弭之道而已矣消弭之道寘其衣食之源而已矣况錢塘枕海而國形勢迫近又非晉在秣陵之比故臣敢以告陛下而重有司之責焉取進止

秋七月因皇子進封忠王遵故事具奏錄進舊來所得聖語乞付史館寶祐三年

臣伏見朝廷故事每行下前宰執之家宣索自來所得聖語錄付史館所以備紀載揚休烈也臣昨者恭覩皇帝陛下煥發神斷肇建皇儲增封王社而皇子

忠王德業日茂令聞日章薄海內外莫不仰贊吾君
之有子實為社稷大慶臣夙叨東掖久待清光前後
所聞王音關於國本之大計者頗詳竊以為聖謨睿
筭素定淵衷蚤計預圖填安宗社巍巍聖功誠非前
代帝王之所能髣髴臣所合紀述本末繕錄家藏以
俟他時朝廷宣索屬臣頰歲抱疴近而轉劇深恐一
旦溘先朝露無以彰聖時之光明謹具畫一奏聞欲
望聖慈宣付史館登之琬琰以昭示萬世與宋無極
臣無任踴躍忤蹈之至一歲在丙午冬十月臣蒙恩
以兵部尚書召時皇子初除觀察使賜名某臣以十
一月到闕二十有一日蒙賜對于緝熙殿臣第一劄

子專以復卦為說其間有云國必有副立愛惟親此
為陛下家之復得無有以遷延猶豫滯吾之復者乎
王音云朕已喻卿意此事朕意已有定屬臣恭聆聖
訓謹寘諸心一歲在丁未臣待罪樞府七月初九日
同丞相鄭清之參政王伯大奏事王音云昨日有江
西布衣王其姓者上書其言詭異頗於國本有關莫
須稍示懲戒以昭意嚮臣與王伯大皆合辭贊和至
十一日鄭清之謁告臣與王伯大造朝方坐漏舍王
伯大謂臣前日殿上所聞可見主上聖謨高遠未嘗
頃刻忘天下大計吾輩何如將順上意因及國本正
而後人心一之說臣云甚善甚善有頃奏事間方稍

稍敷陳王音即曰此事朕志已定但有兩說一則王夫人執謙常有滿盈之懼猶未確許二則某年方八歲飲食起居皆王夫人親自看視若正名須便入宮萬一起居飲食之間有失照管處其間有多少事所以少遲歲月臣與王伯大仰窺聖意之堅決聖慮之深遠惟切贊誦王音又云朕以此事掛懷兼年來國事多艱焦勞憂慮飲食亦自減少向來每日遇子午時常宴坐移晷收拾身心近亦未免作輟臣與王伯大奏陛下處崇高富貴之中而能凝神習定如此萬壽無疆於此可卜臣不勝嘆仰一歲在庚戌臣待罪政府恭承陛下宣諭鄭清之等欲為皇子改賜嘉名

一日王音云朕欲於大字下尋一字臣奏此乃老子道德經四大之義蒙陛下首肯臣有以仰見陛下期屬皇子之意非臣下管窺之所及一歲在辛亥臣待罪政府閏十月二十有四日同鄭清之等奏事恭奉王音曰國本一事朕志之定久矣外論不察猶多進定國本之說殊不知正名少遲者蓋以其年尚稚未能便入禁中况資善已建更復何疑恐縉紳間未盡知此意卿等可以此說諭之臣與同列恭領聖訓而退貼黃照對臣自丙午之冬歸文昌舊班以至兩登政地迄于辛亥之冬其間王音關於國本之重者已備錄在前繼而叨塵次輔垂及暮年雖已窺聖意

又不出寶祐改元之後資善志學之年乎彌正名然
為大臣之體則惟有謹默將順而已不謂蕭恭來忽
生異論近又見有輪對者復祖其說而陰扇之臣竊
以為陛下神謨睿烈為社稷億萬年無疆之計斷在
聖衷歲月已久皆非臣下一毫之力薄海內外之人
不論縉紳布衣不論三軍百姓不論君子小人向則
延頸而企望今則舉手而歡欣蓋同此一心而憮人
衰士乃鑿空造隙自為紛紛以疑惑天下之聽甚無
謂也臣嘗忝預宰司休戚利害與國同之尤不可以
不明言伏乞睿照

奏行周燮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補

本人文資以任責

寶祐四年

臣竊見朝廷自端平初團結溫台民船為十番歲發
一百四十隻前往鎮江府防拓江面已二紀于此矣
其始團結固有定籍歲月既久元籍之舟有壞於風
水之飄沒者有陷於盜賊之劫擄者有家道貧乏無
力脩葺而朽弊者有轉以售人者有司但以舊額拘
船祖以及父父以及子子以及孫逼令出備不至於
破家絕產流離死亡不已其強悍者則未免轉徙而
為盜賊迨至每歲發船則縣道召人糾舉白船以補
欠闕之數又乘此以為搔擾乞取之計凡邑之有舟
者不問大小例皆根刷有勢者不敢問有力者不敢

問有錢計會者不復問迨溪壑之欲既厭然後姑以弊舊之舟踈畧之楨具孱弱之梢火文具塞責而已間遇江淮制司撥上項舟船載出成軍士以至上流或般運糧餉以弊舟弊人遡流犯險則往往人船俱壞死為客鬼於是慶元溫台三郡邊海之民陸者不得安於陸漁者不得安於漁以起發隘船為一大窳生者怨氣充腹死者冤氣干霄臣實傷之始至即行博詢可行可久之策於知務之士有台州漕貢進士周燮者首以義船之策獻其法以一縣當出之舟若干隻分鄉都之廣狹令凡有舟之家以大小丈尺均出錢物置備舟隻以應每歲當發之額其有舟而止

及七八尺以下者不在糾率之數且不待官司之文移至期則合從應調船又堅牢楨具又整齊人丁又強壯而燮又肯以身任責以家助公集事於指顧之間而人不知擾如溫如慶元皆以是為準去秋調發已見實効遂使沿海方二三千里有舟之民得以安生樂業無疇昔追呼煩擾困害愁歎之狀其於肅清海道消弭寇賊此實為一義臣竊照得周燮踈財好義識變知機以孝悌稱於閭門以信行聞於里黨故能移忠於國家比其鄉失伍犯上之徒久稽邦憲委燮逮捕不動聲色尅期集事亦可謂之才矣燮自請寓試文解已該四舉使其不第以恩得官亦不失一

初品今來本司歷試繁難備著勞績若蒙朝廷特加旌異緩急用之又有卓然可觀者欲乞聖慈補授周燮文資初階或與上州文學實為赴功趨事者之勸

奏曉諭海寇復為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臣恭承知省盧允升傳奉聖旨宣諭海道為今日急務宜意外關防以副朕意臣有以仰見陛下慮周四表思患預防之意臣所當竭盡駑力上圖報稱但臣竊惟中外之所過憂者韃與李松壽也然臣以為若內寇不作則決不至於招引外寇故今日海道之所急者消弭內寇而已於是臣於始至之時即出榜曉諭海寇改過自新復為良民以柔服其心又自來犯

盜之人制司不問輕重例是抄籍以助支遣於是臣復出榜曉諭謂為盜之人父母妻子未又一一知情若一人犯罪一家失業忱可憫念應日後犯盜之人並免抄籍蓋盜賊亦人耳誰無父母妻子室家骨肉之念臣又以此感動其心又盜賊之發惟重賞可以收捕於是臣優立賞格並行榜諭盜賊知官司賞格之醲必不能漏網自然有所忌憚臣又以此畏懼其心所以前乎守臣凌遲斬絞無虛日而盜不止臣領事數月並無一塵之驚不特臣平生仕官所至仰憑陛下威德粗得人和雖盜賊亦知信服然亦藉微術以羈縻籠絡之也然臣又以為欲消弭內寇必須先

固結自家軍民之心於是臣攷核郡計見得本府以財賦窘乏自來催理二稅至於四年八月臣即痛與蠲放為錢三百三十餘萬貫文累政以來交頭錢物多係積年公吏等人負欠攤賴之錢指為實在以充數目臣始至之初纍纍監欠者不下數百人臣並與蠲放却以本任趨積倒錢物為前政補填虛數然後外而田里內而城市莫不歡呼鼓舞又此邦每歲起民船把隘本不過一二百隻常苦於縣吏作弊科差不均有船者倖免無船者被抑遇每歲一番起發則沿海之民鷄犬為之一空破家蕩產典妻賣子比比而是臣遂創為義役令各都各保均錢備船每遇秋時自此結集資次赴官司把隘聽候差撥更不出一文引亦不差一吏卒見此成立規模以為此邦無窮之利於是沿海百姓方知有生之樂亦莫不歡呼鼓舞又軍者國之爪牙本府所管定海水軍制領將佐而下每月例有添給錢禁軍頭目合千人每月例有蓋菜錢皆以庫藏枵虛久已住支臣並與幫放歲為錢九萬七千餘貫又定海水軍出巡把港警捕盜賊皆經涉鯨波自來並無生券臣並與照諸處大軍例令支每日口券錢米每歲約用錢三萬六千二百八十餘貫米二千八百二十二石四斗又本府廂禁軍不下二三千人率皆貧乏臣於是每遇死亡禁軍給

錢三十貫廂軍給錢二十貫然後內外軍伍莫不歡呼鼓舞又定海水軍元額六千人一向緣郡帑不支闕額常近千人臣見此措置軍裝等下錢先招五百人選士以壯軍聲軍民之心既固軍旅之勢漸張盜賊之釁不作則雖有外寇且不能窺吾國之藩籬何緣能入吾國之堂奧此臣報陛下之職分也然海道之事亦實有不必深慮者臣不惟得於更歷亦自得於解悟敢畢陳之以上寬聖抱大抵守江海與守兩淮荆蜀不同守兩淮荆蜀全以人守江海則半以天半以人何以言之兩淮荆蜀戰在平陸之地守在城池之間必須強兵猛將始可禦敵故曰專屬人若守

江海則異是矣敵縱有千艘萬艦欲行侵犯一才起柁便為風水所使所謂千艘萬艦風迅水疾飄泊東西無緣會成鯨合伴并力向前吾國不過得死士三千人堅牢戰船數十隻據要害敵所又經之地一舟過則殺一舟自可使之隻輪不返况鯨波萬里又有不測之風颶乎此臣所謂不又深慮者一也今高麗雖臣屬於韃然每有疑畏韃賊之心遷都海島防其侵犯決不至為韃向導縱使有窺中國之意然無松杉木可以造船其國雖有船隻止是雜木亦無釘鉄止可在其國近境往來賣買豈能遠涉鯨海縱曰李松壽在海州所當防備然北方平原萬里素亦不產

松杉其船不過用楊柳木打造江且難涉况於航海所以二十年來未嘗不傳李松壽在海州造船厚以銀兩招南方水手元不見其一毫動息况吾國之新海州又瞰其旁保無他虞昔辛巳逆亮犯順固嘗航海為李寶所敗而遁是時亦止在海州之唐島獲捷初未嘗及吾二浙之海面也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二也臣空臆盡言冒瀆聖聽罪當萬坐伏乞睿照

貼黃臣既以海道宜仰瀆聖聽但有一事粗當防者臣不敢隱此間船舶常有販高麗者大率甲番三隻到麗國必乙番三隻回歸丙丁亦知之今慶元人見有在彼國仕官者却緣此等船隻皆屬朝廷分司制

司不可得而察其往來之迹此間之舟乙隻可以載三二百人萬一彼有異志并吾甲乙兩番之舟並行拘奪以渡韃賊則亦意外之過慮也故臣以為若朝廷以舶務撥隸沿海制司却擇一收錢最高年分責令制司抱解爭錢則於國課無虧而發舶事權屬之制司可以操持考察其所關事體頗為不細况緩急之際亦可團結大舟為國家後戶之備此其為計又在不言之表兼亦可以因發舶舟令曉暢之人偽為商旅至彼國審探韃賊事宜等而上之又有無窮利便難以盡述但此事臣不敢言恐或者以為與朝廷爭利惟乞陛下自取決於聖衷而已今有麗韃本末

一冊并用繳進伏乞睿照

奏禁私置團塲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

臣祇被宸命代匱瀛閩責以肅清海道之寄臣竊謂清海道莫先於安百姓安百姓莫先於遂生理照得本府管下鮎埼鎮倚山瀕海居民環鎮者數千家無田可耕居塵者則懋遷有無株守店肆習海者則衝冒波濤蠅營網罟生齒頗多煙火相望而並海數百里之人凡有負販者皆趨焉圖志謂之小江下自古官司不置稅塲正欲留此利源養贍不耕不蠶之民使之衣食稍給則非心妄念不作比年以來形勢之家私置團塲盡網其利民不聊生其間不得已者未

免淪而為盜近幸勢家自行住罷團局聽令民間自營生業小民方有生意但一方姦猾之徒垂涎未已或恐妄行投獻府第借聲勢以殘民創砂岸以龍斷使小民衣食之源得而復失委關利害所合敷奏欲望聖慈降付尚書省劄下本府永行禁斷刊之于石以垂不朽實為培植本根消弭盜賊之第一義 貼黃臣又竊見鮎埼之民素無田產縣道止憑鄉司腹藁妄行差役糾訟不已富轉而貧貧轉為盜非一日之所矣淳祐九年罷人王漢英嘗請于倉司立為鎮廂民不告病縣胥無所並緣輕壞成規民復困於糾役多至流徙臣已徇一方土民之請以鎮市七十七

八兩都復為鎮廂隸之于鎮創立八舖鎮置廂典寨
差鎮兵兩都苗稅就鎮催解永罷縣胥以催科為名
泛差里正大保之擾庶使居民安生樂業如在康狂
是亦清海道之一助也并取進止

十二世孫伯敬校閱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四

明汝州守十一世孫詔相編梓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貴周密

寶祐四年

竊見朝廷近日措置自東海縣以至澉浦分為二屯以防裏洋之寇又令沿海制司起發溫台明係藉民船擺布岑江等處以防外洋之寇其說不為不詳然尚有未盡之蘊照得新舊海州凡發兵船欲入海道其水路有三賊若欲侵擾淮東則自舊海發舟直入贛口楊家寨鹽城此裏洋也若欲送死浙江則自舊海放舟直出大洋緣贛口之東社苗沙野沙外沙姚劉沙以至徘徊頭金小澉浦此外洋也以上二洋皆

屬淮東浙西之境然賊舟若欲放此二洋其源頭皆
須經由新海界分東陬山西陬山之中今來戍海諸
部士卒其脫身者多聚於東陬山勢須就兩山審度
擇寬平去處創築城壘如淮閩之築荆山指顧而期
盡吾事力創屯重兵以防制之於未入吾境之先則
畿甸可以奠枕若俟其犯吾之三屯則賊已入腹心
矣此當亟令淮閩措置者也若更欲向裏做一二層
工夫則贛口之東諸沙累易外洋去處亦有可以聚
船屯兵之地此又當亟令淮閩措置者也若淮閩以
積久之威名再圖收復新海則前二說却自可緩特
不容不過計而預謀也但收復舊海之策或謂當以
計困未可以力取其說曰新海眇在海中我之據新
海也自淮安運糧由淮河出贛口沿沙岸直上經從
東陬山西陬山之中以達于舊海其勢稍便賊若據
新海則又自舊海運糧以往我若以數百舟橫截石
湫河之口虎視新海則賊運糧之舟無緣可過以達
於新海縱不攻擊彼將絕糧自潰此又淮閩所當參
蒞蕘之言為萬全之勝者也若賊欲送死四明則自
舊海放舟由東陬山之外望東行便相轉而南則可
直達昌國縣之石洞關畧然後經岑海岱山三姑之
境以至定海又稍轉而西則可至金山澉浦此其勢
若易而實難蓋此路之不通已久矣然使東陬山有

可守之城壁可恃之重兵則賊亦有後顧之虞亦決未敢冒然曹進若曰自登萊放舟徑至大七蛇山以至澉浦則此路雖南人皆所不諳況北人乎猶記政和中與女真結海上之盟係自山東陸路至登州與之約要蓋女真海自遼東海道販馬至登州故也使此間海舟徑可至登州登州海舟徑可至此間則政和結約又自此取道泛海而至登矣後中原為虜所有朝廷嘗遣使至高麗欲借路至登萊以至女真之庭麗主不從而回以此知此路之素隔特不可不多為之備耳聞沿海制司去歲新創軍屯于向頭以水軍百五十人土軍一百人分為兩寨與金山相為唇

齒已之京師一重後戶更乞行下沿海制司於大小七山蛇山等處以兵船常切探望多立烽燧如前來白劄子事理施行庶幾海道愈為周密伏乞睿照

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臣竊惟自中興南渡聲教與西北罕接惟麗倭二國介于東南海隅猶知向慕本朝至今通商但自來倭人間有失舟者財本陷沒續食無計雖寄口腹於牙人之家率為牙人多筭火帳其失舟之倭則假貸於不失舟之倭以償之未免重困又有高麗境內船隻忽遇惡風時亦飄至台温福建慶元界分萬里流落

尤為可念臣兩歲之間一再見之遂從有司每名日給白米二升其倭人則俟同船船隻之回載與同歸麗人則俟此間商人入麗優給錢米使歸其國無非所以廣朝廷之仁心仁聞於遠人也但自本司行之終恐難繼此來欲望朝廷行下市舶司立為定例遇有倭商不測遭風水之人從舶務口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養贍候歸國日住支仍行下浙東西福建諸州遇有麗人飄流至各州界內即仰各州支給錢米發本司仍從舶司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存養亦候歸國日住支庶幾遠人皆知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道之防密有關係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臣竊見四明為浙左壯麗生齒最繁素無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委為闕典臣嘗備數該補每見陛下軫念黎元之意與天地同其仁今茲叨守近畿所當求所以上稱明旨近因省併都酒務一所就行增添屋宇改創房屋共為七十餘間收養鰥寡孤獨之民二百人大口月支米六斗錢十五貫中口月支米五斗錢十貫小口月支米四斗錢七貫已於天基聖節之日令入院居住養濟無非所以推廣上恩祝延睿筭其歲用米約三千餘石錢約六萬餘貫並於

本府自行措置上於朝廷係省錢無預下於本府經常錢無關但止就本府自來有管淘湖米內分撥一千石貼助支遣所合專具奏聞欲望聖慈降付尚書省給降省劄付本府永遠遵守實爲千里無窮之幸
伏候勅旨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一紹興初創立水軍

屯駐定海專爲行都後戶之防未嘗輕調一兵遠戍自嘉熙年間督府始行下調遣前赴上流差使適統制林晞係督府舊校勇於奔命更不申聞制司具申朝廷及督府免調自是遂以爲例至淳祐九年統制紀智春備還利害申告本司本司備申朝廷蒙從申

免行出戍當年遂擒捕到積年大鯨海寇數百人趕逐倭船出境捕獲銅錢二萬餘貫實得全軍在寨之力寶祐初當國者不知東南事體科降官錢令本軍造平底船差軍士四百人駕往海州就行捍禦又準起發把隘民船一十五隻并往海州除民船稍工稍首共計三十人外又令本軍起差軍士四百七十人駕放上項船隻是爲兩戍通差官兵八百七十人每遇更戍之時又須別差八百七十人或遵陸或航海前往抵替方得前項戍軍回司是一歲之間常是一千七百四十人往來道塗無休息之日又寶祐元年八月準密劄差官兵三百五十人同民兵一百五十

人駕民船三十二隻往料角屯戍切照料角者乃通州料家沙之角民旅船隻自揚子江口入海不欲經涉大洋風濤之險是以沿趨老岸尋覓洪道潮長則進潮退則止迂回轉折不計日程以達于淮海非防大敵之要害也徒輟國家門戶之防而置之無用之地尤為無謂總三項而計之是定海之軍歲減二十九人之實力矣此軍元額止六千人自來四千人係慶元通判廳經總制司管認券錢二千人係慶元府管認券錢而米則盡係慶元府給餉近來緣罷計凋弊而經總制司財賦亦復失陷闕額常數百人則所管之兵止五千人而已老弱疾患又居十分之

一則實可用之兵四千五百人而已而二千九十人之往來征戍于淮者又皆選士則其在寨者僅二千四百餘人之常卒而已修備戎器打造戰船枚買軍需防守寨柵庫務率不下三四百人則在寨之數僅僅二千餘人而已而又往年以州兵之闕移屯于颶者五百人以盜賊之熾分屯于東門者五百人則定海本寨又僅僅千餘人爾若海道之責則西接許浦南接福建北接高麗東接日本廣袤且踰萬里探望以舟師巡遶以舟師把守諸處隘口以舟師又欲常整備三五百人以為緩急不測之用於是定海它無一卒可調矣使幸而出一塵之警尚可牽補駕漏以

過時日每一長慮却願實為之寒心况許浦水軍顧
管一萬二千人其任責止於揚子江口北極如通泰
如料角正與許浦相直乃其地分不以許浦之軍屯
戍而乃以定海之軍屯戍良由許浦以都統之重可
上告朝廷而定海不過偏軍下壘情懇不能自達前
後制臣又無有為之申陳者所以陵夷至此極也某
雖見極力措辦錢糧及備等下錢并七事件軍裝一
面招項闕額然非倉卒之所能辦欲望朝廷將近年
創例出戍淮海兩項戍兵免行調發庶幾本軍兵力
稍全可以遵照朝廷指揮措置關防不至踈虞又其
最可念者海濱之人與北方風土不宜至則疾病交

作寶祐三年分徐歡所部四百人亡歿一百一十六
人鍾晟所部四百七十人亡歿一百一人加以數年
將盡為異鄉之鬼又自寶祐元年調遣以至四年損
失軍器共計七千九百餘件又戍之船本軍每歲又
自差官前往修葺四年之內已用過錢一十三萬八
千二百餘貫加以數年此軍亦將赤立不復可支吾
矣臣竊惟兩淮知院知府威聲震於沙漠勲烈炳于
丹青黃頃即如林下瀨船如雲决不欠此千百人之
弱卒十數隻之民艘若以此一千二百二十人之生
券目每歲為新會三萬八千八百六十二貫文為米
九千六百三十碩到戍回戍行府犒賜優厚共為錢

約新會二萬貫本司每歲遣戍亦該新會一萬貫是
統為新會六萬八千六十二貫文矣以上項錢米就
唯東招募一千二百二十人並作上等効用歲不過
欠新會六萬五千八百九十八貫欠米三千七百六
十二碩朝廷決不較此瑣瑣使行府不失調兵之名
使本司不失見兵之實其於內外邊防均為幸甚
一防江海之險與防平陸之險不同防平陸之險專
以人力防江海之險專以人謀蓋賊雖有千船萬艦
才一開岸即為風水所使散漫四出決不能成綜合
伴并力于我我但得精卒三千人堅好之舟三十隻
屯泊于賊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則殺一舟自可使之

無復遺類此機六韜三畧之所不載而前史往謀之
所未詳也臣竊惟自中興南渡立國錢塘所以創許
浦水軍於平江創澈浦水軍於嘉興創定海水軍於
慶元府無非為京師左右前後門戶之防但許浦枕
揚子江而置司去京師為遠惟澈浦去京師為近而
不知澈浦之外又有所謂金山乃應于舟楫所必經
往稍泊之地臣二紀之前假守嘉興適逆全有窺海
之意臣遂具申朝廷創招水軍千人于金山又為澈
浦之外拓至今人以為宜今定海水軍雖得控扼之
地然於防制倭麗則有餘而於遮護京師則不足若
曰山東之賊欲送死鯨波則自繆西放洋遠淮東料

角諸沙之外自有徑截洪道直達前所謂嘉興之金山不必更放大洋不測之淵而有餘而於遮護京師則不足臣今體訪定海之裏有地名曰向頭至錢塘江只一朝汛乃應于舟楫所必經從上渾之處與嘉興之金山無以異而形勢則過之且有地可以建寨有山可以藏舟臣欲招刺闕額水軍五百人人人又皆選士就彼屯駐設有緩急則增兵占守可以萬舉萬全而京師有金湯之固矣昔高廟朝御史中丞沈與求嘗奏云議者皆欲於向頭置屯使賊至此已是入吾腹心之地蓋是時登萊海密尚與本朝相開而高麗亦羈縻未絕故或者犹有不肯厭安江沱之意

而與求之論所以欲向外下江方今時異事殊臣所以舉此一節者欲以證向頭置此先朝諸臣固嘗言之非臣之苟言也一慶元府諸邑惟昌國象山定海枕海而處奉化亦半之沿海之人多惡少亡命以漁鹽為業大率剽悍輕捷在水如龍非官軍比也浙之東西以及福建凡並海而生者雖無非習熟波濤之夫獨以慶元人為稱首凡販海者以百人為率慶元之人僅著十分之二三蓋恐其多則能併殺其徒也以此見此邦沿海之民最悍而最可用臣頃奏聞興復砂岸以六家上戶之世業復歸而還之量今照右例輸納官租正欲為團結之地今官司歲收不過十

七界十四五萬貫文臣今欲仍弛以予之却令當土大家隨其地分及砦岸廣狹事力共團結強壯三千人仍與各辦衣裝器械大畧如往年兩淮近年沿江團結民兵之法置立頭目部勒隊伍遇秋時漁田之業潦則以千人合教于颶三歲周而復始蓋一舉而有三利焉緩急之際此三千人可以當三萬人之用一利也既就團結則姓名皆在官司為盜賊者不可容販私鹽者亦可戢此二利也三利大家上戶既未免砦岸納錢其利無窮且未無寇攘如近時三山小榭焚掠之虞特不過一番置辦軍裝器械之費實係以合納官錢而辦官事固其所樂從而喜聽者也一

本司自嘉熙年間準朝廷指揮團結温台慶元三颶民船數千隻分為十番歲起船三百餘隻前來定海把隘及分撥前去淮東鎮江戍守夫以百姓營生之舟而拘之使從征役已非人情之所樂使行之以公加之以不擾則民猶未為大害柰何所在邑宰非貪即昏受成吏手各縣有所謂海船案者恣行賣弄其家地富厚真有巨艘者非以賂矚眉吏隱免則假借形勢之家拘占惟貧而無力者則被科調其二十年前已籍之船或以遭風而損失或以被盜而陷沒或以無力修葺而底沉或以船身老朽而弊壞往往不與銷籍歲歲追呼以致典田賣產貨妻鬻子以應官

司之命甚則捐棄鄉井而逃自經溝瀆而死其無賴者則流爲海寇每歲遇夏初則海船案已行檢舉不論大船小船有船無船並行根括一次文移遍於村落乞取竭於鷄犬環三壘二三千之海隅民不堪命日不聊生待至起到舟隻則大抵舊弊破漏不及丈尺貢具則踈畧稍火則脆弱亦姑以其文塞貢而已民被實害官無實用且天險之防以人心爲本而先使百姓憔悴根本動搖脫有緩急何恃而亡恐臣已結爲義船法謂如一都每歲合發三舟而有船者五六十家則令五六十家自以事力厚薄辦船六隻船身又堅耐貢具又齊整稍火又強壯歲發三舟而

以三舟在家營生一歲所得之息則以充次年之船辦貢具招稍火之用立以程限守以信又歲歲遇當把隘之日則如期駕發以至軍港聽候調遣於是有船者無倖免之理無船者無科抑之患未絕姦胥猾吏賣弄乞覓之苦未銷濱海居民破家蕩產之憂人心固則天險固三郡邊海之人莫不欣然聽從然將就緒實爲海道無窮之利也一此邦沿海凡有九寨口 **大**嵩管界海內白峯岱山三姑岑江螺頭計土軍一千四百八十三人朝廷創立本欲與定海水軍相爲犄角肅清海道承平既久寨無可用之卒卒無可用之舟半是買閑半是占借教練不習擊刺不

間兼九寨巡檢名係軍班部吏孺子並不諳所謂海道事宜目不曾接風濤足未嘗履海岸嘗惟循襲故掊剋自肥而已故此一千四百八十餘人之土軍徒費國家錢糧衣賜亡具甚矣區區欲望朝廷將九寨巡檢向去遇有滿替之人許從制司選辟曾從軍伍諳熟海道慣會船水之人充巡檢職事庶幾頭目之人以漸更易衆聽不驚而寨卒亦漸可訓齊教習以無用為有用仍遇有盜賊許今定海水軍主兵官會合調遣一應功賞並與水軍一體施行實為海道悠久便利于海道之防所急者舟船器械教閱訓練臣豈不願仰遵宣諭指揮盡心力而為之但大槩非赤

手之所可辦臣待價彫彫行且暮年雖勺酒杯羨不敢開宴席動庖厨以為公帑之費然苦身節用不過能為慶元一郡計只如軍糧一項已遣官吏往平江糴米五萬三千餘碩為錢垂二百餘萬緡若制司則實無一孔之入又無事力可以効江淮京湖諸閫營運以助支遣委難展布臣去歲領事之初固嘗控告朝廷乞科降鹽一萬袋正以此爾今固不敢復有此請但或蒙朝廷特加體察量賜撥助俾不至十分偏迫尤券外之望若向頭一說朝廷果以為然其招軍一項自係見今闕額司存所當任責若建寨之費却須出自朝廷科降施行右已上六條實為慶元海

道備禦之急務臣既蒙宣諭指揮仰體聖主慮周四表思患預防之意不敢隱情惜已玩日愒時有孤詔旨然又待詔旨而後敢言者備有生事之嫌也更合取自聖裁伏乞睿照

奏乞休致及蠲放官賦攤錢見在錢米增積之數

臣輒罄丹衷仰干洪宥伏念臣比叨迪東隈玷旬宣天覆地持獨有恩私之被月要歲會曾何課績之聞惟飭蠱以厚公與薄征而培本倣韓琦之躬親細務敢避煩勞慕包極之力搏群豪肯辭仇怨雖苦身節用人謂其嗇然積粟聚財罷為之寬凡皆奉職之當

然亦且及朞而已爾今者仰憑帝力稼事大登上賴皇威海氛侵息而臣年冉冉其將暮行昧昧而未休疾病榮身憂畏銷骨爰瀝忱恂之悃曲祈蔭庇之仁恭望皇帝陛下垂念蓋帷許還印綬六十三而休謝僅追范鎮之蹤生老死於太平庶遂邵雍之願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貼黃照對臣忝以舊輔典藩素知陛下憫念黎元之心故臣自去秋領罷即將寶祐元年秋料一年夏料住催繼又將二年秋料三年折帛錢蠲閣近又以明堂在近須將三年應干官賦並行除放前後共放過錢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七十七貫六十文又累政以來多將

十三
公吏寄庫拍戶百姓逋負攤賴各催之錢理為交頭
見在被監之人不下數十百凡累老幼哀鳴可念某
盡行蠲放仍將本在釐積到錢代為填納總為錢六
十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七貫八百四十六文通前兩
項共計六百一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七貫九百單
六文該載並見榜文簿曆歷非欺今官無拖俸軍
無欠糧朝廷諸司無稽違網解而庫中之積比元交
割尚增會子一百餘萬貫見錢伍萬貫元交割未止
一千八十三石今倉中及見在平江收糴在路之米
共管二萬餘石繼臣之後者自可卧而治之在臣別
無一毫規避并乞處照

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房錢寶祐六年

臣聞諸孟軻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
也臣終身誦之惟謹照得朝廷近以兩澤愆期徧行
祈禱恭奉聖旨應民間房賃不以大小統放半月汪
濊之恩被于海隅臣奉行惟恐不虔登時具文榜行
下諸縣一體遵守繼聞縣道多有與大家一戶為伍
沉匿文榜不行揭示者遂分差人吏前往監督縣吏
遂一施行續據差下象山縣吏貼李奎回同供責稱
本縣自來凡朝廷及本府寬恤事宜例不曾奉行并
取到市戶胡三十太等具狀稱三十太等今奉太使
府差入前來契勘放免官私房節白地等賃錢等事

且三十太等各係經紀小民賃屋居住開店每遇太使府及上司并奉聖旨節次行下減放賃錢無不感戴雖本縣備榜曉示緣本縣鄉里屋主皆係寄居官戶者即不曾遵照指揮放免所是賃錢按月典還掠錢入交納如到冬節它放三日歲節五日上元節三日其他即無減放設若賃客欲退官放便被起離所以並不敢執退官放所責證並是的實又據李奎供本縣因聞胡三十太等狀其縣吏毛益即取覆知縣追胡三十太勘斷責令退狀口稱屋主炒人你若責狀去州府回後只來你身主討事臣竊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象山豈非王土乎

爲象山之官吏與寄寓縉紳非王臣乎而奉旨蠲放房賃大家上戶視之如無縣道官吏知有大家上戶而不知有君上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事若甚微關係實大司馬光通鑑之首專以名分爲言其旨深矣臣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宣教即知象山縣孫逢辰量與鐫秩以示懲警仍行下無干礙監司根究本縣寄居房賃最多不有上旨不伏蠲放之人施行一二庶足爲慢上尅下者之戒其於教化不爲小補須至奏聞者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糴以繼軍食之闕

照對臣自前歲抵颶夷攷本府不可支吾之因專苦

於軍糧之不繼遂行奏申乞就淮西管下歲糴十萬石已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許令本府據欠闕之數前往收糴亦不拘十萬之數本府兩年之間百計題聚官錢僅能糴及六七萬石尚未及一歲十萬之數近緣青黃不接軍食正艱遂差官吏往平江收糴四萬石以備支遣併將昨來朝廷發還借支義倉米價錢四十萬貫收糴一萬石以償上件義倉窠名共爲米五萬石已差撥軍船雇募民船摺運船載出港之間忽準發運司及汙拘攔所有昨來已奉聖旨指揮未肯行用緣本府尅期尅日以待此米之至支散二十四五日水軍廟禁軍上軍共一萬餘人軍糧實

是狼狽萬一庚癸之呼某一身不足恤如國事何不免星馳具狀申聞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降付尚書省劄下發運司照以降聖旨指揮即與通放施行臣無任延頸俟命如囚待赦之切 貼子臣 昨因罷境入春以來頗有旱意深慮秋成難準急在聚糧傾竭帑藏所儲又委本司叅議官趙汝俳前往嘉興府收糴一萬五千石併委權本司計議官杜友寬就鎮江府管下收糴小米五千石雖據各官回申已行糴下伺候起發外今來切恐各具仍復把持不與通放頗計利害欲望聖慈併下尚書省備劄各處及發運司照應通放施行伏候勅旨

十六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開慶元年

臣輒瀝危衷仰干聖聽臣一介踈遠祗事聖明三紀于茲旁無虬蟻之拔自頂至踵悉由陛下拔擢悉由陛下保持以至今日伏念臣起自書生叨塵宰輔分量已極自壬子去國坐享祿秩優逸山林即是臣上戴陛下始末之恩結褵此生無遺欠矣丙辰初夏忽蒙陛下曲加紀錄起之鄞閩臣再三懇免直涉季秋疊奉宣諭謂月今海道不異邊險且詔卿守諭旨准發臣上受主知編懷國事感激流涕遂不敢以衰病辭雖知勉竭疲駑竟亦何補毫髮去秋僥踰再考復被因仕之命特適東海告警連準密院奉旨行下調遣兵船申嚴海備日不暇給臣不當於此時乞身黽勉就職又越半歲矣然未嘗不力告宰臣乞賜密啓蚤俾歸休近又嘗以殘軀百疾死期三證祈籲宰臣甚衰實非旋為飾說今春令已深風色向順洋海保無它虞如昨承朝命團結三艍海艘悉以辦集其數不下三數千隻見以籍冊奏申其他兵政民務無慮數十條亦皆圓備且帑有餘貲倉有餘粟凡可以為此麗經久之計者已無餘策自此凋罷恐成樂國在臣復何貪戀更不知止矧重之以疾證死期乎易之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蓋天地人特具其理

而鬼神則直著其事甚可畏也是用殫瀝悃忱歸命君父欲望聖慈恢天地好生之仁廣日月無私之照念臣久待帷幄曾獲備心膂股肱之寄在內在外不敢少負國家憐臣年事浸迫血氣已衰譬之閑廐老馬惟有悲鳴難任鞭策察臣粗知消息進退之義即非詭激以欺陛下特出聖斷許臣卦神武之冠或禪奉祠退伏田里獲遂首丘之願又臣竊伏惟念先帝在御三十年凡十放進士之榜其被親擢膺首選者俱已渝謝惟獨臣僅存陛下上軫豐芑之遺次軫惟蓋之舊必賜興惻俯垂聖允臣干犯宸嚴無任瞻天望聖真切懇祈之至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臣近嘗具疏乞歸田里恭奉詔書不允者祇承溫詔備極袞褒銜戴洪恩惟增深隕臣聞臣子之事君以勢分言則君猶天也天忱不可瀆以情分言則君猶父也父則容可懇伏念臣行年雖六十有五而涉世已踰四十年心損於思慮之多志喪於摧挫之多膽薄於憂畏之多氣耗於酬酢之多積此四多淫為百疾於是臣實病矣其所為盡瘁於職業者蓋恐食馬而怠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如古人之所云本非精力之有餘也職事之最大者無過於撫養下民以奉藝祖紫雲樓之詔誓以體陛下培植根本之訓爨

而此邦積蠹稔弊其所由來者漸矣前乎為守者不
過依違澆忍以求不得罪於巨室未嘗為百姓伸枉
寃直是非臣自惟嘗忝宰輔為陛下抑豪強以扶貧
弱安田里以弭盜賊臣之職分也豈可使百姓失職
而坐視其歎息愁恨哉於是事至有司不得不奉國
家之法令以行之雖百姓稍獲蘇醒但以臣之力地
而致怨者多矣怨之不已則讒謗興焉臣藉曰無悞
於心然以衰頹疾病之軀而處讒謗四集之地豈大
易知進退存亡之義與老氏知止不殆之旨哉仰惟
陛下聰明聖哲阿墨之毀譽未嘗不瞭然於聖衷然
孔子刪詩為三百篇而畏讒者十有二其形容讒人
之狀精微巧妙有鬼神之所不能俄度者於是臣之
心志膽氣日營皇消礫而百骸九竅之病日益矣若
非陛下曲賜覆持俾獲善罷則身難保何裨於國恭
望聖慈重加憐憫檢會前奏放臣歸老山林儻延一
日之殘喘即是陛下賜以一日之生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祠

臣三瀝丹悃上月聖聰臣頃緣身病於負新之憂心
病於止棘之憂游貢封章懇祈聞退聖恩天大屢被
溫綸至援尹吉甫烝民之詩訓臣以仲山甫之事業
且曲加諭旨曰決未可言歸曰切不必重請臣祇承

明詔感極涕零但臣之真忱實有不容自己者謹即
是詩而徇陳之且其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所以
表仲山甫之勤瘁即詔旨所謂不憚其勞也又曰不
侮矜寡不畏強禦所以表仲山甫之正直即詔旨所
謂不撓其志也尹吉甫之於仲山甫可謂能知其心
善著其事矣而乃先之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何與
臣深探尹吉甫之意而驗諸詩之下章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說
者謂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維仲山甫能舉此德而
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是知尹吉甫欲仲山甫為保
身之謀正為仲山甫寡助之慮也夫以仲山甫賦政

徂齊每懷靡及忠勲如此而尹吉甫尚為之隱憂臣
寔何人不堪為仲山甫執鞭而鈴竝孤立則有類尹
吉甫之所云者臣何敢獨恃聖知而不求所以保身
之道乎保身之道惟在乞身以去爾今臣之當去者
不特此邦之人以為宜而天下之人莫不以為宜此
邦之人則曰推而不去是頑鈍也頑鈍可耻也天下
之人則曰久而不去是貪戀也亦可耻也於是臣不
但畏此邦人之議而且畏天下之議身心之病愈不
可藥矣反覆而思惟有積忱歸命君父欲望皇帝陛
下念念其坎凜平生憐其顧惜晚節赦其攖拂威命
特推從欲之仁俾遂首丘之願臣黨未遽溘先朝露

猶可退與鄉人子弟講明孝弟忠信之義以鋪揚聖化而歌詠太平是陛下賜臣為聖世無玷缺之人而或庶幾於仲山甫明哲之萬分一矣葵藿寸衷雖不獲糜捐以放報尚當啣結以酬恩臣神往形留意長語短惟是數瀆宸嚴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皇懼之至進取止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祠

臣輒瀝丹忱上干聖聽臣哀悴之蹤待罪海闡歲且三周雖粗竭於疲駑然日增於疾疾固嘗密陳悃幅屢祈君父茲以夏秋之交暑氣侵蝕病體益難支吾不敢輒具繁詞謹以情實籲告君父欲望聖慈特賜

矜憐即垂睿斷令臣歸伏田里退安晚節或畀真祠之祿少逸餘齡竇戴君父頂踵乾坤之造臣干冒宸嚴無任澈切懇祈之至伏乞睿照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臣比緣負薪之憂嘗上乞骸之請恭承溫詔未拜俞音伸再積以顛天望九霄而跼地竊惟臣子之事上在明進退之宜聖主之御臣務存始終之義顧臣獲落久備使令每當雪霜摧剝之時獨賴乾坤覆載之力官高祿厚毫髮之報蔑聞福過災生膏肓之疾浸劇自量謏陋積誤未知不惟委寄之隆尚策於駑駘抑且拔擢之峻徧及於豚犬一門何飾舉世莫京消

息盈虛與時偕行易昭明訓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聖
著格言敢以衰殘之蹤猶冒旬宣之寵况復平生之
多難凜乎晚節之有虧數蜀范鎮謝事之期已踰兩
載誦歐陽修告老之疏何待來年恭祈日月之明曲
賜瞻肝之照垂憐狗馬常結戀於蓋惟特俾肖翹獲
退安於飲啄雖桑榆之景迫但葵藿之心傾臣干冒
宸聰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懇祈之至取進止

冬十月一日內引奏劄論夷狄恃力中國恃禮
四事

臣頃待罪鄞閩迫於衰疾屢上乞骸之請仰荷從欲
獲返山林突未及黔忽叨命召俾奉內祠而侍經幄

一放天筆再遣使輅四勤宣諭捧讀聖訓有曰待鄉
之來以刻為歲臣感激流涕不能自持何敢以出處
之常節廢君臣之大義載星疾馳趨赴闕下茲叨內
見瞻望清光積八年葵向之忱輒吐涓埃上裨海岳
恭惟皇帝陛下臨政願治三紀于茲適際時艱以四
十餘年兵不解甲之天下而當數千年以來所無之
夷狄忱憂乎其難矣然中國夷狄自古常對立於天
下夷狄之所恃者力中國之所恃者理在彼者有彼
之可恃而或竊我之所恃在我者無彼之可恃而又
失我之所恃則勝負之形已判矣故中國之所謂理
者在畏天命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又

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對越之際多違譴告之至不察畏於口而意不實敬以文而事則非有好時太乙之禱祈無桑林雲漢之克責是我失其所恃也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結民心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民凜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又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苟內之司存外之羸縣借體國之名而窮聚斂假奉公之說而極誅求用有司之刑獄桎梏為一己之苞苴囊索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進賢才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佑賢輔德顯忠嘉遂良又曰克知三

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苟服讒蒐慝誣善醜正無保惜愛護之意有摧折困沮之風仁賢空虛氣象蕭索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通下情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苟上下蔽蒙耳目塗塞持祿固位之習錮犯顏逆耳之節微全身保家之計精憫時憂國之念薄是我失其所恃矣我既失其所恃寧不虞彼竊而用之乎譬之身焉天命所以壽考我也民心所以元氣我也賢才所以精神我也下情所以宣導我也顧自有而自棄之可乎雖然

若此者皆羣臣之罪非陛下之本心也陛下本心如青天白日雲陰暫翳未嘗不隨即開明臣區區之愚欲望皇帝陛下自咎自艾於天地祖宗之前陛下痛切之詔務在明白洞達不又回護掩覆昭布四失力固今是以回吾之所可恃所謂悔過不嫌於深責已不嫌於重如使念慮之真實自然幽明之感通人情既舒天意必悅天意既悅欲難必寬其他備禦之方自可次第而舉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冬十一月日以韃寇深入具奏乞令在朝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臣輒瀝危衷仰干聖聽臣遲暮之迹比從鄞閩屢疏

乞骸骨獲歸田忽叨命召俾廁經幄一效天筆四承宣諭兩遣使華聖訓真切臣跪誦一言則血淚一滴非不知鄂寇已迫於江沱廣寇已諭於賓柳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徇出處之常節疾驅赴闕止謂備數勸讀之末時効一得之愚上禪聖筭不料僅入國門即被剔庭之命擢置左轄主憂臣辱不敢牢辭雖黽勉夙夜應酬科瑣然不過粗安京師畿甸之人心豈能遽却侵犯內地之強敵孟子所謂三年之艾尚不能灸七年之病况沉痾之疾弄成壞證而欲以頃刻之艾灸之使盧扁復生且將望之而走今鄂渚有重臣以宣威有驍將以禦侮援師雲集勝勢日張似可

少寬西顧若湖湘一路直透腹心無高山大澤以為之限無精兵良將以為之防如廣南制司前月二十有四日報稱賊叩靜江城門交射而却旋退屯四十里自是越二十餘日無一字到朝廷至十月二十日則湖南帥憲兩司之報猝至謂賊已於初十日突至清湘矣今又八九日帥憲兩司並無續報萬一又有如廣南之一節無報而清湘之警報猝至不知上下將何以為策或進或退或行或守皆非一旦之所能辦竊恐誤君父誤社稷誤生靈貽笑萬世是時惟有一死何益於國漢人有云先事而言常患不信事至而應又患無及今不可謂之先事矣臣非不能為寬

譬之言曰此非韃也蠻也又曰此蠻與潰兵合也非真韃也又曰雖韃也然又不能多也又曰韃所志者金帛子女既有所擄掠不义將自遁也此言幸而中則可竊鎮靜之名善料敵之譽不幸而不中禍變忽臨縱食為此言者之肉果何補哉臣愚欲望聖慈以臣此章宣示二三執政給舍臺諫殿帥使各述其所見并指陳韃賊有無必至之患目前當作如何布置親具手疏以聞却乞降付臣叅酌庶臣可資衆益以為處置之決毋徒曰國家之事一相任之臣不任懇切伏望睿照

春三月一日奏論韃賊深入乞充前日之悔悟

以祈天永命消彌狄難事

景定元年

三十五

臣一介遲暮頃陛下以狄難孔殷召臣於山林臣重惟主憂臣辱不敢以時艱為避就力疾赴闕始不過謂密侍經惟時貢小惠而已不圖聖恩復加柄任臣既入國門無穴可逃黽勉就到倏五越月賴旬宣重臣提大兵以解鄂渚之圍分精兵以勦湖南之寇四方上下日冀肅清然賊智愈深賊勢漸闊虫蠹木而萑苒蚕食葉而浸淫大抵其狡焉之謀最善於以退為進以久為速以聚為散以客為主以徘徊延欸之形藏飄忽震蕩之勢又善於造訛設詐使被擄而來歸與背虜而投拜者妄相傳播以中吾之所喜寬吾

之所憂而迄遂其所大欲今已入吾堂與潰吾腹脇正恐其未肯遽舍而去縱去吾內固已困矣推原亂本禍根良由十數年來姦臣儉士創為虛議論實事功之說以迷國誤朝凡忠君愛上規正闕失之言盡諉之為虛議論凡殘民尅下陷害忠良之舉及推之為實事功舉一世之人猶食稻衣錦而趨之者則與亂同事之事也舉一世之人若赴湯蹈火而避之者則與治同道之事也創譁訐之名標不靖之目以空國中之善人而其禍至一二年而愈酷於是毆民以附賊毆士以從賊毆天下之人以不仇賊而反幸賊夫人主欲有所為而大臣不敢糾其非大臣欲有所

為而百執事與士庶人不敢糾其非附和逢迎媵阿
諂媚雖至背理傷道亦付之一默朝廷之上可為靖
矣可謂不譁不訐矣詎料積而為夷狄之大不靖乎
官職富貴則稔禍之臣攫拏以去而大患難則以遺
陛下可勝痛哉臣雖勉竭於科瑣僅而左右之支撐
及復深恩惟有祈天求命之一說全在陛下而已所
謂祈天求命全在陛下悔悟之透徹而已天下只是
一箇理理只是一箇天天只是一箇心儻非陛下存
於中者念念與天通發於外者事事與天合則皇天
決未悔禍皇天未悔禍而欲避之悔禍猶却行而求
前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傅周召之臣

都俞吁咈口口只是說天夫豈推注於荒忽誕慢之
域者忱以人主為天之子父子之間情愫易達善惡
易見感應易孚故曰上帝臨汝毋二爾心故曰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此非可以言貌欺非可以緇黃禱也
如使意不忱而心不實徒有收拾君子之迹而厭薄
君子之根未除徒有屏棄小人之迹而回護小人之
根未除徒有遠聲色之迹而盡惑之根未除徒有賤
貨利之迹而豐殖之根未除徒有開言路之迹而浸
潤之根未除徒有扶持公道之迹而恩愛之根未除
徒有培植邦本之迹而戕賊之根未除徒有愛惜民
力之迹而營繕之根未除諸根未除則是陛下之念

慮未純乎天也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而求天之純佑陛下豈可得哉故臣專望陛下充前日之悔悟而更為今日之大悔悟夫至靈至明者莫過於此心陛下以神武睿哲之資加以歷事變之久閱義理之熟一自反觀於至虛至明之心則知宗廟社稷人民億兆后妃宗戚其休戚存亡皆在陛下之一身而陛下尤欲自壽其身以久享至高極貴尊榮之福念之至此則必有惕然不能自己者特恐陛下不念爾臣年將七十無絲髮眷戀人世捐軀致命自所不辭但所深病者壞局在他人之手而臣萬一代受其敗書之史冊又曰今相某而不曰前相某又又贊之曰某既無扶顛持危之才且不能盡忠竭忱正救其主泯泯溘溘黯無晶光以至于弊臣負此沉寃九隕且不瞑目故數十日之間鬚髮盡白疾病轉深形骸僅存神識已散是用略伸愚悃仰瀆聖聰黨陛下幸聽臣言而黃天不為之佑助夷狄不為之消彌則是唐虞三代聖人之言不足憑孔子六經之書不足信天下決無是理也惟是臣才術短淺無以濟時康國上負陛下注倚且不能自盡其難而猥効古人責難之義罪大不可赦并乞特發睿斷亟賜竄逐雖投之斧鉞是乃臣得其正命之日但使天下後世諒臣心迹則臣死猶生也執筆攄詞無任隕越感涕之至 貼黃臣

竊惟韃賊截江中流為彼捷徑停留至於半載創殘被於三路何翅孔明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而通國之人方偃然嬉笑如平日臣虞其為數所圍而莫之省覺也若非陛下有回天之大德業則雖臣等百數何補於事近憂後慮百結寸腸於是臣之前疏五就橐而五就燬矣而終不容於不一言者恐負陛下負社稷負生靈也恐萬世之下不知臣授任之時上流之賊已踰黃漢而南廣右之賊已蹈賓柳而東謂臣壞陛下之天下也臣之情亦可哀已惟陛下財幸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臣輒瀝危衷上干聖聽臣一介衰遲頃自鄞闖劓瘡

乞骸仰荷從欲之仁還山甫浹日而聞廣寇踰賓柳而東鄂寇越黃漢而南陛下亟以經幄召臣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以時艱為避就扶病赴闕亦不過謂密侍羶屢時貢小忠而已不謂陛下遽以前人之敗局而付之臣既入國門無路可逃黽勉祇承應酬科瑣猶賴陛下惕然悔悟引咎責躬大洗冤沉畢達幽枉臣遂得以憑藉尸位數旬之久然其問關於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臣向未及痛哭流涕為陛下言也前日忽覩章鑑塗歸高斯得之章臣為之駭愕不能自持照得臣於斯得素非心腹之交金石之友歲在丁未臣在田野但聞斯得為浙

東刑獄使者疏劾鄭清之史宅之輩親黨數人邸報流傳四海之人皆爲擊節臣於是始敬其人逮歲在辛亥臣猥蒙陛下擢置次輔一時收召當世知名之士而斯得預焉柰其好爲危言激論上拂陛下之聽下忤首相之意而陰窺密伺者因得以遂其一網之謀自壬子以至己未八年之間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然而陛下不察捨成夷狄之禍實爲宗社之憂幸陛下奮由聖斷甫爲善類伸一線之脉而姦人又從而摧遏之臣實痛焉如斯得聞漕之事臣固未詳其虛實特二吏之斃正是有位者殺之以滅口

而反以爲證乎近日職吏動至數千百萬臣者召寇啓戎使國步顛危生靈魚肉陛下玉食爲之不御枕席爲之不寧鑑胡爲盡付之瘖啞而獨加怒於陛下已收拭錄用之斯得乎切見鑑塵容俗狀譎笑脅肩徒以嘗與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躋要途斯得縱非全名之士不猶愈於腹無點墨面有甲顏涕泪依違嘗糞舐痔之鑑乎昔元祐間孔文仲爲諫議大夫劾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當宰臣呂公著率同列辦甚力乃寢其奏光庭竟就職董厚逸黃慶基爲御史劾蘇軾兄弟宰臣呂大防力爭乃罷厚逸慶基言職與州軍差遣夫元祐最爲國朝盛時臺諫論列不當宰

相猶得爭是非辨曲直况給舍乎臣自視望實輕淺
决不能效先朝元臣大老回天之力然陰陽消長之
機世道反覆之候於此覘焉臣不得不為陛下告也
臣曩叨柄任蕭泰來首彈李伯玉是時臣不能明目
張膽以感悟陛下僅嘗於榻前救解群小嚙啗國事
日非浸淫至于今日臣亦豈容不分任其咎哉鑑近
日數請臣乞為第鑄除郎又乞為除職因任又為其
姻家即仍求歸班臣實鄙賤其人不復與之酬答孟
子所謂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臣之于
鑑何以異此臣若不早折其萌又將貽天下善類之
禍纍卵之危國家寧堪重壞哉欲望陛下稍垂日月
之明毋使小人之陰乍翕而驟張暫息而遽燃以成
夷狄之陰臣雖陷鼎鑊之誅亦所不辭謹具手疏以
聞臣干犯宸嚴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頃尸鄞閩杭疏乞身固嘗告陛下以臣骨相素竒
屯而命運適衝併若留之一方必將興災召釁非軍
民之福陛下於是縱臣之歸今鄂寇未清湘寇叵測
囚停則智長事久則變生社稷生靈之憂凜凜乎未
知攸濟臣既無耆龐福艾之相又非扶顛持危之才
終恐誤陛下大計欲望陛下亟發睿斷放臣退伏田
里別選竒才厚福之人正位台席臣數旬之間髭髮
盡白百骸九竅無非是病惟陛下憐之并乞睿照

又貼黃臣又有未盡之悃敢空臆為陛下陳之臣最痛切者群臣上下合黨以欺陛下惟陛下不知而稔成國家之禍則陛下獨當之且如高斯得之事此其蒙蔽陛下之大者也斯得為湖南提刑嘗發部民陳衡老之姦惡清之當國遂將衡老黥籍而高鑄者為衡老行財營救斯得遂發其事高鑄遂被黥配時高鑄名高鑄後方改名鑄冒受官資大全得志高鑄用事悵憾斯得欲置之大譴大阿之域於是大全用章鑑之第韋鑄為福建漕以搜剔斯得之過適斯得平日持論大苛每於與憲逢人攻詆又積與憲之怒而沈炎實為與憲心腹爪牙大全高鑄發蹤指示而炎

其為之搏噬今姦黨盤據血脉貫通故鑑又為此舉而炎亦姑泛論大全以愚陛下使陛下真以為非大全之黨也欺皇天后土欺一祖十二宗欺陛下以趣天下之危亂者皆此等一宗小人為之陛下如不信臣言乞索高鑄元配案視閱之庶幾信而有證今以高鑄一黥吏之故而戕賊善類畧不顧惜上天為何臣言之至此血淚迸流伏乞睿照 又貼黃臣老矣粗諳世故豈不知事有緩急時有難易惟願包荒隱忍以漸啓沃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所以養國家安靖和平之福不謂何物老醜乃敢挑釁召鬧以格陛下明詔所謂世無終棄之才未錮之士其懷諛扶姦罔

上附下情理尤為巨蠹并乞睿照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臣聞韓琦初除諫官往謝王曾曾語之云士大夫當純意國事向來如高若訥輩惟知徇利如范希文亦未免好名琦服行其言故其平生大節獨光明俊偉為朝碩輔臣謂純意國事四字豈惟臺諫當然凡在臣子皆當如參前倚衡之不容湏臾離也近者徐庾金等抗疏言事謂之非謹論不可也惟臣獨察其情庚金蓋謝方叔之死黨也其初未嘗交方叔臣丁未典舉庚金實為選士已而臣叨塵右席庚金猶未有一日考任臣拔之為京府教官旋背臣而右附於方

叔矣於是連得峻遷及其去國乃始貽書於臣殆如牛腰臣再叨柄任甚厚望於臣臣以包荒朋望之義復引而進之忽一日其館主人吳氏以不仁不義激鄉民之變將有嚴陵何氏之事臣方喻帥臣葉隆禮亟行銷弭而庚金誥臣必欲以大盜誣治鄉民時邊遽正急內地惡少多有嘯聚奪攘之證臣密行布置彈壓僅得無虞庶幾其不為外寇之資未免斥却庚金而庚金怨臣方應發者臣不知其為就何人屬吏以外改文字白臣臣但見其嘗為校勘而不知其嘗為宗諭頗難之饒虎臣力加薦引臣乃處以博士而應發終怨臣程元岳固丁大全所識拔為校勘者也

臣以國子錄遷之元岳怒以為左降教今武學諭黃
夢炎致曲於臣亟叙之為博士而元岳亦然臣昔者
有臣蔡抗係臣已酉省闈所放進為其改秋其登朝
多臣之力歲在壬子臣引之為國子司業猶未嘗歷
郎也人方議其進擢之驟屬臣薦徐霖為說書而抗
恨不已及於是歸投方叔求有以自効未幾則假借
小故以身引去且率諸生偕去以動搖臣而臣果去
矣方叔乃召抗一時遷為法從以至參大政庚金等
謂羨躅在前可振快而趨之或能動搖臣或雖不能
動搖臣而使天下傳之曰學官相率而去朝廷亦可
以為臣相業之玷他日不妨可為蔡抗也迹庚金所

寄聲館中之士有曰若輩只會權郎只會兼講畧不
能助我輩立赤幟則其貪愛官職怨懟朝廷之真心
可見矣是豈純意國事者乎雖然不可以情之非而
沒其事之是也宋臣為天下怨府雖三尺童子皆欲
剗刃其腹雖禿干兔之毛刊萬山之竹不足以形容
其過惡陛下聰明遠邁堯舜固不能不喜其供奉之
勤而未嘗不知其姦凶之迹誅遠棄斥之意固已久
矣豈待諸臣之言而始焉夫之決哉特聖心仁厚不
能為四夷之避而已然以臣愚見內外皆祠也孝宗
嘗置其昇於霑寧廟嘗置王仲謙於池若今宋臣以
外祠或越或嘉興或安吉俾往居住亦可以保全其

富貴而全其終身豈非君臣始末之大恩哉何必留之輦轂之下以滋輿人之議也沈炎自為小官本無大過特用非其據不自植立阿附時宰舉天下之善人莫不碎於其手且彼訶言之其全之黨而奏疏中稱頌大全有曰鼎輔方新鈞平持正精神之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臣民仰首以觀化夷狄聞風而招威又曰睿謨深遠明見萬里料敵制勝動中事機又曰朝廷清明戶廷無壅朝奏夕報捷如影響夫招業滄之變大變也精神之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者如是乎明見萬里動中事機戶庭無壅朝奏夕報者如是乎其為黨亦昭昭矣而曰非黨者欺陛下也欺天也

欺心也一人之言可以塞天下之口乎陛下固謂庶官攻臺諫有壞綱紀然臣切觀仁廟朝蘇舜欽為大理評事監在京宅務上疏有云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納為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緘默不敢舉揚其私夫宅務小小監當耳尚敢攻中丞司諫則祖宗故事尚可攷也端平初陳垣以編修官輪對首攻殿史侍御史何琮監察御史何處久陛下旋以琮為權戶部侍郎處久為秘書監而垣出知處州陛下之英斷豈反不逮二十七年之前乎垣臣授任之初蒙被訓飭謂臺諫給舍宰臣不當干預是時

即欲具疏敷陳見陛下憂邊正苦不敢以此傷陛下之意今可因事而言矣夫給舍臺諫乃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由出而宰相不許干預不知陛下謀之誰耶陛下深居九重與天下之士大夫未嘗相接何以察其賢否非謀之近習則謀之恩幸之臣又不然則謀之臺諫之長爲陛下鷹犬者陛下且謂近習恩幸之臣能識天下之賢才乎言路之甘爲陛下鷹犬者肯爲天下之賢才乎其不肖之士爲給舍臺諫者近習恩幸之臣與其爲鷹犬之臣肯爲陛下排之乎昔高宗中興當紹興之七年狄難已消天下已畧定矣高宗以經筵召趙鼎旋俾再相鼎告高宗曰進退人才

乃臣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誅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手也於是有旨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胡世將奪夕瑣爲試兵部侍郎御史中丞周秘罷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如霈公輔等皆相繼補外而劉大中等以次收召無遺則是宰相可以去中丞去給事中也而陛下以爲不當干預毋乃非高皇帝之家法乎陛下自謂臺諫皆出親擢可以控制宰相不知特可以控制君子之宰相爾其小人之宰相則內交近習外交恩幸之臣轉以私人祝其薦引以爲臺

諫不分內外上下締爲死黨只欺得陛下一人故陛下之親擢臺諫實不能控制小人之宰相也以臣愚見曷若以一權侍郎解炎臺職而徐庚金方應發程元岳楊潮南丁應奎並與祠祿則不失輕重抑楊之義而可以服天下之心陛下何憚而不爲此臣去冬固嘗疏炎之繆而不敢盡言今所以先述庚金等之私意而後叙天下之公議者蓋欲釋陛下嗾使之疑以開陛下神明之聽也臣不任拳拳取進止 貼黃臣猶有未畢之悃敢敷陳之臣去冬嘗準御筆欲以沈炎爲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臣豈不將順陛下之意乘機而出之則物論之定又矣然臣憚心定慮謂

乘機則有機心矣一有機心則何以上對蒼穹陰消夷狄故止告陛下曰炎非尹京才也於是炎尸位臺端又踰半載矣蓋臣平生自勉念念不敢欺天步步不敢違天若乘機而出之則雖陛下無疑而臣則有愧於心不若盡言而出之雖陛下不能無忤而臣則無愧於心矣使爲陛下臣子者人人與天爲徒而一毫人爲不雜於其中則夷狄之禍何至披猖至此柰何爲小人者固不知所謂天而號爲君子者亦往往參之以人故徒能欺人欺世而不能欺天也故臣願陛下純以天爲心則天下事大定矣猾虜何足畏哉并乞睿照

同日具奏四事

三十七

一乞御筆丁大全首降授中奉大夫生前致仕 一乞御筆董宋臣改提舉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就紹興府居住臣又照得建康府門司官况極住若陛下以此昇之亦不失仕官之樂并取聖裁 一乞御筆沈炎除權戶部侍郎徐庚金方應發程元岳楊潮南丁應奎並與祠祿 一乞內批高鑄令霸管州軍決春杖二十配本州牢城仍籍沒家財 同日奉御筆云覽卿所奏具悉來意已依所擬施行庶以示朕意卿之此劄既不付出却不須報行徐庚金等卿已以一單劄以發其姦沈炎等不必覘之奏劄沈炎姑少緩除出庶免爲草茅輩所攻以辱臺綱也卿宜深悉 同日又奉御筆云覽卿所奏極當擬進三條即已施行行李介叔充司業二人免兼尤妙所是引去之人卿不可不發其姦前日之判有識之士莫不難服也十五日又奏云臣恭准內批付下徐庚金等與祠事以臣愚其當來若以炎權從而出則庚金等與祠爲稱今陛下既少遲炎之出則庚金等不若與在外合入差遣然大畧不過添倅幹官而已伏乞睿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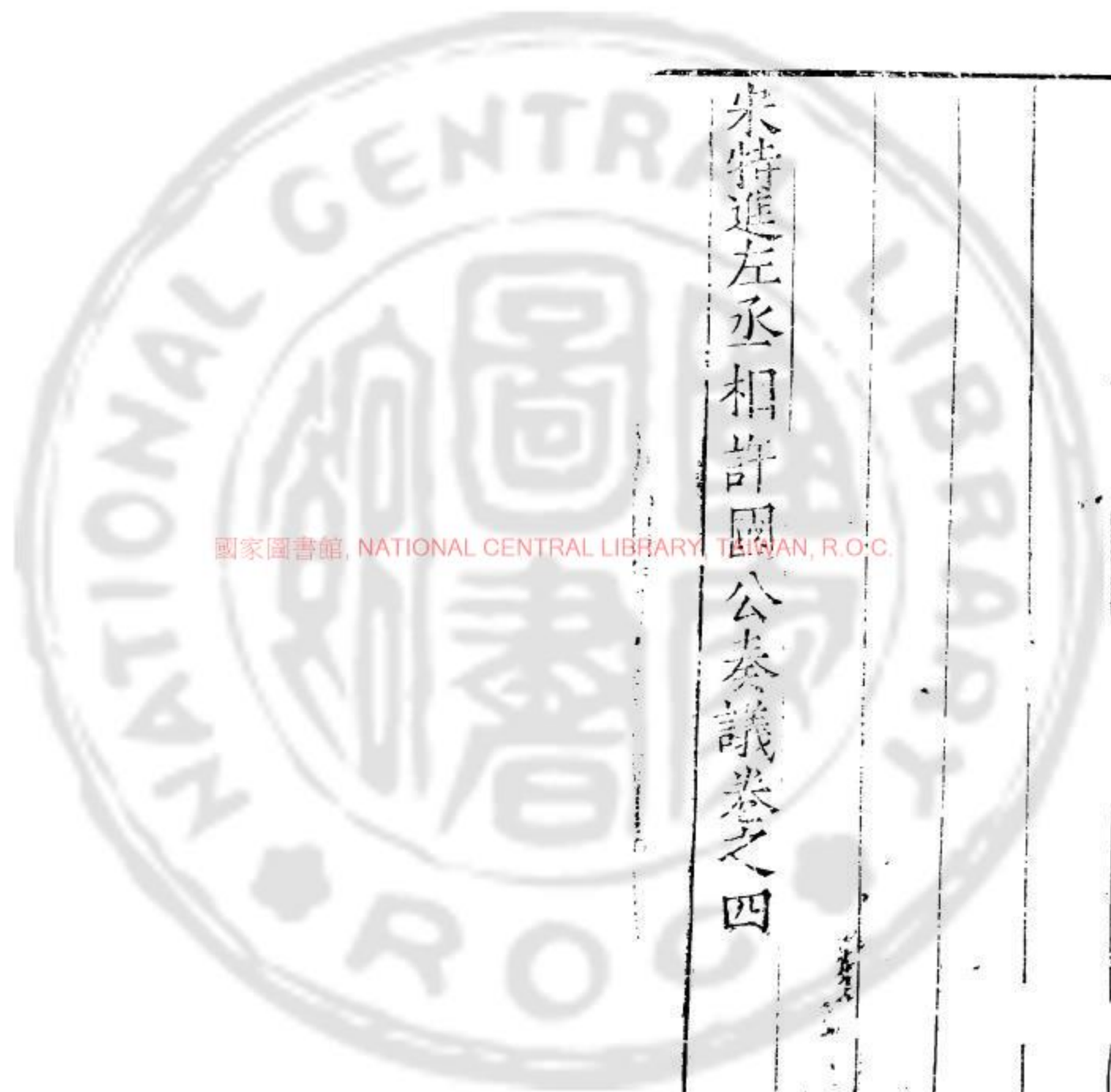
上謝恩表

臣某言伏以生有同於晝夜定數難逃義莫重於君臣孤忠彌切雖神氣之已索尚心聲之未離親稟遺

章遠塵淵聽臣某哽戀頓首伏念臣迂愚寡偶涼薄
多竒方先皇策之加定之中濫叨首選逮陛下錄之
寶慶之始猥預旁招被三紀之寵榮爲一時之歆艷
風波搖兀不知幾賴於扶持雨露霑濡肯使僅成於
拱把迄備股肱之列悉由頂踵之恩而臣命與仇謀
福隨德謝裴度浮沉於既老乃攘臂以冥行富弼畏
忌於重來反師心而妄作積爲尤戾合抵誅夷仰聖
度之寬洪酌人言而斷制長流遠服曲貸餘生緣臣
蒲柳之質早衰桑榆之景寢迫憂危既極疾病交侵
縱秦緩何救於膏肓若魯參將啓於手足自傷末路
永別明時伏願 皇帝陛下有道之長無爲而治歷
變履險已垂四十載之憂勤持盈守成宜底億萬年
之安樂與天同久如日方升一堂載賡載歌內寧外
謐四海來王來享大畏小懷臣飲痛號昊包羞入地
百骸將散傾葵之念愈堅一性長存結草之衷敢二
臣無任瞻天戀聖徬徨哽噎之至謹奉遺表以聞臣
某哽戀頓首謹言

十二世孫伯敬校閱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